

南無阿彌陀佛



時光隧道—空間打開

訪問中國歷史人物

第一集

南無阿彌陀佛



訪問如今於西方法性土之中國歷史人物

第一集

序.....一

山頂洞人 華克 (距今約一萬三千年).....四

中國原始人 單 (距今約一萬年).....二二

上古時代 女媧 (距今六千五百年).....三四

澳洲原始部落族長 吳氏雲 (距今約五千六百年).....五二

中國山西 清山道人 念佛得度 (距今四千五百年).....七〇

商朝開國共主 商湯 (距今約三千六百年).....八二

周文王祖母 太姜 (距今三千一百年).....一〇一

春秋相國 晏嬰(晏子) (距今約兩千五百年).....一一一

跨越時間與空間

春秋 老子 (距今兩千五百年).....一二五

戰國 豫讓 (距今約兩千四百七十九年).....一三五

戰國 墨翟（墨子）

（距今兩千四百年）……一四九

戰國 孟嘗君

（距今兩千三百多年）……一六九

戰國 信陵君魏無忌

（距今兩千兩百六十多年）……一八一

戰國 荊軻刺秦王

（距今約二千二百五十年）……一九六

秦末漢初 英布（黥布）

（距今約兩千兩百二十年）……二一三

地獄受報的靈至心懺悔

西漢 司馬相如（賦聖）

（距今約兩千兩百年）……二二六

東漢才女史學家 班昭

（距今約一千九百多年）……二四三

三國 孫堅

（距今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二五五

三國 關羽

（距今一千八百多年）……二六六

三國 曹操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二八三

三國 呂蒙大將軍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二九三

三國 張飛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三一〇

三國 劉備（漢昭烈帝）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三二三

三國神機妙算師 諸葛亮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三四二

三國 孫權(吳大帝)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三六三

三國 姜維

(距今約一千七百年) ……三七六

唐朝開國皇帝 李淵

(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三九〇

序 時光隧道

阿彌陀佛開示：

浩浩蕩蕩中國史，五千年之文化中，
歷代千古之名人，如今魂歸於何處？
原來是於空間中，彌陀慈悲開空間，
救度諸多之有緣，送入佛寺法性土。
古往今來無數眾，靈性不死受訪問，
名人軼事於其中。

跨越中國五千年，當年狀況是如何，如今受訪而道出。
不論當時是如何，豐功偉業成過往，當身不在去何方？

佛開示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三日

如今得知靈不死，輾轉輪迴來又去，或入地獄受報苦，或入鬼道至如今，或入空間難能出，或入天道享天福，守護人間諸眾生。

最多之眾於鬼道，亦有不少入空間，惡報受苦至地獄，刑滿之後回故國，靈於空間留至今。皆是靈性之生命，卻是善惡兩分明。蘇佛願心超度眾，感得彌陀佛加持，彌陀佛光照中國，打開空間眾得出，送眾進入佛光中，得入香光法性土。

如今阿彌陀佛正住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之香光大佛寺。

蘇佛大願度中國眾靈，於彌陀十二道佛光加持中，以其千百億化身超度無量無邊的中國眾生，

進入阿彌陀佛佛光中。

眾生無數難以計，猶如浪流般地進入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

過往名人此時雖為無身之靈，

卻是當初之點滴依然存於識念中。

如今得救受訪問，道出當時之情形及身亡之後靈的經歷，有如進入時光隧道中。

眾靈於西方法性土上聽經聞法，靈性得到了寧靜，

安住於佛光中，不再於空間中飄泊無依。

於法性土上蒙佛光注照，聽聞淨土大法，發願念佛生西，

提升靈性品質，之後有機會能隨蘇佛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靈的究竟歸處。

南無阿彌陀佛

山頂洞人 華克 (距今約一萬三千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九日

山頂洞人：

「山頂洞人」。沒想到現在的人是這麼稱呼我們，看起來這是以地名作為我們這一族的稱呼。我們的族群非常龐大，發展的歷史也相當悠久。

我在山林深處的空間中，跟著眾多祖靈們生活在一起。我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同，也不清楚時間到底過了多久。若是問起，我所生活的年代到底距今多久，確實是有一個數字：一萬三千年。然而，這僅僅是我所生存的年代。若是論及更久遠的過去，比我更早的祖先們、更以前的祖輩們所生存的年代，那將是更古老的過去。

據祖靈流傳下來的記憶，也是祖靈們的共同靈性記憶：我們這一族是在很古老以前，從他方跋山涉水，一代傳一代漸漸地移動到現今這個地方。

而此處，因為氣候與環境相對於原本更古老祖輩生存的環境，更適合人類居住，所以大家決定在此定居下來。而這個地區的磁場相對穩定，有豐富的水源以及植被。在採集與漁獵方面，令我們感到很開心，因為食物取得容易，大大增加了族人生存的可行性。

我們非常感謝祖先跋山涉水，替我們找到如此適合居住的地方，於是長期以來在此處定居，一代傳一代，傳到我這一代時，已經是具有一定規模的小型部落社會。比起以往的居無定所，我們如今能在固定的地方生活，彼此之間以簡單的聲音溝通。

這個簡單的聲音雖然聽起來很相近，但從微細的叫聲、聲音上的差別，我們就能很清楚明白溝通的內容。我們要呼喊對方時，每個人有著自己特定的細微聲音上的變化。當時人們要呼喊

我的時候，就會發出「華克」的聲音。而喉嚨的聲音細節，讓我一聽就知道，那是在呼喊我。所以，我的名字就稱為「華克」吧。

我是山頂洞人祖靈的其中一員。現在大家都被請入了一個明亮的世界。這裡的居住環境又比原本的山林空間更加寧靜祥和，磁場也更加平靜明亮。族人們都非常開心，大家很感謝祖靈的智慧，能夠找到如此適合居住的地方。我們那時的族群部落分成數個大小部落，我算是其中一個部落的族長。

我所居住的地方，以現代名詞來說，是在山東一帶。當時，整塊大地上並沒有什麼地界之分，部落與部落之間也沒有所謂的領域劃分，大家都是共融共存。若是彼此有需要也會互相幫助，畢竟生存已經十分不容易，沒有理由為了生存以外的事情過多煩惱。

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祖靈也是屬於採集遊獵的形式，去尋找各個適合的居所，並沒有將任何一個地方固定下來，作為領土的概念。這樣的好處，就是當大家要移動尋找新的居所時，可

以快速地遷移。畢竟平時都做好了隨時移動的準備。

若是在移動過程中，遇到了其他的族群，彼此也會互相協助，甚至合併成一個更大的族群部落。在那樣艱困的生存環境中，彼此能互相扶持、協助生存下去，也會令大家更加心安。

中國這一地區，其實大地的資源非常豐富。對於我們的人口來說，大地的資源遠遠多於我們的人口數量，所以大家都能在這塊大地上長久地發展與生存，並不會擔心資源不足的問題。

然而，在祖靈傳遞給我們的靈性記憶中，我們確實有讀取到，在這個地區也曾經發生過劇烈的氣候變化，並且造成了不少的死傷。大家跟隨著祖靈的指引，愈來愈懂得如何去面對、以及應付這樣的天氣變化或天災。在祖靈悠久的發展長河中，我們對於這塊大地的理解也愈來愈深厚。

我們深知這塊大地的富饒，來自於上源源遠流長的河水、溪水。我們並不明白這條溪水的源頭為何，但是這條溪水是孕育了這片大地生命的關鍵。我們在取水、飲用這些河水的時候，可以

感受到這片河水所帶來的自然能量，非常純淨，任何的食物以及物品，都可以透過溪水的力量去淨化，從而在攝入體內時，不致於過度干擾靈性的靈敏度。

土地上的資源富饒，野獸也很多，雖然我們也會捕獵，但我們發現，若以捕獲野獸作為糧食來源，自己的靈性就會相對地受到污染。身中這些受污染的靈性會使一個人的性情產生轉變，所以大多時候，我們以可採集的穀類、水果作為飲食，這是祖靈們給大家的指引。

當時的社會十分純樸，大家都是為了維生而進行最必要的活動，以確保自身能量的維持，以及靈性的靈敏度。之所以要維持身體的靈性，是因為一旦失去了靈性、失去了對自然的靈敏度，在面對環境變化以及災難威脅時，將會失去判斷能力，也會失去行動力。這是祖靈一再告誡我們必須嚴格遵守的事情。

而在孕育繁衍下一代方面，我們其實感受得到，男女之間的各種念想都會產生靈性上的污染。所以除了傳宗接代之外，我們

克制這樣的行為，畢竟無謂的能量消耗無助於族群的繁衍。若是因為不必要的行為而降低了自己生存的可能性，這不僅會對自己造成危害，也會對整個族群造成影響。

一個人的負面磁場會影響環境，也會影響族人。這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一旦有負面的磁場產生，就必須儘快地調整與改正，否則族群的生存將受到威脅。而調整的方法，我們會請示祖靈應如何進行。

祖靈以他們高潔的靈性，總能給予我們正確的調適方向。而族人也在這樣的自然之中，調整並學習正確的生存之法。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套處理與遵循的法則。雖然我們沒有文字，也沒有記錄這些法則的方式，然而靈性之間，這些法則是在靈性的本質上為大家所認同與接受。

所以，當有任何一個族人違反了這些法則，大家就會以靈性的方式、以及簡單的聲音告誡對方。希望他做出改正。當然，龐大的族群也難免會有異樣的磁場存在，但祖靈教育我們的是，對

於各種各樣的磁場要順應與包容。不論是遇到什麼樣的負面磁場，只需要堅守自己的正向磁場與信念，剩下的由自然中的機制去運作。負面的磁場不利於自己的生存，自然不會長久留存於世上。當時的環境就是如此單純，也不需要過多思考處理。

當時的採集、漁獵技術，大多是停留在使用石頭與野獸的骨頭作為簡易的工具。早期祖輩的時代還沒有火，大家都是以純淨的河水淨化食物和身體，以確保身體的自然運行。

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祖靈們已經學會了使用火的方法。而火的能量本身也十分純淨，透過火焰燒煮過的食物與食材，也都淨化了許多。在食用上比較不需要有太多顧慮。

火本身的能量純淨，也可以驅趕一些不必要、不純淨的磁場，以及帶有負面能量的野獸。而每當進入一個新的區域時，我們也會以河水與火焰淨化該處的障戾之氣。這些障戾的磁場，是長久以來萬物在當地生存變化所產生的結果。雖然十分原始，然而對於人類來說，其中具有非常複雜的磁場與眾靈。必須整理出適

合人居住的環境，並且用河水與火焰淨化之後，才能夠安定地居住下來。

由於我們本身對於氣候變化的適應調節並非那麼完善，無法在大自然環境中長時間接受日曬雨淋。我們大多數會選擇茂密的樹蔭或樹林間作為棲息地。

若是能夠找到可以遮蔽大雨和烈日的一些洞窟或崖底，便能提供安定的居住環境，那族人就可以更加安心、穩定地在洞中生活。而面對有時急劇變化的天氣，為了抵禦極度寒冷的環境，在洞中生活也是祖靈們指引我們的一條生存方式。這樣可以躲避氣候極度寒冷的情況。然而，洞窟能容納的族人有限。

所以我們必須派出族裡身強體壯、且富有採集與漁獵生存經驗與技能的年輕族人，讓他們外出探索更多的洞窟，尋找適合族人居住的地方。

在穿著方面，若是真的氣候嚴寒，我們也會使用獸骨針縫紉的簡單衣服作為保暖。這個技術來自於某一個族群，後來慢慢地

傳遞開來，使得大家都懂得使用這項技術。

在這片大地上生活也不是無憂無慮。巨大的天氣劇變，像極寒、洪水、暴雨及乾旱，也帶走了許多族人的性命。一次極度嚴寒中，我因受傷在野外失去行動能力，在沒有遮蔽與火焰保暖之下，我失去了性命。

雖然失去了生命，但我的靈性十分清楚，我知道這是每位族人在自然中會遭遇的現象。我的靈跟著其他祖靈，一起進入祖靈的生存空間。我引領族人找到了我的身體，主要是要讓他們知道我已經死了，希望他們儘快推選下一任族長，繼續帶領大家生存。我也將以祖靈的身分，繼續守護他們。大家看著我失去生命，有些人很感嘆，但稍有靈敏度的人都知道，其實我的靈還在祖靈空間中並未死亡。

具備靈敏度的人隨時都能與我溝通，這部分對大家來說並無障礙。我以靈性的身分，能快速觀察空間中的磁場變化及氣候天象，並及時給予他們協助；我也持續以靈體狀態快速跟著下一任

族長，教會他許多身為族長應該知道的事。族人有任何困難與疑惑時，只要他們以靈性的心與我溝通，我都能在第一時間給予解答。

有些事，例如天災，我也知道是必須發生的事情。生命的消亡有時候也是必經的過程，並不能以祖靈的智慧去扭轉結果，這也是自然的法則之一。若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心而違背這些法則，身中的磁場很快就會被污染，這對生存更加不利，也不會因此獲得好處。

我以祖靈的身分持續守護著我的族人，他們也持續繁衍，至今已有一萬三千年。現在中國地區的人們，不論漢民族或少數民族，大部分都是我們的族人。當初大小部落分開行動後，定居在不同的地方，繁衍出不同的後代，乃至中國以外的邊境地區與國家，也都是源於我們的族人。

雖然這些確實是我們的族人，但從某一時期開始，宇宙的自然準則逐漸不再被族人遵守。就如之前祖靈提點的，族群龐大總

會帶有負面磁場的族人，而我們都予以包容。

然而，這些負面磁場也隨著族群繁衍被繼承。可怕的是，負面磁場會阻礙祖靈的教導。在接收不到祖靈教導時，就更容易違背自然準則，從而招感更多負面磁場。

幾千年後，這樣的惡性循環愈加嚴重。到了距今八千年前，族人的生存開始出現細微變化，因為生存技術已進步到農耕階段。農耕技術本身並無對錯，真正的問題在於，當族人擁有儲蓄概念，愈儲蓄愈多，想讓生活愈安心時，就開始招感更多負面磁場。彼此之間對於儲蓄和糧食的比較，也招致了許多負面磁場。有能力耕種、掌握糧食技術的人，因自覺優越，也招致負面磁場。而無法獲得充足糧食的族人，若去拿取或偷取不屬於自己的糧食，同樣招致負面磁場。

可以說，當人們的生活開始變得比較複雜，超過採集與漁獵的物質生活時，人們的心念開始出現轉變。為了保護自己的儲蓄與糧食，人們開始使用更多思維與策略去守護屬於自己的物質。

在糧食相對盈餘的環境中，人們的生活不再為採集和漁獵而疲乏，開始有多餘的時間與精力。此時，人們不清楚該如何運用這些時間，於是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文化，這些文化既用於消磨時間，也創造了族人之間的不同與分別。

在原始生存環境中，族人之間並無太多分別，大家平等互助以維持生存。然而，在生存沒有顧慮後，族人透過文化與資源開始區分彼此，甚至族人將多餘的時間用於不必要的男女關係。每當這些負面磁場與環境污染出現時，祖靈們都會儘力勸說族人。然而，我們發現這些負面磁場中的眾靈，竟然也能夠跟族人溝通，從而影響他們的心念。這讓我們感到十分震撼，這是以前很少發生的事情，到了後來已經變成普遍情況。人們總是聽從這些負面磁場中眾靈的話語，而聽不見祖靈的勸說，這令我們十分擔憂。

雖然族人的生存已不再是太大的問題，但這些負面磁場所導致的負面行為，以及用錯誤觀念和理念來生存，其實對整個地區

的磁場和人民都有很負面的影響。我們可以看見，整個地區的負面磁場持續累積，分別意識、自我保護和私心也變得愈加嚴重。到最後，原始部落逐漸形成小型國家，從個人的私心，慢慢演變成以國家為單位的分別意識。這時我們就知道，事情已經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很快地，不出祖靈預料，最原始的戰爭就此爆發。雖然初期戰爭規模並不大，所使用的工具相對簡陋，所產生的死傷也有限，但真正的危害並非來自表面傷害，而是負面磁場快速增加。人們心中靈性的污染與污點迅速佔據全身；原本乾淨純淨的大地很快布滿了漆黑的磁場；原本純淨善良的萬物——森林、大地、山水、鳥獸，也開始染上負面磁場。祖靈在空間中看著這一切變化，卻也無能為力。

於是，大家慢慢不再過問子民們的發展，選擇在自己的祖靈空間中過最純淨、善良的生活。畢竟過度干涉這些負面磁場，並不符合自然準則。一旦干涉，我們這些祖靈純淨的磁場空間也將

受到影響。因此，我們選擇將自己封鎖在純淨空間裡。

這些空間大多位於山林深處，其中包括杳無人煙的偏遠地帶、深山洞窟，以及幽靜的水池與湖泊。此外，還有植被覆蓋最茂密的山林之處，這些地點人們難以企及，我們就在這些空間中度過了數千年的時間。

直到有一日，一大片金光灑在我們隱居的空間。我們感受到金光帶有非常溫柔且正面的磁場，我們感到十分驚訝，這並不在預料之中。中國人民本身所受到的負面磁場干擾，在幾千年前已十分嚴重，為何此時有如此強大的金光可以突破我們的空間？我們並不理解。

後來，我們整個祖靈的空間被轉移到了——一個極盡明亮的世界。隨後才知道這是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在這樣明亮的世界中大家坐在蓮花上。這裡的磁場非常純淨純善，任何的空間、每一個空氣粒子，以及腳下所踩的蓮花、眼睛所見的每一個光粒子，乃至這世界中所有的眾靈，都具備非常純淨、純善、極善

的磁場。這是我們從未想過的事情，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在這極善的磁場空間中，我們透過心念提問，得到的回覆是：這裡是阿彌陀佛正住的世界，這裡的人們都跟著阿彌陀佛學習宇宙準則。這讓我聽了十分詫異，竟然有如此高等的靈性空間正在推廣宇宙自然準則。

我也才明白，當時的那一片金光，正是阿彌陀佛極善純淨之光可以突破各種空間，為空間的磁場帶來轉變。我們原本祖靈的空間也算十分純淨，然而相對於阿彌陀佛極善、純淨、純善的磁場與空間，仍顯得有些混雜，這是我以前不曾發現的。我原本以為祖靈所處的空間是非常純淨純善的，但見識過阿彌陀佛的磁場空間後，才發現兩者之間仍有相當大的距離。我們後來也透過心念的溝通，理解到這樣的突破空間，是由蘇佛帶領阿彌陀佛十二道光進入中國的各個地區，去突破各個空間，解救出裡面的眾靈。

我原本不認為我們這些祖靈是在空間中受苦，然而透過阿彌

陀佛放光，將我們解救出來之後，我才理解，確實我們也是卡在原本的空間，執著於原本的靈性生活，執著於這樣的生活模式。

而真正的純淨、純善是不需要有一絲毫的染著，也不需要有一絲毫的執著。我不禁感嘆，我們所處的靈性空間，算是在中國地區非常深入隱密之處，並不是一般凡人能輕易企及的地方。

我在法性土上看到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超度中國的情況。這些非常神祕、隱密的各個靈性空間，以及從外相上看不出來的微細空氣、沙土，乃至於水滴的空間，全部被阿彌陀佛放光、照入、打開空間，將裡面的眾靈請入法性土，這真的是不可思議。

這時我才理解，為什麼我們的祖靈靈性空間會被佛光打開，為什麼我現在能在西方法性土。在法性土，我靜靜地看著這一切持續地發生，也看著蘇佛持續挺進更深層的空間中。

我想要告訴蘇佛與阿彌陀佛，我們的祖靈空間還有非常深層的空間存在。我們的祖先中的祖先、祖靈中的祖靈，早在更悠久的

的年代就已經在世界遊走，而後進入了中國這個地區，時間甚至
是我們的三、四倍以上。

這些深層空間的祖靈，應該還活在自己原本的空間中，且一代一代的空間各自不相同。若蘇佛也將他們救出，勢必是祖靈的大幸。畢竟這些祖靈對於我們後代的族人也都有恩，希望阿彌陀佛可以慈悲地幫助他們出離原本的空間。沒有阿彌陀佛的智慧與佛光，想必他們至今也還不明白，看似處於乾淨、純淨的空間，但實際上卻是被空間所限制住，沒有真正的出路；當時間到了，離開空間之後又將何去何從，自己也不得而知。在空間中的這段時間也算是虛度的。

這是我跟著阿彌陀佛學習了佛法教育之後，才知道靈性其實有更大的發揮。如同蘇佛救度廣大無邊眾生一般，如果每個靈性都可以善用時間來幫助其他眾靈，那會比鎖在自己的空間裡顯得更有意義。就如同早期的祖靈不斷教導後代的族人要「純淨純善」一般，這樣的發揮，會比執著於原本的祖靈空間更有意義。

當時我選擇在祖靈空間中閉關，現在我明白這也是屬於自己的一個私心。如果能夠像蘇佛一樣發願，出世不斷地幫助眾人、幫助眾靈脫離苦難，發願跟著阿彌陀佛救度這世間的無邊苦眾生，或許我的祖靈、我的靈，也就不會停留在原本的空間這麼久了。

看到蘇佛大力的超度，我現在明白，這也是拯救族人的方法。我不會像上次一樣在空間裡面無所事事，我希望能夠跟著蘇佛超度眾生的行列，一起幫助我的後代族人們，引導他們走向正確的方向。也希望能夠幫助他們改善污染的磁場。在我那時，污染就已經日益嚴重，現在更是如此，但是這次我不會選擇放棄，因為我知道了阿彌陀佛以及蘇佛的這個可行之法，我將盡自己的一點力量勸說我的族人，使他們也學習這樣的純淨純善之法。

感恩阿彌陀佛、蘇佛給我這個機會，向大家介紹了我們族人的故事。

南無阿彌陀佛

山頂洞人 華克

中國原始人 單 (距今約一萬年)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中國原始人 單：

我叫做單。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因為以前我們彼此之間都是叫「喂、喂、喂」。現在我來到佛寺的西方方法性土，聽到阿彌陀佛叫我「單」，我才知道我叫做單。我是一個男生，年紀並不大。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我怎麼會用這些字，又怎麼會知道阿彌陀佛呢？我不是叫做原始人嗎？原始人應該是過著很原始的生活，講很簡單的字才是啊。對，沒錯，我當時的日子就是那樣過的，我們都是用心對心的交流。這個時候我也是把心的語言拿出來用，這就是心靈的力量吧。至於為什麼會用文字呢？這一定是阿

彌陀佛在幫忙吧。我現在已經知道，阿彌陀佛可以幫大家任何的事情，只要你所做的事情是好的、對的，佛都會幫忙。

這段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認真感受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及所發生的事。現在是什麼時候？離我當時活著的時候多久？這個問題在我剛進來法性土的時候曾經問過自己，起初一片空白，到後來竟然有一個聲音告訴我，我是一萬年前的原始人。我並不懂這個數字的意思。但是我把發音記起來了，沒有錯，就是一萬年前。我相信這也是阿彌陀佛在教我，為什麼我知道是阿彌陀佛教的呢？因為我有問：「這是誰在告訴我？」有聲音說，「是阿彌陀佛」。所以在這個地方，我現在認識了兩位佛，一位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用心對心交流，我可以知道佛的意思，佛也可以知道我的意思。雖然我看不到阿彌陀佛，但可以很明顯地感覺到阿彌陀佛的存在。另外一位叫做蘇佛。蘇佛我可以看得到，而且他講話的聲音，我們這裡也可以聽得到，有一次我試著不聽蘇佛的聲音

音，而是直接接收蘇佛心中流動所表達的意思，發現比聲音所表達的意思還豐富多了，我可以學到更多了。

一切，我都從頭學習。而且我發現，我學習與吸收這裡訊息的速度很快，快得讓我自己都覺得很不一樣，好像變聰明了。因為這裡的環境讓我覺得很放心，原來在安心、放心的狀態下學習，感覺是不一樣的。因為我是原始人，過著很單純的日子，所以我的學習能力很強，就像是蘇佛一直叫大家要念佛找回清淨自性的意思是一樣的。

阿彌陀佛很照顧我，剛開始大家講的話、聲音的意思我聽不懂，但是我的心卻會懂，這是一件相當微妙的事情。我們的想法很單純，而且是用心對心在講話，所以對於聲音的意思，我們可以聽得懂風的聲音，草跟花的聲音，以及他們在搖動時所代表的意思，還有動物眼睛會說話，我們看著他們的眼睛，就可以知道他們在說什麼話，我們不會互相傷害，因為他們也聽得懂我們的

求救聲。

我從來沒有聽過現在人類講的話，但是我的心會懂得他們說話時候的心，而且比他們用聲音講的時候還要準確，這是我在西方方法性土的時候，看到人在對話時，跟他們心的狀況有時候不一樣。這時候就要取他們心的意思，才可以知道這個人真正的意思。

我們原始人不會去想壞事，這是我對我們的認識。也不會想去傷害對方，若是對方讓我們感受到他們的惡意，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會逃跑，而不會想著傷害對方來保護自己。

真是有趣，在不久前，我還在我們原始人的空間當中，而如今，我竟然來到了跟原始人完全不同的地方。在西方法性土上看到佛寺這裡吃的、住的、穿的、用的、講的，沒有一樣是相同，比較相像的就是樹木吧，還有小花小草這些大自然的景象。但是這裡的花花草草長得很有規矩，在我們那裡，花草都是長成一堆一堆的，可以自然地生長。有的往這邊長，有的往那邊長，有的

喜歡看著陽光，有的喜歡躲著陽光。沒有像這裡的花草樹木，很乖很聽話地一個一個站得好好的。

這裡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個東西都讓我感到很特別。尤其是人們身上穿的衣服，和我們以前只用樹皮或者動物的皮，做成簡單的、一片一片遮在身上不同。我們主要是要保護身體不要受到外面的傷害，或者是在遇到野獸的時候，不要被野獸直接弄受傷，所以有得穿就好。大片的可以用石刀割小一點給小孩穿，後來越割越小，就不能穿了。

我知道以前我們待的地方，就是你們現在說的「中國」，而且有五千年歷史。原始人不在這五千年的歷史之中，本來我也不知道離現在有多久。後來阿彌陀佛告訴我是一萬年，這一萬年是多久？我雖然不知道，但可以感覺很久，比五千年還久吧！我從訪問者的樣子看起來，確實和自己完全不同。

這裡的光，讓我覺得非常地安心，不用擔心會有野獸或者其

他原始人來進攻，這正是我們以前生活裡最需要防備的地方。

我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有大人有小孩。我在這裡學習到：比你大的是「哥哥」，比你小的是「弟弟」。其實當時我們都是用簡單的一個字一個字來發音。比方說我在叫弟弟的時候，會說「個、個」，「個」是弟弟的名字；叫哥哥的時候叫「布、布」，「布」是哥哥的名字；會帶你吃東西的是媽媽；會保護大家的是爸爸。叫爸爸的時候是「答、答」，答是爸爸的意思；叫媽媽的時候是「慢、慢」，慢是媽媽的意思。

我們大家共同居住在一起，而且有大跟小之分。生你、養你的可以區分出爸爸媽媽，因為他們身體長相不同。我們過著最簡單的日子，但有一套生存的方式。這一套生存的方式相當簡單，但也因為簡單而變得有力。我現在看到的很多事情都很複雜，現代人過的日子也一樣複雜，看來我還是適合過原始人的生活。

我知道在我還沒有像哥哥一樣大的時候，因為淋了一場大雨

生了病，所以死了。我的身體被埋進土裡，而我的靈魂一直在家中游蕩。在當時的空間裡有很多的靈，或者人們稱之為「鬼」吧，很多很多，而這些靈一直在裡面，沒有離開過。

後來爸爸也死了，媽媽也死了，他們都沒有進到我們的空間中；哥哥也死了，弟弟也死了，我看著他們，但是他們也沒有進到我們的空間中，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但我希望他們能夠過好的日子，像我一樣。因為在我的空間裡面，一樣有我活著時認識的人，有老人、男人、女人。好特別喔，我怎麼會說出這些話？因為我們當時用心對心地意會，不用去分男人、女人呀，看了就知道。這時候是要做訪問，要說出我們當時的情形，似乎我想到這些情形時，自然就能夠表達出來，這也是阿彌陀佛神奇的力量吧！

我可以讀到大家的心，對我們原始人都很好奇，就如同我對你們一樣的好奇。因為我們當時的生活本來就是如此自然，從來

沒有想過會出現這樣一個地方。就如同現在的人們，不會想到能問到比中國五千年歷史還久的人類吧？我們看起來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你們看起來似乎就不一樣了。

我是原始人「單」，在不久前，忽然間有一道很亮很亮的光照在我們的空間當中。大家不明白這是什麼樣的光，有的人因為沒有看過而跑得遠遠的，但是很特別、很奇怪的是我竟然往光裡面走，我也不知道是為什麼。就這樣，我來到了這裡——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這一切，都是我來到這裡後才認識到的。

因為我們和這裡生活的空間不一樣，阿彌陀佛及蘇佛能夠把中國這麼多不同的空間打開，讓裡面的眾生可以出來，當光照在我們身上的時候，很多原始人都跑入光中，或者被光接走。但我知道仍然有少部分的眾生，因為不敢進入光中，所以沒有被帶來這裡。這裡的一切，是這麼的不同。

在我們原始人的空間裡，沒有了身體，但是靈很多。除了沒

身體以外，其他的事情跟我們活著的時候是一樣的。我們已經會用簡單乾燥的樹皮或乾草堆起來躺在上面，或者用粗的樹幹蓋起自己的房子，生活非常簡單，只要不被雨淋、被太陽曬就好。雖然那個空間裡沒有太陽，是灰灰暗暗的地方，但大家的樣子及生活方式，都還是跟活著的時候一樣。

有時候如果想把一些事情傳給多一點人知道，或者把好的事情讓以後的人可以看到，會把要說、要做的事情，用簡單的線條及圖形刻在牆壁上，這是我們能做到的事，這就是圖形或線條的流傳吧。

原來每個世界都有這麼多不同。我看大家現在過的日子，跟我們以前完全不一樣，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我無法理解，因為也從來沒有遇過。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我們只要保存著那一顆善良的心、快快樂樂的心，吃得飽、有地方住，這樣就心滿意足了。

西方法性土上到處都是亮的，沒有暗的時候，也沒有灰灰涼涼的地方，一個一個的蓮花座，很不一樣。以前從來沒有見過，這裡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人對我們來講是如此地不同。我們有幾個原始人一起被光帶來這裡，大家都很高興、很開心，這裡是一個令人感到快樂的地方。

我們有看到很多的蘇佛在天上飛，比鳥飛的速度還快。在我們原始人的世界裡鳥都很大隻，兩個翅膀大大地拍著。這裡的鳥好小隻喔，你們叫牠們鴿子。我原本以為這裡的人都會飛呢！哈哈！後來才發現，原來只有蘇佛才會，而且這個時候，會有很多長得不一樣的人，一起來到這裡。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沒有身體，而且看起來好苦，沒有像我們在這裡這麼快樂。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是佛寺在做超度的法會，超度就是會把這些靈帶到更好的地方，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好了。

這一些都是阿彌陀佛告訴我的，阿彌陀佛很像我們那邊的長

輩，很溫和地跟我們講話。不是用嘴巴講話，是心對心的交流，而且也帶回來好多好多的魔，魔也是我在這裡瞭解到的。我學得很快，你們在佛堂講的話，我都有認真地在聽。而且我知道魔還傷了蘇佛的身體，但是一點也不影響蘇佛在天上飛，我看見他可以飛得很遠很遠，飛得我都看不見，然後又會繞回來，而且身邊帶回了很多跟我一樣沒有身體的人，真是很特別。

我很想把我遇到的事情告訴在我們空間裡面的原始人，希望他們也能夠來到這裡。希望阿彌陀佛的光也能夠去接引他們。我相信他們會很喜歡來到這裡。

從前在活著的時候天亮了就自然會起來，天暗了自然就要去睡覺，很簡單。現在在這裡的法會隨時可以聽到大家一直在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是阿彌陀佛的名字，真好聽。我們在這裡也可以聽到，而且我們也跟著一起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可以感覺到阿彌陀佛看著我們在笑了。這裡和阿彌陀佛非常地靠近，好像就

在身邊。

當我在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我看到了以前的我，不是當原始人的時候，而是在更早的時候和阿彌陀佛在一起。那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我直接地想到：難道這就是大家在講的西方極樂世界嗎？難道說以前我就和阿彌陀佛認識了，所以現在才會被阿彌陀佛帶到這裡？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見到了很亮、很高的阿彌陀佛，他對著我點點頭，對著我笑。這真是一件好事情，我自己也笑得很開心。

謝謝阿彌陀佛帶我們來這裡，謝謝蘇佛。

上古時代 女媧（距今六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女媧：

阿彌陀佛，感恩阿彌陀佛以及蘇佛超度我，讓我有機會接受訪問，我是女媧。

中國悠悠歷史長河，其實遠不止五千年前就開始了。我以女媧的身分被後人所傳頌，雖說帶有許多神話的色彩，但都是六道輪迴中的一個眾生，並沒有如後人描述的那樣神奇。天地萬物，混沌開闢之初，我於世間作為遠古在大地上生存的人。其實當時的生存環境確實不如現在輕鬆，四處都是蠻荒之地，對中國地區來說是如此。

其實地球上的文明與發展，在各處也彼此互有興衰。我於六千年前的中國地區，作為原始人類在蠻荒之地努力地生存、墾荒

。而之所以我的故事能夠被流傳於後世，乃至於女媧這個稱詞能夠被後人所得知，皆是由後人歷史研究學者所賦予我的名字。

在當時我並沒有女媧這個稱呼，這個姓氏也是後人透過考古研究所得知的。在當時連文字都尚未發展的時代，所有的溝通大多數是藉由意念以及簡單的聲音和手勢去傳遞，並沒有太多其他的方法。因為生活本身純樸，人們本身也十分的純淨。每天所要面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如何能夠確保糧食、水源的充足，如何能夠在蠻荒大地上採集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以及在面對諸多比自己身強體壯的猛獸、毒蛇及各種會對人類產生威脅的物種之中，確保自己能夠生存下來，這才是當時人們最需要全力專注去做的事情。

我身為當時的女性，之所以會被流傳於後世，乃至於能夠讓眾人所得知，一方面是後人將諸多人類演變的進展、發展史做了許多穿鑿附會，將一些歷史的事跡加上自己的猜測，附加在女媧

的身上。然而女媧並沒有那麼多的神話色彩。唯一與現代人比較不同的部分，便是當時的人們因為思想簡單、生活純樸，也少有現代外來科技的污染。加上當時生存本是不易，也沒有太多的欲念、貪想，只是單純地想要生存下去。所以在思想上比起現代人簡單許多，甚至可以說沒有太多複雜的思想。而大多數所需要處理的事情是生存所需的，基本上都非常簡單：採集，以及製作石器，尋找可以遮風避雨、躲避蟲蟻鳥獸等地方。所依賴的並不是複雜的思惟以及思考過程，更多是依賴本身自然天生的感知能力。這時普遍人們都具備觀察大自然與自然溝通的基本能力，能夠與大地眾靈、空氣中的眾靈，乃至於天上的眾靈、眾星、雲彩、蟲蟻鳥獸等去溝通。而與自己有緣的、有善緣的眾靈，會願意幫助自己躲避災禍，或者是能夠告訴族人哪裡適合生存、哪裡具有水源、哪裡有災禍發生等等。具備這些自然溝通能力，並藉著這些能力趨吉避凶，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生存的基本法則。

在當時，人們科技並沒有現代發達。人類在天生的體力、速度以及諸多外在條件上，並不如其猛獸一樣具有優勢。故人們為了生存，為了具備和猛獸一樣基本的生存條件，會使用簡單的工具輔助自己。然而實際在面對諸多環境考驗時，其實人類那時所發展的科技以及工具，遠遠不足以應付大自然環境的考驗與變化。真正要帶領族人生存下去，必須依賴著最高的靈敏度。但凡有最高的靈敏度，能夠給整個村落或是家族的人們帶來最正確的指引，才能夠在災禍中趨吉避凶。所以女媧的這個身分，也在流傳到後世的歷程中帶有了這幾分趨吉避凶的色彩。因為女媧本身就象徵著一種天界的神明，一種可以維護人類生存的象徵。

後世所流傳的最著名的歷史典故與文學作品當中，女媧所扮演的的是創造人類以及女媧補天這樣的歷史情節。然而這些神話的背後，雖然說沒有這麼浮誇的設定與背景，但也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女媧創造人類指的乃是，女媧盡力地維持著人們的生存，

能夠讓人們在中國的蠻荒之地上延續生命，這就是女媧造人傳說的根源。而至於女媧採石補天，用女媧石等等，乃是當時流傳的打石技術與造石技術。當時在蠻荒之地上要能夠尋獲堪用以及容易加工的石頭，並不是十分容易。但女媧能夠憑藉當時的靈敏度，能夠知道在險峻的地形當中，何處具有表層顯露、易挖掘、易開採的礦脈，以及具有純度高的金屬成分的礦脈。在應用上可以增加石器的耐久度，也可以增加石器的鋒利度，在使用上就十分方便，這也是女媧石、女媧補天的一個歷史根源。

然而，女媧並不真的如女媧補天故事中那樣可以用女媧石升天補天，這是後人附加上去的神話故事。當時的女媧靈性雖然很高，可以與天界以及天上的人們溝通，然而天界並沒有什麼需要女媧以女媧石補天的漏洞。反而是天界的人們時不時會給予地上的人們諸多的指引，幫助地上的人們可以在蠻荒之地上安穩地發展。而女媧很感謝這些天界的人們以及萬物眾靈對女媧以及地界

人們給予的協助。

就在女媧知道壽命將盡之時，也將這些與大自然萬物溝通之法，傳給了下一任女媧。之所以這樣形容，乃是因為女媧的職責就好比傳統部落裡的巫師、巫醫或者是先知者，具備有與靈界溝通的能力，能夠帶領族群繼續前行。但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與靈界天界溝通的能力各有不同，族裡必須選派最具有靈通的人類作為依靠。凡是大小事都必須請示占卜，確保事情順利進行，以使生存能夠延續。女媧將此責任以及相關的能力教導了下一任繼任者，就暫時稱之為女媧。之後我便離開人體進入天界，以靈的身分繼續教導以及帶領地界的人們趨吉避凶，避開災禍、猛獸、天災等，輔助延續他們的生存。在上古時期，如果沒有這樣的靈敏通力，想要在地界生存是十分困難的，人們的壽命普遍很短。但若是有遇到神靈的輔助，那族人的壽命就可以增長許多。

我在那時也是聽從天界的指示、引導才得以生存。而現在我

也成了天界的身分，繼續引導著族人生存。

其實以往與天界溝通所獲得的回應，正是歷代的女媧。女媧是悠久長傳的守護神，中國人民百姓得以生存依靠的是數量龐大的中國祖靈。這些祖靈的年齡都非常的資深，他們守護在這片土地上已經有非常悠久的時間，其中的跨度也橫越了數個在中國興滅的文明。而最近的一個文明，就是這次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然而遠在更遠古的過去，中國也都曾經出現過數次文明。而每在文明發展之初，地界回歸原始蠻荒之境，當人類重新要以智者的身分出現於世，要跳脫原本猛獸強者生存（肉體強健、身體強者生存）的這種模式，要跳脫其中並以人類之智生存於世，所賴以生存的就是具有最高的靈敏度。這就是人類的特色。

現代人並不理解人類的真實本質與特點。人們普遍以為，具有十分發達的頭腦、大腦的人類，所需要的是以複雜的思惟開發出各式各樣的先進工具，才能夠在世界中得以生存。然而人類最

厲害的特長並不是思惟，而是以人類的智慧及靈敏度，可以與諸多的空間相互溝通，能夠將不同空間中的資訊以及智慧融合在一起，並得以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雖說科技發展也是其中的一個形式，然而人類的靈敏度與智慧絕對不限於發展科技與技術，絕對不限於以複雜的思惟來得到生存機會。

真正的人類本質，是在於作為眾靈之首，以平等的方式，依著這個肉身去連結並幫助所有的眾靈。而得以此這樣「助眾者」的身分，存留在世間。

這是我在進入天界，加入了中國歷代祖靈、守護靈的行列之後，體會更加通徹明白的事情。在中國五千年的長河當中，中國的祖靈、守護靈都持續地守護著中國這片大地。不論是以各種形式，不論處於何種空間，地界、地底界、山界、河界、靈界、森林界、幽冥界、天界，以及各式更高層次的空間中，都有著守護中國的祖靈、守護靈。這些祖靈、守護靈無時無刻不等著有緣人

能夠與他們接上線，從中給予指引，讓他們能夠將中國帶向更好的發展。

只可惜，後期中國的發展偏向於依賴個人能力以及考慮個人利益。這樣的心念與方向招感了中國歷史上的共業以及宇宙間的魔眾。這些在歷代的文明中都不斷地出現過。

每到文明的末期，中國這地區的人民就會出現這樣的現況，反覆地出現已經讓這樣的事情成為一種既定的迴圈。而守護靈們也深知這一切，總是希望在能夠幫上忙的地方給予協助。然而當人們離純淨純善越來越遠，離乾淨不受染污越來越遠，當人們的心念，心心念念想的是自私與競爭鬥爭，所招感來的這群魔，也就更難做到與中國古代的守護靈、祖靈溝通。

女媧在天界也時常地要找尋適合的人們傳遞正確的心念。然而所接收到的心念與訊息，都只是留於神話般的存在，以及在各式娛樂作品當中的一個幻象。並沒有人真的能夠理解純淨純善的

本質，也沒辦法理解早期單純的心性。

雖然中國歷史上出現了許多可以帶來轉變的人物，然而廣大中國人民每到一時期總是會走回自私自利、競爭鬥爭的路子。這是宇宙中自然的顯現。然而，女媧並沒有放棄，始終等待著有機會可以和女媧接上線的人，及時地給予協助。這不僅女媧是如此，天界、大地乃至各方的守護靈都是如此。只要有機會能夠向中國地區的人們傳達，大家都不遺餘力地去進行。

如果不是有賴於這次蘇佛超度中國五千年歷史空間，甚至突破了六千多年，我也沒有機會能夠這樣被請入法性土，也沒有機會能夠向現在的中國人們，告訴他們這樣的事實真相。其實大家都是六道輪迴中的眾靈，不需要為了一個時代、一段短短的時問、一條短短的生命，去有著太複雜的思惟及心計，這對靈性上都是有所損害的。

我在天界的空間中看得十分清楚，每當人們的思想產生了複

雜以及自私、私慾，身中的磁場就會變得十分混亂。而這混亂的磁場也與魔界相應，隨即就會招感宇宙間、地球上各方的魔眾進入體內。而這不僅僅是在這五千年內所發生的事，在過去久遠的幾次中國的文明當中，都是如此。這意味著每當中國人民又再次同樣以複雜的心念招感魔眾時，上個文明時代的複雜魔眾又會再次地襲來。這與其他地區的魔眾所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已經非常地熟悉以及習慣這樣的過程。他們從各個文明的興衰，已經精準地掌握如何操控人心，如何有效地讓中國人民走向下一個衰亡的開始。他們總是在其中做著自己想做的事，有些享受興衰的過程，就如同看著史詩級的故事與電影一般；有些是要體驗這樣的生存變化與歷程；有些則是滿足自己在人體身上可以獲得的慾望。種種的原因，使得他們對於衰亡時期的人類操控上可以說是得心應手。

所以，唯有減少這些思考、思惟，才能夠真正擺脫這些群魔

的控制。

女媧在天界與諸多守護靈，都不斷地在各個領域，以及各個比較心性純樸的人身上散播著這個理念。但往往得到的回饋是，這些比較純樸善良的人們，總是受到群魔的打壓。也就是在這個社會多數崇尚競爭鬥爭、快速思變的環境下，他們難以受到認同，也普遍被貼上屬於失敗者的標籤，進而不被廣大人民所尊重。然而，這些心性純樸的人們，才是真正能夠與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善良本性相呼應、相契合的人們。

女媧的故事源遠流長，然而女媧補天、守護天界以及造人、守護人民、守護地界的真實故事，並沒有讓後人所知。即便尊稱女媧為上古的神祇，也被譽為是中國根源的守護神靈之一，但是身為神明的話語，卻早已失傳於世間。當時確實沒有文字可以將這些重要的、拯救人民的神語流傳下來。這也就證明了當時不需要文字，這樣如此的純淨與單純，才能夠讓中國最古老的這一批

祖先，可以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存活下來。

反觀現在，文字、科技是如此的發達，而且人類現今所生活的環境也比當時便利、輕鬆許多。可是明明是在如此優渥的環境當中，人們普遍卻感受到生存上的困難。女媧在天界中感受著中國人民的心性，中國人民的心普遍都是不安的，基本上都逃脫不了焦慮與恐慌，只是隨著遇到的事相以及眼前的景象而有快速的變化。不論是高官、富貴還是平民百姓，不論是老人長者還是小孩，全部都為了各自的煩惱感到恐慌、焦慮與不安。體現在實際的生活中，呈現出來的就是有諸多的比較、心機、城府，講話帶刺、尖酸刻薄、互相競爭等等的現象，使得生存更加的困難。人們本該互助合作，卻非要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好像天地如此的廣大，卻容不下第二個人能夠生存。這在早期惡劣的環境中，依然能夠生存的人們眼中，是很難理解的。

其實天地之大，人們不需要如此的競爭鬥爭。世間、世界的

緊縮以及生存的困難，其實是現在人心自己所化現的景象。只要有著開闊的心量，將事情簡單化，不需要有著複雜的思惟，大家都可以彼此兼容地生活著。

女媧作為中國的守護神，藉這個機會傳達了能夠將中國導正的重要理念。中國已經數千年來發生了大大小小的戰爭，女媧雖然也在關鍵的時刻勸說了諸位將軍以及君王，勸他們打消發動戰爭的念頭，然而女媧的訊息並不總是能夠傳遞得清楚。女媧和諸多上古社會的神明以及神祇，大家都合力地在勸說這片大地上的眾靈，希望減少災難的發生。

而蘇佛也曾經作為中國大地的守護靈，也曾經多次地投生在中國，以人道的身分作為大修行者，以及君王、政府官員，乃至是地方普通的人民，不斷地去運作、扭轉中國的現況。以蘇佛幾千年來的努力，中國確實已經改善了、改變了提早衰亡的命運。然而或許是共業深廣，這就是中國地區數個文明長久以來的命運。

，在六千年後的現在，中國依然面臨著諸多考驗。

不過幸運的是，蘇佛又再次投身到人道，以大修行者的角度，修行至見性成就。蘇佛帶著阿彌陀佛進入中國地區，超度了最深層的空間。這件事中國的人民或許並不明白，要能夠突破這些空間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每個空間中都有各自流轉的因果，並不是任何的外力可以介入。不同的空間彼此互不相干，無法互相接觸與影響。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六千年來，諸多守護靈想要嘗試幫助中國，卻難以企及、難以得到效果。

而蘇佛這次帶著阿彌陀佛，用千百億化身帶領十二道光橫掃中國各處空間，不斷地往更深層的空間走，超度了中國群魔以及諸多眾靈，也包含了古代的歷史人物。這也是因為蘇佛以他修行見性成就的法眼慧眼，知道這是拯救中國唯一的方法。

這些諸多深層空間，其實不只是屬於該時空的空間。空間中又有更深層的空間，這更深層的空間大多數來自於該空間中眾生

的怨親債主；還有更深層難思議的空間，是屬於更上古文明及更久遠之前文明的空間。這些空間的深層程度，已經遠超過六千年的文明。而這也是為何諸多古魔老魔能夠在中國紮根的原因。因為他們早就在六千年前就已經在中國地區等待並且運行，隨著每一時期文明的興滅，他們都參與其中，影響著一個朝代的更迭，影響著一個文明的興衰。

而這些深層的空間必須要有蘇佛大力的超度及打開才有可能得知。以目前蘇佛超度群魔的狀況來說，諸魔之所以如此恐慌與反撲，也正是因為這長久以來的經營、多個文明的興衰史，將被蘇佛帶來徹底的轉變。這並不是群魔所樂見的。他們不希望中國人民從此脫離他們的掌控。畢竟這是疊相吞啖，曾經操控一方人民，現在淪為魔眾被人民操控。這樣的冤冤相報並不是說停止就停止。蘇佛以法身超度強行突破諸多空間，帶著十二道光橫掃各深層空間，自然會引起群魔反彈。要代眾生苦，轉中國人民的共

業，就必須做到如此的程度。這是身為神祇的我們，並沒有能力做到的事。

我們在神界空間守護人民，以神語勸說，依然會被眾靈阻隔、隔音，讓訊息無法傳遞。而有著人身的蘇佛，能夠直接將眾靈空間打開，將眾靈與魔眾請入法性土，這確實是非常大的突破。這讓我們神界的眾生也都非常地感佩。我們知道只有跟著蘇佛，才能夠真正對中國的人民有所幫助。

所以我們這些古老的中國歷史神明，也在這次蘇佛大舉超度中國之時，一起加入了彌陀救世團隊。我們希望能夠在彌陀救世團隊裡發揮一己之長，利用我們對於中國各空間的理解與瞭解，幫助蘇佛的法身超度往更深的層次和細節空間邁進。同時也是為了救度我們諸多的有緣眾生，讓他們從歷史的多文明興衰的共業中得以出離。

而其實中國的諸多魔眾，也都與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也曾經都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分子。而不論是中國群魔或是人界，大

家其實都與阿彌陀佛有著很深厚的法緣，所以才能夠在現在得到接引。

我以女媧之身、以女媧之姿觀察著這一切。女媧可以很明確地說，這不只是中國六千年來未曾發生過的事，而且在上古文明中、更古代的文明中都未曾發生過的事。所以諸魔與眾生，如果真的要救救中國這塊土地，拯救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眾生，可以一起加入阿彌陀佛的救世團隊。這樣才能夠守護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地界，也守護天界。這也是我身為女媧之責，所以在此勸說大家。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救度中國的無邊苦眾生。我作為中國守護的神明，並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很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做了我做不到的事，也代替中國的廣大無邊苦眾生感謝您們的大慈大悲。女媧在此叩謝阿彌陀佛和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女媧

澳洲原始部落族長 吳氏雲（距今約五千六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八日

吳氏雲：

父親，我是女兒吳氏雲，好久不見。我在您身邊、臉部好一陣子，也不能說好久不見，但是我一直想對您說這句話，現在就讓我跟您這樣說吧。那時我們在世最後一次見面，已經是五千六百年前。這樣漫長的歲月，確實也耐人尋味。

我當時出生在一個原始部落，您那時是族長，我們的部落十分原始，規模也不大，只有零星的一些人口，大家過著很樸實的生活。我們過著原始的採集、漁獵的生活，那時的農耕技術還不是很發達，必須依靠祖輩有經驗的長者，對於氣候、天象、土壤變化、地形變動，都要有相當的靈敏度與認知。在一望無際的大

地上及陡峭的崖邊，我們的族人就是在這樣原始卻又險峻的環境中努力求生存。我們以現今人類的角度來看，是相當原始的原住民。然而，其實我們一族歷史悠久，延續至今幾千年。一直以來，族人所延續下來的生存理念，就是與大自然和諧、和平共處。大家生長在這片大地，流淌著這片大地的血脈。

血紅色的大地與我們的膚色十分相近，也如同我們體內流著的血液。這是族人普遍對大地的認知，也是人們親近大地最深的連結。我們對於大地上的萬物都十分敬重，或許現在的人們無法理解，但其實我們對於萬物的眾靈都能夠感知。

我們知道大地生靈、動物靈、飛禽走獸、大海、海中的魚，以及空氣、水、河流，都有眾靈的存在，也是諸多祖靈的根源。大家共同生存在這塊土地上，共同守護著這塊大地，與這塊大地一起興盛與衰亡。這是大家在這片大地上生存的基本觀念。那時的人們，並不覺得人類有何特別優越之處。

人類作為大地的一分子，與其他的動物並沒有不同，彼此都是互相尊重，也能夠用意念互相溝通。大家彼此尊敬對方，並不會互相傷害。

除了為了果腹，不得已從事漁獵、獵捕野獸以維生之外，我們並不會濫殺。在這片大地上，大家就只是為了生存。而身為族長的您，以過人的靈敏與敏銳，帶領著族人進一步認識這片土地上的萬物。而每當星空遍布的夜晚，您也向族人傳授這片大地之外的遼闊天空中所發生的一切。透過凝望滿天的星空，以及觀察天象、雲象的變化，就可以得知這片大地上即將發生的諸多事情。

不論是什麼水災、乾旱、河流暴漲，或是蟲害等，都可以透過種種跡象提前知道，從而做出準備，躲過每一次的災禍。我是您的女兒，也是族裡族長的繼承人，我有著不輸於男子的魄力，而我也在您之後繼任了族長之位。族長的繼承並不是世襲的制度，而是選擇靈敏度最高的人來擔任族長之位。身為您的女兒，我

努力學習擔任族長應該要有的能力，包括觀察氣象變化，以及尋找水源和適合耕種的土壤等能力與技術，但您始終認為我欠缺當族長的重要條件。

我當時並不明白我到底欠缺的是什麼，而數次問您，您也沒有明說，只說我必須要透過自己的雙眼，更用心去觀察、體會周遭的事物，看到族人真實的需求，才有機會真正學到擔任族長一職所應該具備的條件。這條件並不是在於靈敏度多高，也不在於能否快速辨別災禍，而是發自內心、照顧族民與照顧萬物的一份真心。我自認是真心想要服務族民，然而當時我不能理解，為何您會這樣說。在當時的澳洲這塊大地上，土壤的眾靈來自原本深層的海洋。而浮上路面之後，也可以跟它們對話，瞭解幾萬年來這個地區的變化。當時我並未察覺到，這些眾靈已經從海底到地表經歷了數萬年的時間，也沒有意識到這些眾靈所受的苦難。我那時一心只想著要如何符合父親的期望，以及如何當一個稱職的

族長。

然而現在的我知道，這就是我最欠缺的一環：我並不是真心去對待萬物，不是真心地想要幫助大地上的眾靈。這中間夾雜的是我的私心——一個為自己考量的心、一個想要透過成為稱職族長而獲得大家認同的心。

這樣的心使得我的靈性並不如父親那樣純潔與單純，而是多了一些夾雜。從靈性的角度來看，也就是有一些污點。這些污點漆黑之處，也對我後來產生影響。

一日父親感覺到災禍將來襲，叮囑我請族人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才能夠躲避災禍。那是一個在平原上的小土丘。父親暗示我，接下來幾天將會有暴雨洪水，千萬不要擅自行動。離開土丘將會有被河水沖走的風險，這次的暴雨來得十分急促，千萬不可小覷。當時的澳洲並不如現在乾旱，暴雨與河水溢流在平原上是很常見的現象。也由於沒有穩定的河道，所以河流溢流的動向

不甚明確。在我看到大雨許久沒來，確認應該已經無事之後，我便請族人放下警戒，四處活動。

畢竟大雨並沒有像父親所說的那樣如期而至，而是可能延緩了幾天。我想，或許是父親的推算錯誤，又或者是河道的溢流已經因為某些因素改向，畢竟河水的暴漲方向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預測。我請大家回到平常生活的區域，繼續進行原本的工作。大家看到災禍沒有來，也十分安心，紛紛讚賞我帶領有方。

然而，就在大家進行原本工作到一半之時，突然天色變化、風雨交加。這時大家才警覺到，或許這才是大雨要來的前奏。大家緊急想要快速回到原本族長所指引的土丘上，然而，河道阻斷了大家的去路。這時，父親獨自一人從遠處拖來巨大的樹幹，架在河上讓大家快速通過，希望能越過這條阻擋去路的河流，回到原本的土丘。

然而，河水湍急，浮木在滂沱的溪水上並不能穩定下來，無

法固定在一個地點。這樣晃動的木頭使大家無法前行，而且整塊樹幹隨時會被沖走。於是父親跳下河中，將身體卡在石縫間，用雙手抱著木頭讓大家前行。

隨著大家一個接一個快速通過，溪水持續暴漲，很快就淹過族長的腰與胸，之後幾乎將族長滅頂。大家看了十分擔心，但族民並沒有完全脫離險境，許多人仍然準備著自己的物品要通過河流，然而族長沒有任何怨言，只請大家儘速通過。

就在最後一個人通過之後，族長卻早已沒入水中不知去向。這讓我十分緊張，因為水勢太過滂沱，我無法找到族長。我開始擔心族長的安危，不知道在水下待這麼長的時間會是如何；又或者，大水會將族長沖去何處？這些我都不十分明白，我很緊張地呼喊著父親，但沒有得到他的回應。幾日之後，大水退去，我仍然遍尋不著父親的身影。我開始自責，不應該擅自帶領族人回到原本的工作區域，若沒有這樣的做法，或許族長就不會發生這樣

的事。

以我的靈敏度，我後來才瞭解到，這或許是大家必經的一個考驗與危難，而族長也早就預料到此況，選擇自己獨立去承擔這一切，想出拯救大家的辦法，而代價則是他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我詢問周遭的祖靈，是否有看見族長的靈去了何處，但是都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在那之後，連續幾日等不到族長的消息後，我順理成章地繼任了族長之位。這並不單是因為我是族長的孩子，主要也是因為我具備相當的靈敏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感念族長為大家的付出與犧牲，眾人因而決定推舉我成為下一任族長。在他們眼中，從我身上總能見到幾分族長的影子，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寬慰。從我與他們心對心的交流中，我知道大家其實都十分感念，也感謝族長為村子的付出。

這件事讓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問題。我明白這一切皆是出於

我對自身能力的傲慢，也是因為我沒有真正為眾人、眾靈著想所導致的結果。當下心念上的偏差讓我受到控制，才會有這樣的後果。而在我深刻懺悔反省之後，依舊幫助族人，帶領他們在這片大地上求生。

幸運的是，在那件事情之後，一直到我過世之前，我們的族裡就再也沒有遇到過滂沱大雨。神奇的是，從那之後，大雨在澳洲這片土地上就變得比較平穩，較少有像這樣突如其來的毀滅性雨勢。

臨終前我並沒有子嗣，我將族長之位傳給了村中一名有經驗、也具有靈敏度的長者，然後就在睡夢中離開了人世。我心心念念尋找父親的下落，我認為以他的善念與善行，應該是去了極好的地方。

我的靈隨著這樣的思念，來到了南海龍王的龍宮，為了見父親一面，我進入了南海龍王臉部的空間。我不明白為何會來到龍

宮與龍王見面，我的心念一旦發出此問之後，龍王立刻發出一個訊息讓我知道，南海龍王的靈就是我的父親，他現在掌控著這片大海及這整個區域的降雨。冥冥之中，他有效地調和了附近的雨勢，也配合天界的政令，盡量不要傷及無辜，總是在可以幫助大地生靈的地方去著手。這個機會使我更加理解何謂真心幫助眾靈，因為過多調整原本的降雨是不符合天條的。

過了沒多久，父親又輾轉投身到了其他道。不論父親每次出生到何處，他總是發著善心，想要幫助眾靈與眾人。佛靈出世，每次靈敏度都非常高，他能夠見到空間中眾靈之境，也能夠理解眾靈、眾人的苦難。他總是積極地發心想幫助眾生，不論是付出自己的錢財，抑或是教育人們人心向善、導正人們偏私錯誤的想法，讓他們重回大自然的準則；他也教導大眾像他一樣為眾靈著想，替周遭的人事物多考慮幾分，減少自己的私念。

隨著佛靈輾轉出世，他並不總是出生在澳洲，也慢慢移往了

其他國家，如現今的印度、西藏和中國等地。每次出世都能夠體現父親最真實、淳樸的一面。他的出現，總是能帶來周圍環境正向的轉變。

我本身對於磁場相當靈敏，能夠感知到任何善惡磁場的轉變。每次父親出世的地方，原本渾濁的磁場，都會被他正向、積極、強而有力的心念磁場所轉變。他總是能夠帶動周遭的人們以及眾靈，一起往正向的磁場改變。父親曾經當過許多身分，無論是帝王、大財主、高官、老師、修行者、乃至於出家僧人，或是平民百姓、乞丐、孤兒等。無論出身何種身分，父親總是非常認命、安分，不會因為扮演的角色不同而生出負面的念頭。

父親這條靈的純淨，就在於在任何角色中，都能夠以該身分所能觀察到的人、事、物，為他們著想、為他們付出。即便自己的環境與條件未必總是富足優渥或優於他人，父親並不會去計較這些，而是盡量盡一己之力付出。

這是我所看到的父親之靈的真實樣貌。看到這裡，我在父親的人中空間覺得十分汗顏。以前，我總是希望能夠像父親一樣，獲得那樣受人尊敬的地位。他每次說話之時，總是讓人們願意聆聽，並敬重他所講的每一句話，也會積極地去執行。

我心裡對他有這樣的崇敬，也想學習他這樣的能力。我在他人中的空間，聽著他所講的每一句話，才發現這些話語從來就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展現自己對他人的掌控或區分地位高低，而是真實地幫助對方脫離現有的困境，走出心理上的糾結，放下對諸多事物的執著。這是父親一直以來的作風。

而更令我震驚的是，父親與佛法的法緣非常深厚。不論出世在何處，父親總是有機會接觸到佛法，而在接觸到佛法之時，父親口中總是持念著佛號。我在人中空間也持續聽著父親口中念誦的佛號。起初，我並不明白這句佛號的意義，但是我看見父親憑藉這句佛號，做出許多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不論是度化空間中

的眾靈，使其能夠脫離原本的空間，或是面對群起攻擊威脅的魔眾，以佛號在他們身上放大光明，使他們褪去原本的黑暗邪惡磁場，進而願意歸順、成為護法。又或是在極端險惡的環境與瘴癘之地，透過佛法改善整個環境的磁場，令環境穩定，也讓眾靈在環境中能夠心安。這句佛號真的不可思議，我在這五千多年來，看了太多太多遍。我從未想過，原來除了身體的靈敏度之外，還有這樣一個神奇的方法。

我持續跟著父親遊歷在各道各空間，而在最近的一次，父親投生到了台灣。這次父親也是相當的淳樸，從父親在台灣長大的過程中，以及父親後來所做的行業，其實都十分淳樸。果不其然，佛法在台灣極為盛行，父親憑藉他的法緣，很快便與佛法相應，接上了緣分。他也如以往的魄力一般，立刻就放下了原本的工作，直接投入到修行中。這對一般人來說，或許會感到十分詫異也不理解，但是如果大家熟知父親過去生中的所作所為，就會知

道他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反而不這麼做，才會令我感到詫異。而父親這次在佛法上的修行成就，也是非常高，高到能夠實現真佛住於世間，而被阿彌陀佛稱之為蘇佛。

父親因為腳被眾生與魔眾拉斷，這樣的犧牲自己，感得阿彌陀佛下凡正住在澳洲這塊土地上。我從來沒想過，跟著父親竟然還能夠再次回到澳洲這塊土地上。經歷了幾千年之後又重新回到故土，真的讓我十分感嘆，也令我十分驚訝。

這五千年的差距，竟讓如今的澳洲發展出這麼多現代的科技，生活也大不相同，最令我感到驚訝的是這裡磁場的變化，千年不見，竟然多了如此多混雜紛亂的磁場。

這些混雜紛亂的暗性磁場，都是來自這片土地上現在生存的人們。我可以感受到這裡的人們，就如同當時我為自己考量一樣，多了許多自私的念想，而這些念想招感了魔眾，也帶來了黑暗的負面磁場，這也是為何父親必須要回到澳洲的原因。畢竟父親

在世界各地輪迴出世的目的，就是巡迴導正當地的磁場，改善人民的生活，哪裡有苦難，父親就往哪裡去。

澳洲的磁場已經到了比較混亂的階段，所以父親又選擇回到這片土地上，來幫助這裡的人們。可以看見有了阿彌陀佛的加持之後，整片澳洲土地都被金光籠罩，使得磁場改善了許多。但是，如果不從根本、根源的人心著手，黑暗的磁場仍然持續地會被複雜的人心招感過來。

這也是為什麼父親在這片土地上，必須要大力地推廣佛法教育。唯有透過教育改善人心，從而轉變心底的負面磁場，才能夠讓澳洲的磁場獲得長遠的轉變。父親知道阿彌陀佛住在世間並不容易，也知道阿彌陀佛正住在世間的時間十分有限，必須積極地把握。

他也必須在佛正住於世的時候，讓澳洲的人民認識阿彌陀佛，同時要讓全球與佛法有緣的眾生、國家及人民都認識阿彌陀佛

，才能夠不浪費阿彌陀佛難得正住在澳洲與地球上的時間。法運的流轉十分迅速，如果能夠積極地把握這段時間，地球上的磁場將會獲得前所未有的改善，這是父親一直以來都明白的事情。所以父親一直以來都積極地在澳洲推廣阿彌陀佛，在台灣與中國方面，父親也已經經營了許久。

就在今日，父親大舉超度，中國五千年的空間在慢慢地被突破，目前父親已來到了萬年空間。這樣的空間其實更深廣、更深遠，這是我以靈性的靈敏覺知所能察覺到的，空間中還有更深層的空間，而父親也持續在努力突破。

在這樣大舉超度的行為中，群魔的攻擊讓父親深受痛苦。雖然全身都在劇痛、骨頭位移，臉部更受到重創——牙齒被打掉、眼睛腫、臉部瘀血，然而父親並沒有因此而動搖。就如同他累生累世以來多次犧牲自己，只為換取人民的安穩與心靈上的安定。面對這次群魔的威脅，父親當然也不以為意，只要能夠讓中國人

民清醒過來，認識「南無阿彌陀佛」，這樣的犧牲就如同父親一直以來喊的那句口號一般，他覺得非常值得，所以他不會停下腳步，會勇往直前。我在父親的人中空間觀察著這一切，在魔眾群體施法的當下，其實父親的口中、心中仍舊念著佛號，未曾中斷。

我也十分讚嘆這樣的定力，雖然我並不是訝異，因為父親累世以來都是如此，而這次更在龐大群魔攻擊中，再次體現出父親對佛號的定力依舊堅固，恆超群魔。

這也讓我深深地、真正地學習到，能夠替眾生想到這樣的地步，確實就是當時我所欠缺的一環。雖然跟著父親學習了這幾年，但我還必須努力提升。這幾年來跟著父親的法身四處超度，我也慢慢能夠體會這種真心與佛心。

父親這次請出臉上的眾生，我也被請入了法性土。雖已離開父親，但我明白下一階段跟著阿彌陀佛，方能有更大的發揮。希望我也能夠學到像父親一樣的境界，也能夠跟著阿彌陀佛一樣超

度諸多眾生，能自在在地來回西方。

幾千年了，還是想跟父親說上一句：「父親，終於又見面了。」那時沒能見到您最後一面，以及沒能向您當面懺悔我的傲慢，然而這些遺憾早已不復存在。我知道您從來就不會有這些掛礙，也知道真正的懺悔，就是像您一樣誠心發願、救世度眾。

我已經學會這些道理。既然有這個機會能讓我說上幾句，我就將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娓娓道出。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給我這個機會，說出我的故事。

南無阿彌陀佛

吳氏雲

中國山西 清山道人 念佛得度（距今四千五百年

清山道人：

吾乃清山道人。悠悠哉歲月過，認識距今已經過四千五百年。這段日子聽來雖是漫長，但是對我來講，卻是許多時間在定中度過。就讓我娓娓道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在數日之前，忽然受到一個極大的震動，把我震得頭昏腦脹的，入定的我才把眼睛睜開來，發現身在不同的環境中，多了一些暗色。我現在所說的這些話，各位可能覺得很驚訝：這些難道是四千五百年前的人用的話嗎？非也。四千五百年前，當時並無文字的紀錄，若是有，也是簡單地把意思用幾個符號或者線條表達出來。但是經過數日以來，我對周圍環境的學習以及認識之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後，很快地知道這個叫做「中文」。

我和蘇師姐相識是在四千五百年前的現在中國大陸的山西省，那是一片黃土高原，沒想到此地在此地四千五百年後，依然是黃土高原，乃是因為我入定之後所見。當然，黃土高原是後世人們給它取的名字，於是我也入境隨俗，很快地學會後代子民們所用的言語來作為表達。

當時，我們也經常用「心對心」來意會對方的意思。雖然沒有像此時能夠侃侃而談心中的話語，但是心對心意會的意思，往往靈性的層面比現代人開口說的和心不同的情形，差異甚大。

我為何會來到此者之身呢？此者，人稱蘇師姐，我卻聽見靈界的眾生皆稱為「蘇佛」，這並不是沒有道理，原來蘇佛心繫眾生之苦，分分秒秒、一瞬間都不空過地在想怎麼幫助眾生、度化眾生才好。此心是慈悲之心，乃體念大地生靈、山川萬物之苦，這是赤子之心、自然之心，後世稱為「佛菩薩之心」也。

清山道人，乃是此次甦醒之後我給自己所取之名。當時，我乃是一介孤家寡人，行遍萬里路，看遍萬重山。森林、山、雲、大地、風吹草動，進入我的眼中，我能夠很明確地了解此時將要發生什麼事情。為何我有這樣的悲憫之心呢？乃是因為我是兩袖清風，任何不沾。我在山中採果為食，聽風聲之語，聽水波動之聲，過著逍遙自在的日子。

當時，沒有人與我同行。忽有一日，眼前見有一來者，其身上發出淡淡微光，身高差不多是八尺，跟我差不多。當時的人們，身形比現代的人們身形高大許多，乃是因為清淨之身吧。當人們越來越污染了之後，身形越來越矮小。這是我最近觀察所知。

當時我所見的來者，臉上帶著微笑，似乎他早已得知將會遇見我。於是我也對他微笑，兩個人就這麼以心對心地意會。我明白他也是兩袖清風、離塵清淨者，他也明白我是任何事都不沾，所以我倆同行，但是卻不同道。

我乃是志在對周圍的大自然環境的明白，聽其音、解其意。也見到萬靈它們各有其困，也各有其苦，但明白這也是個人的因果。在當時，因果之事雖然沒有這兩個字來描述，但是修道人能夠見對方的來歷。我用現代的話語來說，就是你們所說的「阿賴耶識」，我們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既然過去世造下的惡業，這一世得到了惡果，這也是天經地義之事，於是道人我也不再加以干涉，見了便是。

我身無分文，當時並沒有金錢銅板等等的交易，但是對於周圍的自然環境、植物等，倒是可以取用相助。比方說，我可以指出一些草藥，可以解其身體腫脹之苦。若是遇到動物們受傷或遭到捕獵逃跑時，我倒是可以我用我的一己之力相助。這種事情多得不勝枚舉。

而我剛剛所說的那一位來者，當時我稱他為來者，即是如今之蘇佛，他並不自稱為道人，無名無姓。其道行倒是略高於我，

這乃是我甘拜下風之處。他不僅能夠知道、看到眾生阿賴耶識的狀況，而且能夠徹底地幫助對方，幫他們解苦。我剛剛說的採集草藥幫動物療傷，或者人們也常常用大自然的石頭做成的刀、矛、箭等來做防禦、自我防備或者是捕獵，難免會造成傷害。來者，他不僅能夠採草藥，也就是他對於自然中植物的生性以及藥性不只能夠明白，而且能幫對方醫治，不論是動物或者是人們，都將傷口癒合好了才會離去。如果對方不治而亡，來者還會幫他找個地方好好地埋葬，不讓身體腐敗就先入土中。這件事情，在古早的人類們已有此舉，當時雖然沒有現代的科技能夠查詢資料，但是自然的能力比此時的人類高太多了。

後來我們各分兩道離去。因為所謂清涼自在，總不希望身邊有人相隨。但不謀而合地竟然又在他處相遇，這可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因為再度相遇之時，我依然是兩袖清風，而對方竟然年輕了許多！我自認自己也是不老之相，但也不至於變年輕吧！但

來者竟然變年輕了，這倒是引起我的極大注意，想必此人必有深厚的功夫，才能夠有此身相的轉變。

於是我用心念意會，請問來者，為何與之前見面時的相貌不同、變臉了？當時沒有用什麼話語來解釋，但是我表達出來的意思就是要問他為何變年輕許多。於是對方對我微微一笑，指著心口，言下之意：「由心下功夫」。我收到他的訊息，此答案並不尋常。我不收徒弟，他也不收徒弟，但是他的這個「心」的功夫倒是令我覺得好奇，於是我決定跟隨他一程，見他如何看待眾生、如何自處。

在隨行當中，常常見他口中念念有詞，我很好奇，就用手指著心口，但是他嘴巴卻是不時地有動作，似乎在講話的樣子。於是我用心念意會：「請問來者，你這是何用意？」

來者回答，我聽見發出了六個音聲：「南無阿彌陀佛」。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是這六字！當時我意會不出這是什麼意思，但感

覺此音有很大的能量，於是我也跟著他念，發音和現在有點像。當時我知道曾經有咒語在流傳，我以為它是咒語，但是既然見來者的改變如此良好，那肯定這咒語是有幫助的。於是我也跟著他，他沒念出聲音，我也沒敢念出聲音，就嘴巴又閉又合著，不斷地閉合著。什麼事情也不想，就從早念到晚，從晚念到早。

當時我們是以入定的方式讓身體休息，來者亦同。直到某日，我發現自己的樣子變了。以大自然為鏡，水的倒影是我們看自己模樣的方法。我看水中倒影，發現自己已經跟之前不相同。我知道這應該是這話語發生的效果，變年輕而且精神相當的好！於是我就繼續地念，從早念到晚，從晚念到早，甚至於入定當中也不時地發出「南無阿彌陀佛」。當時並不知此句稱為佛語，一定是對心能有影響，我的身相才可能有如此殊勝地改變。於是從那日起一直到我入定，口中「南無阿彌陀佛」不停歇。

我並不明白此句話是何意，但覺得念了身心舒暢。因為沒有

發願，也不知道有西方極樂世界的存在，就只是念著佛號，念著佛號，一直到入定。

對於自然界的變化，我比一般的人們要深入、敏銳。當時雖然沒有道人的名稱存在，但普遍受到人們的尊重，有事情會來請教。請教之後，若是對方有所收穫，便是獻上一些水果、果實，或者是當時有自家種的一些菜相贈。

於是在一日又一日，日夜交替當中，覺得自己似乎該離世了吧，於是就入定，而後靈出體。靈出去之後何去何從呢？我並不想再回到肉身，覺得這個世界的苦難不停地在發生，甚至當時也常見到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格鬥，為了生存去爭取地盤。而自己的美好事情就是兩袖清風，心中自在。一切還是在自己的身上、心上。

於是我的靈出體之後想到了此人，真是太特別了！只有他能夠在這時候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於是，很自然地，我憑著靈性的

靈敏度找到此人，此人正入在定中，真是有功夫者！當時他的靈已經能夠自在往返天界，非常的不同。於是我跟隨著往天界去，但他直直衝去，而我只能留在第二層天。這也算是不錯，至少靈魂沒有墮落到地獄、鬼道去受苦。

我在二層天過了數不清的日子，也不知此者去向，只知道當時他一直往天上飛去吧。我也不禁會意一笑，確實道行高深。然後呢，在某日我從天界往人間看，看到一位雖然相貌不同，但他的靈性我可認得。此者竟然再次投胎入人身，而且是個女眾之身。我好奇，為何此世要現女眾之身呢？在古人的想法，女眾乃是不潔之身，因為種種的心性，常常會染污男眾之心。男眾勇猛堅定之心，遇到女眾令心柔軟無力，雖然也是生命所需，但是總是認為女為不淨。此世為何投胎女眾呢？這引起我的好奇。

於是從他出生不久，我便已經入體了。所入之地為臉，為臉上的毛細孔當中。這孩子之身乃是清淨之身。當時毛細孔裡頭的

空間相當的廣大，我亦在當中入定，並不想出定。這清淨之地，對於入定者而言是個好地方。

沒想到我再次出定之時，竟然是如此被叫醒，也就是受到了震動而醒。也就是我剛才所提的種種狀況。如今得知，南無阿彌陀佛正處於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這些都是我現在才學習到的，而我可以馬上使用。這乃是一種即時知識，所謂的知識是用完就可以丟，不用太在意，記得也好，不記得也罷。

特別的是，我遇到了「南無阿彌陀佛」！沒有想到跟此者在四千五百年前的那一段數日的相處，他教了我，我學到了「南無阿彌陀佛」，並且恭誦此佛號，一直到入定、靈出體。這日子也將近好多年吧。現在回顧四千五百年前的這一段過去，還是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所發生的事。

我在西方法性土可以聽到此者說法，才知此佛號乃是菩提金

剛種子，一入耳根永為道種啊。原來我跟阿彌陀佛的因緣，乃是在四千五百年前因認識此者所結下的法緣，真是太感謝他了！

如今，此人身體受到震動，此者也就是眾生曰「蘇佛」者。身受苦，臉部也出現黑之相。但此黑相並非惡相，乃是因為其心潔淨，潔淨之心所現出來的任何一種境都是清淨光明。所以人們眼睛看到是黑相，但以我們修行者來看，這個並非惡相。雖然此時黑色未盡淡去，但無妨，終究會恢復原色，而且皮膚的替代之後，將會更勝於之前的莊嚴相貌。

因為蘇佛有功夫，可以將這些黑相眾生請出，送往西方法性土，就如同我一般。我也是在黑相中被敲磬請眾，由此者之身出來，而進入西方法性土。今日才有機會接受訪問。

蘇佛啊，您真是太慈悲了！在中國這片大地上，幾千年以來，經歷了許多的痛苦及悲歡離合，多少的修行人，多少的道人，因為蘇佛發心救度，而離開了中國的空間。而我非常特別，乃是

離開了蘇佛臉上的空間，才入西方法性土這片清淨光明之地。您身上受的苦，救了許多數不盡的眾生，太敬佩您了！

今天清山道人多語了，就此結束。感恩阿彌陀佛相救！感恩蘇佛相救！救度臉上黑相皮膚的眾生們。再次道謝。

南無阿彌陀佛。

清山道人

商朝開國共主 商湯 (距今約三千六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商湯：

商王夏時承天啟，滅夏立商迎新局。

雖是天運眾歸心，殺業難免需受刑。

德政於民未曾減，只可惜功過未相抵。

刑滿鬼道做王爺，庇蔭神州三千年。

我本無意於爭奪天下共主之位，實乃當時夏桀荒淫無道。

我親眼目睹百姓被徵收相當重的稅收，以及被大量徵召去建造不必要、奢華的宮殿與建築，民怨四起。然而，這並不是夏桀一人的過錯，其實夏朝在多位後期的共主以來，就已經出現如此頹勢。

夏朝歷代君王坐擁天下已久，在中央享受著與民間不同的生活，而逐漸地忘卻了人民真正的需要。

所謂「天下共主」的意義早已不復存在。這「共主」乃是天下百姓共同遵守、遵循、可以依止依靠的主，也就是能夠帶領百姓們繁衍、生存的領導者，方能堪稱為共主的身份。

然而，長期荒淫無道、只圖自己個人享樂，而忘記天下百姓疾苦的夏朝中央共主，已經不配稱得上這個名號。沒有體恤百姓，不明白百姓真正的痛苦之處也不明白當時生活的艱困，一意孤行，徵收大量稅收並強迫百姓服勞役，建蓋大型奢華的宮殿。這些宮殿本身僅僅是君主與其周遭親信部屬享樂的場所，對於社會建設、利益天下並沒有實質的作用。這在百姓眼中是十分不理解的，在各大諸侯國之間也是非常可笑的行為。其實各諸侯國都明白，這夏朝已經邁入了頹勢，人人可以取而代之，哪怕只是小小的諸侯國，都比起中央荒淫無道的共主來得更加貼近人民、人心

。而我作為當時夏朝境內的一大諸侯國，身為國主的我也明白這個道理。但我一心只想治理我所統治的區域，讓百姓們可以在商國仍有一片生存的天地。

然而，夏桀卻將我視為夏朝的隱患，認為我對他來說是一大威脅，我僅是停止上貢，就派兵要征討我，我已經請罪之後，仍然將我囚禁起來，欲殺害我，這才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要做出改變。

我原本只想盡力固守一方，穩定發展，希望能帶給一部分的人民安定生活。然而，這樣的行為卻被本該心繫天下的共主視為危害夏朝穩定，不但將我囚禁，更試圖將我殺害以除去隱患。

這確實讓我十分心寒。畢竟我一心幫助國家與人民謀求生存
的穩定，積極地幫助人們發展基礎建設，卻遭到共主如此對待，
乃至於動了殺機。這讓我堅信，天下共主已經無法辨明是非。若
是再讓此情況持續下去，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有德之人必與有德之人共處，而夏桀如此荒淫無

道的行徑，觀其與妹喜所教育出的後代，又豈會是何等賢良之輩？必定會將國家帶往更加衰敗的局面。

與其如此，不如早一些讓人民脫離苦海。而當時推翻夏桀之心人人有之，並不只是我商國，各大小諸侯國、天下的心願皆是如此。畢竟夏桀所傷害的範圍已經遍及了周邊各大小諸侯國，大家都慘遭其暴政的虐行。當然，這出兵伐桀也確實帶有我個人的報復之心，這不能說沒有。這參雜其中，我也不得不承認。

身為臣子的我，我明白出兵討伐共主並不合乎道德。然而，實在是所謂官逼民反，天下人民真的是難以穩定生存。為了整個夏朝的百姓得以生存，為了避免共主及其後代再繼續如此的暴行，我毅然決然地發動了伐桀之戰。我知道畢竟對方是天下共主，軍事實力不容小覷。這反叛國家的行動必須要精準、運籌帷幄，才能夠一舉成功。

天下共主有幾分實力，必須要有明確的掌握才能夠行動，否

則貿然進行，換來的是整個商國滅國，那我就會成為商國最大的罪人。所以各方面必須要面面俱到、小心謹慎地執行。

首先需要探查的就是天下之心，到底歸夏幾分、歸商幾分。我起兵攻擊夏朝時，到底有多少諸侯國會站在我這邊？又有多少會力抗叛敵、保全共主的政權？這在戰爭之前必須要有詳細且精準的推算，若是誤判局勢，將會落得滅國的結局。

我先停止上貢，測試夏王的態度，而他竟然以此為由要出兵剿滅商國，此證明他視商國為敵，也表明此時夏桀依然具有十分強勢的軍事實力以及權力。他將我軟禁起來，等恢復上貢之後才將我釋放。

慶幸他當時並沒有將我除掉，放我回去之後，我就更加謹慎地推演每一步，務必要能一舉成功，不敢再貿然試探。我知道仍有許多諸侯國與夏桀是堅固的盟友，他們並不會輕易背叛。因此，在真正發動對夏桀的進攻之前，必須先將其盟友一一剷除。

在舉兵之前，我總是先昭告天下舉兵的大義以及正當性，將這些與夏桀交好的諸侯國一一剿滅，但我沒有表明與夏朝的敵對。但各諸侯國都明白我的用意，沒有出兵援助夏桀盟國的諸侯國，我便知道他們的態度。

透過出兵剿滅這些諸侯國，我明白了天下之心的歸向，他們沒有出兵援助夏桀盟國，表明天下之心與我的目標是一致的。

然而，其他諸侯國是否與我一樣有意取代夏桀、成為天下共主？當時我統領的商國是所有諸侯國中實力最強大的，所以各諸侯國見我已經表態，大家也都會支持。我見到無人阻撓我拿下這些與夏桀交好的諸侯國，我就更有信心往滅夏的目標邁進。

我先後剿滅了葛國、韋、顧、昆吾等諸侯國，而在這中間過程中，我對於夏朝朝廷的上貢可說是有增無減。雖然這在軍事上與上貢上的消耗是兩頭燒，然而這也是我必須要穩定中央，令他們不要起疑，不要在我的勢力足以剿滅他們之前，就提早將我視

為叛國者。

而我也仗勢著我本身軍事強大的力量，也讓各方諸國按兵不動，靜待局勢的推演。

就在我成功剿滅韋、顧、昆吾之後，我知道時機已經成熟，必須發動最終的進攻來剿滅夏桀。

我也知道這屬於叛國的罪行，許多商國臣民對於「出兵討伐共主」的行為是否正當、是否會引來殺身之禍，是否違背了天地運行之法，仍有疑慮。我必須將這些疑慮一一消除，才能真正讓人民在戰場上義無反顧地攻滅夏軍。

在《湯誓》一文之中，我強調了這一切行動都是順應天意，藉此化解臣民對叛國罪名的心理負擔。我也透過嚴格的軍紀以及賞罰分明的政令，要求所有軍民一心討伐夏桀。若不能齊心進攻，或是心生疑慮、意志不堅，都會成為敗因。

我知道這場戰爭一旦失敗，整個商國必定會遭到夏桀消滅，

因此這是一場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戰役。也因如此，我在《湯誓》中所強調的指令與政令相當明確且嚴格，希望所有臣民能一心堅定，盡全力討伐夏桀。

以天意作為支持，以代天降下天罰作為出兵之大義，方能夠讓整個伐夏的軍隊，能夠一心一意、無有顧慮地替天行道。

而我也在最後的鳴條之戰成功滅夏。我成功俘虜了夏桀，但在考慮夏桀去留之時，我與伊尹討論，認為此時應該要展現仁政，以及替天行道之大義。

畢竟是替天行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以天意、天罰作為出兵之由，無非就是希望能夠終止夏桀的政權並取而代之，推行天下仁政，令百姓能夠修身養息。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收買人心，令天下相信商朝的德政，讓個諸侯國願意主動歸順。

在這樣的基礎上，實在不宜將夏桀殺害。經過討論後，我認為將夏桀流放才是天下德政的一個開端。再者，我也早就已經剿

滅了所有援助夏的諸侯國，所以就算夏桀仍有殘黨勢力，也不足以撼動當前的局勢。

盤算過後，就讓夏桀流放至南方。然而南方瘴癘之氣，他尊貴的帝王之身又豈能真的存活下來？

也不出所料，很快就傳來夏桀在南方過世的消息。至此，天下再無夏朝，也無後顧之憂。而我也順應當時的局勢，先讓百姓修身養息，大行仁政、德政，就是希望能先將百姓安頓下來。

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天下其他諸侯國能夠主動歸順，讓整個商朝的版圖可以更加穩固。當時急需重組內政，萬物百廢待興，眾多的百姓子民也需要重新整頓並開始新的生活。

出兵前我答應重賞願意隨我起義的臣民，我也大行封賞，賞給他們各處的領地。而對於當時願意歸順且沒有阻撓的諸侯國，又或是在我成功滅夏之後主動歸順的諸侯國，我都以商朝共主的名義，分封他們原本的領地，正式任命他們成為商朝新的諸侯國。

。為了賞賜他們，令他們願意效忠於商朝，我甚至擴大了他們的領地與管轄範圍，這也有助於當時各個地區的安定與發展。

而對於傾力輔助我的伊尹，我也令他成為宰相，還有仲虺，兩位宰相將持續輔助我，穩定後來商朝的發展。

對於夏朝舊有的部族與勢力，我並沒有將他們趕盡殺絕，否則這不符合天道運行之理，天下也不會認同我的暴行。於是我將他們統一安排在杞國、緦國等有限的領地內，這裡並沒有什麼天然屏障，也無法發展軍事，我必須確保他們沒有能力可以東山再起。

此舉因為讓夏朝遺民能夠得以存活，也讓其他原本態度不堅定、對夏與商之間感到猶疑的諸侯國與百姓，更加地信服於我。他們相信我真的是天下的德君，能夠帶領整個商朝走向更加輝煌的時代。作為商朝開國的君主，我認為我這一生也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創立一個新的國家確實不容易，而我能夠成功做到這件

事，也確實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生命的最後，我生了一場大病之後過世。死後，我來到閻王殿前接受審判。我知道我此舉發兵攻夏，確實屬於叛國。對於這是否符合天道一說，雖然我在號召百姓之時，極力強調我乃是在替天行道，然而我內心深處知道，這發動戰爭、殘害並剿殺夏朝軍隊的行為，仍然屬於傷天害理之事。是否能夠倖免於受刑，這還得待閻王定奪。

而隨著閻王的判決一地向我敘說，我也明白這每一條的殺業都必須償還，我也因此下了地獄受刑。從割截地獄到炮烙地獄，我都待過。受刑時間究竟過了多久，當時受刑中的我也不是很明白。

在受刑的過程，我認為能夠將天下從夏桀的暴行之中拯救出來，這樣的受刑我也甘願承受。但我心中確實對於殺害了夏朝的軍隊以及百姓感到愧疚，也或許是這份真正的愧疚之心，讓我得

以少受幾年的刑期。

在受刑約兩百年之後，我從地獄中出離。當時我的靈性還算相當清楚，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也有幾分認知。閻王問我：「是否已知道自己的過錯？是否懂得懺悔？」我向閻王點點頭，表明我確實知道自己的過錯在何處。

我知道當時的環境極其嚴峻，必須以推翻政府的方式才能帶給百姓安穩的生活；然而，這過程中所造作的諸多殺業，以及自己信念上維繫的偏差，仍然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個道理我明白，我也甘願承受這一切，並真心向被殺害的生命感到懺悔。

而閻王念我在世之時，後來的建設以及廣行仁政，對於百姓修身養息以及後世的安穩有著幾分貢獻，於是便安排我回到人間，回到鬼道，擔任鬼道中的王爺。其實這「王爺」一詞，我也不知道如何明確地去詮釋。然而，這就是照顧一個地區的、算是鬼神的職位。

我在這裡繼續守護著神州大地上的百姓與子民。而在鬼道之中，所能夠幫助人們的，無非就是改善他們的心念。當他們的心念有私、有偏差的當下，我就能夠明白。畢竟我自己曾在地獄受刑，深知其中心念的偏差都有其因果。

正因如此，我對人心變化十分敏銳，能輕易察覺心念中微細的偏差。我常以意念與人們溝通，試圖將其偏差之念，轉化為無私利他的正念。我在鬼道服務了近三千四百年，世道人心的變遷，卻令我十分感嘆。

現代人心早已不復當時的淳樸，人們自私自利的種種偏行邪念，遠甚於以往。回想三千六百年前的百姓，尚知敬畏天道、順應天理；他們尊重鬼神，相信無形的存在，禮敬天地萬物，對天道運行的法則抱持著無比的敬重。

到了現代，天道鬼神被視為迷信，成了必須打破、排斥與反抗的存在，這令我深感痛心。畢竟，天道的運行，不會因人們的

排斥與反抗而改變。人若逆天而行，終將遭到天地反噬，自受苦果。在我下地獄受刑時，便深刻明白：即便我是為了拯救受暴政蹂躪的百姓而起義，但終究殘殺了無數夏朝的子民，這些都是我必須償還的業報；而當我決定要成為天下共主之後，心中微細為己的偏私之念，也加重了我的刑度。

這些逆天之行，我自然要入地獄受刑。而現代人沒有這樣的觀念，肆無忌憚地違背著天理，又如何能夠免於受刑呢？我在鬼道空間中，以我的通力觀察著人心微細的變化，如今人心念上的偏差，已不是微細的偏差，而是完全為了自己而造作了許多的罪業。

不論是害人害己的邪說謬論，或是在網路流傳的邪思、邪念、邪見、邪言，受到影響的人不計其數。這些被蠱惑、迷惑的人們，又加重了心念的偏邪，造作更重罪業，是惡性循環。

我在鬼道空間中無能為力。以我有限的心念，如何能夠蓋得

過排山倒海的邪思、邪念與邪見？這令我十分感嘆與無奈。

就在最近幾年，中國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變化，空間中的磁場開始有所轉變。我聽聞那是由一位靈界的帶領者蘇佛，在中國境內進行大超度，拯救了許多無邊的苦難眾靈，許多在空間中的眾靈都得以出離。

聽了這件事，我感到十分震驚，也感到些許欣慰，希望自己一朝一日也能夠親眼見見這個團隊。

就在不久之前，蘇佛開始大舉超度中國五千年歷史空間，而我也與這中國五千年歷史也是有緣之人。我所在的鬼道空間被蘇佛打開，在金光照入之下，我便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在法性土上，我親眼看著蘇佛大舉來回反覆地超度中國各大小空間，而其空間範圍遍及六道與十法界。

超度的深廣度已經超乎我通力所能理解的範圍，也難以用言語形容。眼前所見確實十分浩瀚，哪怕是微細再微細的諸多空間

以及不同的時空，即使只有一分毫、一微秒的極小差距，蘇佛都能將其法身縮小至符合該時空的大小，自由地進出。

進去之後，裡面的空間又是無比寬廣。蘇佛的法身快速分成了無量無邊、無數無數的法身，繼續深入空間中的更深層。在此快速的超度之中，無數的眾靈，包含在空間深處、終年不見天日的眾靈，都得以得見金光。許多與佛有緣者，甚至在金光一照的瞬間便清醒，以本能的方式進入金光之中，進入法性土。

這讓我感到十分浩瀚，也十分敬佩。竟然有如此的大修行者，具備如此能力可以救度千年以來無盡的眾生，這令我真的十分敬佩。我在鬼道守護了三千多年，也還未從未見過如此之況，而我自身也沒有能力幫助如此多的眾靈。

我親眼見著人們出生於人，而後死後進入各式空間，進入六道輪迴，然而都沒有辦法從空間中出離；即便出離了一個空間，也是進入了下一個空間，繼續輪迴而已。而真的能夠蒙受佛光注

照、真的能夠脫離輪迴者，乃就只有蘇佛，救世團隊所得以救度的對象而已。而蘇佛超度空間中的眾生，也遍及了十法界，也涵蓋了各式的魔界空間。

這魔界空間看似陰暗，然而裡面卻是暗麗無比。而裡面深處的深處又有無數的魔子魔孫，其中他們所開的宮殿稱之為魔宮。而魔宮無比的華麗，卻在金光照耀下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都發生得十分迅速，在轉瞬間完成；無量無邊的宮殿在轉瞬間消失，而無量無邊的魔子魔孫也在轉瞬間進入法性土。

這看得我是目瞪口呆。這佛力如此，我真的從未見聞；而初見聞之時，真的又令我驚訝無比。

我在法性土上精進聞法，學習佛法教育，這讓我漸漸明白，這些超度要由人道的發心，一心向佛、學佛，以佛心、佛願、佛行，才能夠救度如此多的眾生。我商湯在世沒能夠學佛，以開國商朝君王之身，死後亦是入地獄，隨後進入鬼道。在鬼道空間中

，雖擔任鬼神眾，但若問我何時能夠出離、又應何去何從，其實我並無答案。我所知的，僅是在其位盡我本分，幫助眾靈導正他們的心念。然而，要如何脫離這世間的一切？而這世間之外又是如何？我並沒有概念。

直到學到了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靈性的歸處，有「西方極樂世界」。那是由阿彌陀佛所建造的佛國土，而進入佛國土是為了成佛後能返回世界各地，救度與自己有緣的眾生。

這一聽來我就明白了，救世團隊是為了要讓眾生能夠返回西方，再回來救度各自有緣的眾生，這就是阿彌陀佛創造西方極樂世界「度盡無邊苦眾生」的真實含義。

雖然我理解的只是片面，也算是以我能力範圍所能領悟的部分，但這已經遠勝過我三千年來的一切認知。我很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給我這個機會學習到這樣的大法。

我也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後再隨佛救度無邊苦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商湯

周文王祖母 太姜（距今三千一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太姜：

到了法性土上回顧中國的歷史，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沒想到這片神州大地上，能夠有如此發達的發展，這對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來說，真的沒有想像過。幾千年來，人類發展到我們這一代，也只是使用簡單的農具過著耕種為主的生活，而現在變化如此之大，令人難以相信這與當時我們生存的土地是同一塊大地。

在我們當時生活的年代，生活相當純樸，遇到生活上的困難，除了人們相互扶持之外，也會請求神靈的幫助，請他們給我們指引，引導我們走出困境。當時我們一族是位居陸地上河流邊的村落，我們以放牧和農耕來生活。我們原本的族人不多，村落的規模也不大，但是從某一輩祖先開始，依附我們、投靠我們一族

的人們開始增加。族長與神靈的指示，就是要讓我們廣納各式各樣的人與族群。不論他們來自何處，不論他們的生活習慣如何，我們一族採取的都是包容廣納的態度。

我是我們族中長老的女兒，我後來嫁給了另一個部族的族長，也就是我的夫君周亶，這是以現代文字來命名，自然浮出的文字，在當時，我們的文字系統沒有如此複雜，大多只是使用簡單的符號和圖案來描述，大多仍是使用音聲傳遞訊息。結合了兩族的勢力，生存上也更加容易。不同族群之間的語言略有不同，但是大致上都能夠理解彼此的意思。夫君自幼洞察能力過人，在占卜過神靈的指示之後，神靈暗示後代子孫將會給族人帶來無比的安定，面對外敵的侵犯，夫君也遵照神靈的指引，退讓，以和為貴，而面對外敵持續的侵擾，神靈也指引夫君要將族人帶領到可以擴大、發展的區域。夫君按著指示與指引往南方前行，途中帶領著年輕的族人突破難行的山路，之後抵達了一片寬廣的平原。

夫君指示大家在此底發展，同時又帶領著年輕的族人繼續在四周探查四周的地形、地勢、水文等等，並做出各區域的規畫與運用。

而我也始終陪著夫君，協助他探查地形與規劃。要讓夫君能夠專心治理族人與新的家園，我也專心著輔佐他，並帶著三個孩子學習治理部落的知識，也學習以和為貴的理念，不要隨意犧牲族人的性命，這在當時乃是天道運行的準則，戎狄並沒有這樣的概念，所以夫君希望我們不要與他們爭鬥，依照天道運行，才能夠真正帶來一族的繁榮。

而透過占卜與神靈的指示，夫君知道將來出世的孫子將帶給整個部落不一樣的轉變，但是我對於三個孩子都是平等的對待。我的靈敏度知道，三個孩子都十分優秀，其中一位會主導周族之後的命運，其他兩個孩子也有各自的使命，我也必須要盡全力教育他們，我知道他們之後也將前往更南方去發展，開拓周族的版圖，必須要讓他們學會仁政與德政，才不會禍害一方。我三個孩

子都非常出色，然而歷兒的野心總是令我十分擔心，我可以看出他積極想要幫助周族發展的願望，也知道他是真心地為部落付出。只是他與夫君不同，夫君的德政招攬了其他小部落的歸順，擴大了周部落的規模，而歷兒總想著要順著逐漸擴大的規模，來主動擴大周部落的版圖。

我知道這樣的武力擴張版圖，是逆天而行，但是我勸不動歷兒，只能任其發展，而樹大招風，當商王召見他之時，我力勸歷兒稱病不要赴都，然而歷兒堅信他是去領功，之後便一去不返。我勸著昌兒不要重蹈父親的覆轍，必須要低調，若天運之勢如此，周必取代商，而族人只需要順運而為，不需要過度的招搖，依然可以讓周族壯大起來。我雖然沒有活到看到滅商、建立周朝的那一天，但是我始終相信那天會到來。臨終我深感微恙，略顯無力，於睡夢中斷氣，死後我進入了周族的宗祠空間，我在那裏守護著周族的族人。後來周族的子孫也不負眾望，也確實是天道運

行之自然現象，發兒，應該稱作周武王才顯得尊重，真的帶領了族人建國，而我也算是正式的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

周族的人們真的都十分的優秀，許多後代子孫都傳承了祖上傳承下來的仁政與德政，大家都懂得天地之間運行的道理，也懂得要占卜請示神靈，是否符合天地運行之理，若是誠心地祈問，自然能夠感得神靈的指引，此些指引揭示符合天地運行之理。

隨著時代推演，周朝的後代子孫在安定的生活中，漸漸地忘記了天地運行的法則，對於諸多的神靈也越來越不尊重，祭祀與占卜逐漸流於形式，神靈沒有感受到誠心地祈求，自然也無法相應去指引後代的子孫，我在宗祠牌位空間中，也感受到了祭拜流於形式，但這些也都其次，最重要的，是這些子孫身上的氣與勢已經與祖先們大不相同，這是國家即將衰亡之徵兆。我很想要出聲提醒子孫們，是否還記得要遵循天地運行之法，是否還記得家國建立靠的是太王、文王、武王的德政？然而這些子孫們已經無

法占卜出正確的卦象，也無心真正地祈求神靈的指引。很快地，不到三百年時間，周朝就滅亡了，回頭想想，這或許也是當時周朝擴張版圖埋下的禍根，畢竟只有太王那樣的德行與德政方能符合天地運行，方能使國家自然擴增，是靠人民主動的投靠，而非武力擴張。周朝滅亡之後，我便無心干涉族人的生活，縱使後人依循禮法祭祀宗廟，但是遵循天地之法之人已是寥寥無幾，我也無力協助。

我在宗廟的空間中靜修，也無人打擾。就這樣不知過了多久，一日金光遍照整個宗祠空間，我在金光照耀之中，來到了一片金色大地之上，這裡是澳洲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我於心中提出疑問之時，心中自然就浮現出答案。最初我以為這裡是高級的神靈所處的宗祠空間，然而我現在才知道，這是阿彌陀佛與蘇佛創造的西方法性土，是佛國淨土，是高級靈性空間。在這裡隨時都有阿彌陀佛與蘇佛在空間中對眾生們講經，講解佛法道理。

在我那個時代並沒有佛法，然而與佛法共通的部分，那便是所謂的宇宙準則。任何事物的進行以及做法，都必須要順應、合乎宇宙準則，也就是天地運行的道理。若是違背了天地運行的法則，人就會作繭自縛、自取滅亡。

而若是能夠順應天地運行之理，那人就可以興盛與繁榮發展。這都是自然之相，天下萬物萬靈都將歸於有德之人。依我所見，這阿彌陀佛乃是靈界中具有最高德行與威望之人，是眾靈所共同歸仰的對象。這我也就明白，唯有如阿彌陀佛如此，具有無量無邊道德與功德的靈性，才能夠降伏無量無邊的眾靈。我以我靈性的靈敏度，從進入法性土的一刻，我就明白此地與我靈性純淨的一面是相呼應的，這也就是佛光中所帶來純淨、純善的氣與勢。

這特殊不可思議的純淨與純善之力，是由阿彌陀佛的德性所形成的現象。這至高無上的道德所形成的自然現象，就是讓眾靈在佛光注照之下，在聽聞佛號的音聲之後，心中原本負面的氣勢

與負面的想法都會平息。

而心中複雜的情緒，不論是恐慌或是焦慮，都能夠得到平復。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德性，以心對心的方式令眾生心安。而蘇佛之佛心亦是如此。

蘇佛以無盡的大悲之心，發大願超度中國各層次空間。而我所處的時代，乃是中國數千年前的上古時期，也是在周朝建立前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空間中，依然有著無量無邊的眾靈。我們周族部落歷代的宗祠眾靈以及許多沒有被列入宗祠的族人，以及當時時代大地萬物、無量無邊眾靈也都隨著蘇佛超度中國古代空間，打開了眾靈所受困的這些微細空間，使得眾靈得以受到超度，進入西方法性土。現在，大家都安穩地在法性土上，靜靜地沐浴在佛光中，也仔細地聆聽著阿彌陀佛與蘇佛所講解的佛法。

其實大家大多都心領神會，畢竟在我們那個時代，遵守神靈

所指引的天地運行之法，是我們族人賴以生存的重要指標。而此天地天道運行之法，不外乎就是道德。

而佛法所講究的至高無上的德性，就是要無我，而全然地奉獻自己、利益眾生。這與天地之間運行之法不謀而合，我們一聽就能夠理解。佛法真正的高明之處，乃在於其心量之大，又更甚於道德的範疇與境界。

佛法之心量，乃是阿彌陀佛無量無邊的心量。其所發願救度的眾生，並不止於眼前所見，乃至於生活周遭所接觸到的眾靈與事物；而是真正發大心願，擴及無量無邊、無遠弗屆的諸佛界眾靈。

這所謂「所有一切眾生，皆生我剎」，就是阿彌陀佛心量的體現。此般無比寬廣的心量，就是佛法真正受人敬仰、受萬靈所尊崇的原因。而蘇佛除了超度各空間眾生，也超度了無量無邊的魔眾。當時以我所處的宗祠空間，並未能得知魔眾空間的全貌。

看見蘇佛超度群魔，我才得以理解，為何有時人們會有偏離

宇宙準則、偏離天理正道的心性，乃是因為有著群魔參與其中，干擾人們的心性，進而有了偏差的行為。這真是佛法浩瀚之處，不僅解開宇宙真理，也解開了人們會有所偏差的真相。

從根本處著手超度群魔，幫助人們解決心性偏差的問題，才有可能導正這神州大地五千年來所造下的無邊罪業。這可謂中國人民的大福報，也有賴於祖上積德。我們周族也算是中國各大民族的祖先之一，十分感謝祖上傳承下來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能夠庇蔭後世的子孫。

我在法性土上，看著超度在眼前發生，十分感佩。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與蘇佛無私的救度。在此謝過阿彌陀佛與蘇佛，感謝你們拯救了無量無邊的族人與我們的後代子孫，身為靈的我們無力幫助他們，請阿彌陀佛一定要將佛法教育傳給這些子孫們，莫要令他們違反宇宙準則，而自取滅亡。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弟子太姜頂禮。

太姜

春秋相國 晏嬰（晏子）（距今約兩千五百二十五年

跨越時間與空間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晏嬰：

我是晏嬰，生於中國春秋時期，距今約兩千五百多年前。此時來到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而且在語言上毫無障礙，真的讓我體會到時間空間無任何阻隔，親身經歷到佛法的浩瀚無窮。

晏嬰在世時並無佛法傳入，但今日於西方法性土所見所聞，已經是超越了當時晏嬰所在的所有智慧與宗教。所謂的宗教，最重要為宗，最重要的教法稱為宗教。而此教法在之後儒家、道法確實是涵蓋了天地萬物，種種靈性的狀況。晏嬰亦略有涉獵，故

心中之廣闊，非知識能涵納，乃因瞭解了「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這是道家的說法。雖然當時道家老子莊子尚未出現，但是晏嬰之後即使做了鬼魂依然不忘儒家及道家的精髓，還是略有涉及。

所以此時晏嬰可以說得出來，大家千萬不要因此把年代給混淆了。中國的歷史浩瀚無窮，國與國之間，朝廷與朝廷之間的界線相當清楚。因為國有國民，領土的分水嶺也相當明確。而文字的記載更是記錄了中國人的智慧及進化。故年代以及人民、史書，這一些的記錄相當詳盡。但大家千萬不要被這一些文字給侷限住了，畢竟需要文字來描述當時的理念、做法、環境、國與國之間、朝廷與朝廷之間的狀況，這是必要的。人民只有依靠文字代代相傳而得知一二。事實上所發生的狀況絕非只有隻字片語，或者是浩瀚的史書等等的書面所記錄的可以涵納之。

精神領域、思想領域、政治領域等等，在腦中所有的念頭，

豈是用文字可以表達得清楚呢？更何況身為國家重臣絕不能容許有半點私人之心，影響的層面相當廣大，尤其是國君。一國之君一個命令下來，一句話，甚至一個微笑或者怒容、怒言，將會影響到廣大無邊的生靈以及百姓的福祉或者生命，乃至於引發戰爭或止住戰爭。這一種狀況操之在國君的手上。

晏嬰此時對於兩千多年前的政治狀況，雖然歷歷在眼前，幕幕清晰，但是重要的是，此時我並非存在於兩千五百多年前，而是在兩千五百多年後的澳洲香光大佛寺。這是一件非比尋常之事，當時即使晏嬰可以看見一些歷史的變遷，但也還沒能夠見到佛法，尤其是在阿彌陀佛出現在此時的年代。而相當慶幸有此機會，能夠身歷此處，乃是我佛慈悲，看在晏嬰盡心盡力為國為民出了不少口舌，甚至不願傷害人民之下，而化解了許多紛爭戰事。但是還是造下了殺業。

當時以辯才無礙，反應極快，為臣子時出使過其他周邊

許多國家，尤其是楚國。晏嬰出使楚國時，因身材矮小不及六尺（約不到現在一百四十公分）被楚國指引從狗門進入，而非從大門而入，於是晏嬰說了「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這一件歷史的典故至今仍是流傳著。哎呀，晏嬰慚愧慚愧啊！只不過是一件小事，居然流傳至今。那麼佛法的博大精深，浩瀚無垠，慈悲無限，極深的定功及無邊的佛法法力，能夠於瞬間穿越時間、空間的這件事情，又該如何來詳述好呢？晏嬰以身歷其境能夠略說一二，也算是報答阿彌陀佛及香光大佛寺蘇佛的救命之恩。此命啊，並非人身的生命，而是靈性的靈命，這更勝於身命的可貴。

在此地，我學習到了佛法，對於靈性的探討以及深刻的瞭解。尤其將身體得用處發揮得淋漓盡致，蘇佛的科技中之科技的說法，讓晏嬰更深感敬佩。以此身處於現代的狀況，而能夠善用此生分分秒秒，瞬間不空過，用來救度眾生，確實是一件高智

慧，非人力所能及之事，而是佛法見性者深功之顯現。廣大的生靈確實是須要被救度。這也是晏嬰看社會、看國家的狀況，而知曉的事情，所以對每一件國事都不敢輕舉妄動。

單憑自己的口說及辯才之能，希望能夠化解災殃，不動生靈百姓的生命為重要之事。話說晏嬰當時以其辯才，幫助齊國，經歷多位國君，而能夠依然關切國事以及人民的狀況，給予最適當的諫言。在不傷害人命的狀況之下，這是大前提，因為人命一旦有傷，其實此心已經造下了殺業。當時未曾聽聞佛法，所以不知此事。但對於殺業，於當時的春秋時代戰爭頻繁的情況之下，似乎許多人已經變成麻木不仁了。這讓晏嬰看到了相當的警覺，所以盡量不動手，而是動口，不動人們的生命，如佛法的博大慈悲及智慧，不令邪魔傷害生靈。

佛法是宇宙哲學真理正道，這一點也不虛，確實是如此。宇宙這兩個字，乃是晏嬰到香光大佛寺所聽、所見、所聞之後，深

感敬佩。在這兩千多年當中，語言的發展以及文字的運用相當的成熟，但有些字義尚不足以形容佛法之浩瀚及阿彌陀佛之慈悲智慧，尤其是對於佛法的教育，教育相當的重要。

此時，晏嬰是何許人也？到底在當時經歷過什麼事情，或者留下了哪些著作？這是需要靠文字的傳承才能得知。而當中的淨化，主要的是在告訴大家「慈悲智慧」及「見性成佛」這八個字，這乃是佛法的精髓。所以佛法涵蓋了儒家及道家思想，這一點都不需猶豫懷疑，真的確實涵蓋其中。因為佛法乃是真理真道，涵蓋了宇宙萬理萬事萬物的狀況。晏嬰不須到宇宙一趟，便能由佛法當中瞭解宇宙的狀況，涵納在此心。若晏嬰能夠得知佛法的自性，當時精進淨化，找回自性之後再出來救度眾生，教化人民，能夠影響的範圍、層面當比過去更廣大。可惜無形之靈，又能奈何，無法行動，只能以此靈性來發言。

幸而香光大佛寺的法師們有能力打開空間、時間，突破空間

障礙，接收到晏嬰的想法，而不必說話。其實就是念頭，沒有發出任何音聲，而是用念頭的傳遞，而能一字一句地把晏嬰的所言給記錄下來。這種方式相當的現代化、科學化。這些名詞都是晏嬰將近兩週以來在此地所學習到的，太浩瀚了。這兩週的學習所見所聞，勝過於晏嬰這兩千多年來的靈性生命的見聞。晏嬰過世之後，乃是在地獄及鬼道待了兩千多年的時間，這一點也不用驚訝。當時執著於自己所執著之事，那也就是國家、朝廷、政事及人民百姓的生命。

其實現在學佛之後才發現，過去之事都應該放下，看清楚佛法的教義，知道一切都在因果的進行當中。晏嬰的辯才無礙，又何嘗不是因果之一呢？此時能夠在此地，兩千多年後還能聽聞晏嬰的隻字片語，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卻真實的發生。所以阿彌陀佛正住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這請大家千萬不要懷疑，真的是如此。如果相信者，乃是有大福報者，能

夠進來此地一探究竟便知。如同晏嬰本人，此時也在西方法性土上。所謂的辯才無礙的智慧及反應，到了鬼道之後，一點都沒有減少，因為靈力增加了，而且沒有身體的束縛，更有一番的領略。

要開展智慧，其實以晏嬰之前的狀況而言，實在沒有什麼困難。但是如今遇到了佛法，才知道自己所知、所聞、所見是如此的微淺。尤其是阿彌陀佛，因為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救度中國無人救度的靈魂。而蘇佛以其見性之身，浩浩蕩蕩，無量無邊的千百億化身進入中國這片大地。當佛光遍照中國大地之時，多少的苦難生靈以及哀嚎聲音就此止住了。因為佛光當中的溫暖以及慈悲，化解了靈界眾生、苦難眾生的心。

當時，晏嬰正在鬼道觀看此時中國所謂經濟科技的狀況。雖然隔著不同的空間，所見所聞似乎以道理來講，因為空間的隔障會有所未能見得。但是事實上，晏嬰知道靈性淨化的重要，所以非必要時，耳朵不聽、眼睛不看。但也常常睜眼觀看世況，是可

以得見。但有時不想多知，也不想多聞，因為無力改變，無身之靈真的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即使有感而發，即使知道問題所在但又能夠如何呢？

於是，對於中國近代的發展，雖然略有所知，但也不想得知清楚。晏嬰的智慧及記憶一直都還不錯，當之前看見無數看不到盡頭的蘇佛遍灑在中國這片大地上，而這位千百億化身的樣子，就是蘇佛的樣子，相當的莊嚴。可知其功夫非常深，法力非常的高強，而此功夫及法力並非為了戰爭或者奪取土地而傷害生命，乃是為了拯救生命而來。

起初，我並不知這位人物是何許人也。但沒有多久，我便知道這佛光明相當的特別，絕非一般神仙的神光。於是我知道這一定是相當有功力的靈界聖者。後來居然大大的「佛」字出現在晏嬰的眼前，讓我為之一驚。在鬼道時，對佛法略有涉略，所以知道佛乃是為了救度眾生而現世間，而且無止境、無止時，知道

眾生之苦，何處有苦，往何處去。

於是，晏嬰毫不猶豫地進入光中，瞬間便到了此地西方法性土。而此光中除了蘇佛千百億化身身上所帶的明亮的光芒以外，還有阿彌陀佛的佛光，這佛光更是明亮光耀無比，從未見過。晏嬰知道自己得救了，因為在同時也見到許多哀嚎的百姓、戰死的軍魂們及一同進入佛光當中。這密密麻麻的靈，真的太多太多了。就在那一瞬間，大家猶如波浪般湧進了西方法性土。而此地是一片光明，各各都有一個蓮花座可以坐著。此地讓大家的心都安定下來了，絕非鬼道的灰暗日子可以比擬。原本晏嬰身上所穿著的依然是兩千五百多年當時春秋齊國的朝廷禮服。兩千多年來沒有變過。而進了西方法性土之後，瞬間身上的禮服轉換成白色純淨的衣裳，相當的輕，相當的莊嚴。

在三時繫念法會上，晏嬰更是大開眼界，得見蘇佛千百億化身所到之處皆有阿彌陀佛及佛光的出現。救度了許多靈魂，

還有魔界眾生進入光中，一樣是送進西方法性土。這件事情相當的不可思議，這還有什麼用詞可以讓晏嬰來描述呢？浩瀚無比，浩浩蕩蕩。

原來靈是如此之多。雖然我知道這片神州大地許多傷亡軍魂及百姓到處遊蕩而無法得救，但也知道道竟然有如此之多。原來此光中所帶進西方法性土的，不只是人道入鬼道的靈，而是包括了萬種生靈、山川大地、水中土裡，乃至風中雨中飄零的幽魂，全部都進到光裡頭了。魔界更是多得無法計數，從不知魔界是如此的、如此的、如此的多。在此處我才看清魔眾的真面目。以前知道心智喪狂或者傲慢自大的人們，多少都有魔性，但從不知魔眾如今如此嚴重的佔據人們的心，而讓魔性得以顯現。

魔性出現之後所傷害的必然是善性及佛性。人們的佛性太脆弱了，極需要佛法的教育。並非人們無善性，而是因為沒有機會被發現、被宣揚出來，包括佛法中的自性亦是如此。自性相當的

可貴，在此地我進一步的瞭解佛法就是在開發人們的自性。雖然需要經過一番努力，但是修行哪有不經努力，成就能夠從天而降的呢？晏嬰雖然身材矮小，不滿六尺，但是從未因此而減少我的智慧開展，以及辯才無礙之能力。從不被外相影響，這也是因果。所以智者應該不受身相、外形而影響到對他人的觀感及判斷，而是應該看心。心是佛法相當重要的要門，會懂得心、看懂心的人，是有相當智者，而且也能夠在快速的時間內學到佛法的心要，慈悲與智慧。這慈悲智慧絕非一時一刻，而是今生今世、永久永世。

在西方性土這段日子讓我發現，我應該把我的口才及辯才都要放下了。在《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當中有四個字可以表達出晏嬰的狀況，那就是「世智辯聰」。這四個字充分地展現佛法的智慧。晏嬰要放下過去所知、所聞、所見，全部都放下，腦袋中就留下了「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這六字洪

名能洗盡所有的塵埃污垢，讓晏嬰找回原本的自性，這是我現在的目標。所以六字洪名絕對是放在晏嬰的心上口中，不敢中斷。

尤其是香光大佛寺的日課，拜佛雖然非常地早，凌晨一點便起身，但這可是佛光遍照的時刻啊！我們這些西方法性土的任何一位，都不敢錯失此時佛光遍照的時機。希望四眾弟子們能夠知道這個殊勝，把握每一拜當中都有佛名的要點。如果真的如此做到，短期內必能開展智慧，真實的大智慧於自性中才有，向外索取所有的都是短暫有限。

晏嬰一生清貧，乃是把所有的財富都救濟人民，這也是跟佛法相呼應，以自己的福報來修福田而得此善業。我絕對相信因為這樣的善業，讓我有機會接觸佛法，如今得阿彌陀佛的救度，相當的感恩。

其實，晏嬰過世之後，先進入地獄。不論如何的有智慧，如何的辯才無礙，在當時以智慧來殺傷人的這件事情，有相當深刻

的體悟。智慧要當用在當用處，用於救濟人民而非用來爭權奪利。不論如何，殺便是不對之事。造了殺業還是要一命還一命。即使不是我親手殺了，我教唆或者用計謀去殺傷人，依然是殺業，一點一滴都逃不了因果。所以挖腦地獄如何能免，相當的痛苦。進入挖腦地獄及拔舌地獄之後，閻王看在晏嬰的心上為國為民，隨即放我出地獄。我依然是留在春秋當時的空間。佛光打破此空間，相當的感恩。

晏嬰再次向阿彌陀佛，香光大佛寺的另外一位大導師夏蓮居老居士及蘇佛叩首跪謝，以表達心中萬分的感恩。此時晏嬰繼續精進努力，心中無任何雜念，只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一句佛號念到底，發願念佛進入西方極樂世界，以期見性之時，能再回人道隨佛救度有緣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晏嬰

春秋 老子 (距今兩千五百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

老子：

大道無為，聖人不言。

天地之始，象帝之先。

香光佛地，只此一言。

六字洪名，道破萬千。

老子死後，入了天道二十八層天，大概過了兩千五百年的時間，乃是天界之最高層「非想非非想處天」之天人。

當時蒙蘇佛慈悲，將老子送往西方極樂世界，老子才得以脫離輪迴之束縛，得以往生，得以超脫輪迴之束縛。於西方極樂世界跟隨阿彌陀佛修行，與西方極樂世界之居民同為「西方聖眾」。不論何種眾生，不論是帶業往生，又或者是轉業而預知時至之

修行人，於西方極樂世界皆享有阿彌陀佛之種種功德、種種莊嚴。於此彌陀世尊四十八大願所成就之世界，蒙阿彌陀佛之加持，具備聖者之能。西方聖眾功德威神不可思議，此皆阿彌陀佛大慈大悲願力之顯。

我是老子，本名李耳。在周朝時，我擔任掌管國家藏書的官員。後來我見到周朝衰敗，便乘坐青牛車離開。當時我路過函谷關，那裡的關令尹喜身負「望氣之術」，见到我時，知道我乃是一位得道真人，便懇求我寫下這部《道德經》，這就是《道德經》五千言出世的因緣。

在我還在周朝之時，當時的孔仲尼（即世人所知之孔子）曾經來到周朝见到了我。他視我為聖人，並尊我為師，這也是當時一段奇妙的因緣。孔子之學說以及教化眾生之方，其實與我在《道德經》中所說乃是同出而異名。雖然許多世人覺得兩者有所差異，但其根本皆是相同，正可謂是如出一轍。

後來孔子亦是上升至天道二十八層天。當時我與他在天道相見之時，心中有所感應，不禁會心一笑；但同時又對於此二十八層天之境界，是否還能更超乎其上，心中有所念想。

後來我們兩位都是承蒙蘇佛之牽引，而來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這是我二人在過往與蘇佛結下的善緣，今世緣熟之時，才得由此殊勝機緣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對於蘇佛的恩情，李耳無以回報。因為阿彌陀佛乃是靈界最高的佛陀至尊，而西方極樂世界亦是靈性最高的世界，極盡極善，無苦極樂。在這裡沒有靈性壽命的限制，只有清淨修行，自然而然蒙受阿彌陀佛說法教化，提升靈性，終有成就佛道之時。

此生老子活了將近兩百餘載，這於世人而言，是令人感到驚訝的高齡；而於當時的老子而言，卻是自然而如此。其實人類身體的壽命限制，乃是由於身體細胞的老化與變異，而有所謂的老、病、死的問題。世間大多數之人都難以克服此關，這乃是由

於對於此生的理解錯誤而導致。這個身體其實是一切苦難及問題的根源，這是老子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實真相。

所謂「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受寵為驚，受辱亦為驚，是謂寵辱若驚。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這乃是李耳在世之時，所奉行的修身養性之道。即是明白此身乃是一切禍患之根源，明白此理，即能夠無爭而無尤。

水在世人看來，是能夠隨著環境而變化萬千而不傷害環境，乃極之柔順之物。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要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其根本就是要能夠真正地看破這個身體；其實正是因為有身體，才是一切禍患的根源。唯有看破，才能夠真正做到不與人爭、不與事爭，才能夠像水一樣，利益一切的人事物，而不與一切的人事物衝突。

乃至於所謂「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皆是要告訴人們：這個身體所用的慾望，包括眼所視、耳所聽、舌所嚐，乃至於心

之所快、心之所欲、心之所貪，這一切皆會令人落入「老、病、死」的結局，令其身體產生衰老、老化及病變的問題。

在當年，其實老子即有著能夠與萬物溝通的能力。對於萬物能夠與之溝通，而對於這個身體體內的種種聲音，李耳亦是能夠清楚地得見。正是明白此生中著有著無數的聲音存在，也就是無數的眾靈存在，所以才會得到此身為大患之結論。李耳的長生救世之道，就是建立於此，而能夠做到安撫身中眾靈，不令其躁動而對此身體造成傷害。然而對於如何從根本上與身中的眾靈化解，這卻是當年的李耳所不知道的。

在西方極樂世界，我看到蘇佛一直力行於讓世間人知道「阿彌陀佛正住於香光大佛寺」這件事情，就是希望將佛法的教育推廣到更多的地方，讓人們能夠由於聽聞大法而有蘇醒覺悟的機會。

蘇佛與講經之時，其實李耳亦是聽講者之一。以香光大佛寺二六時中，阿彌陀佛正住於此，與西方極樂世界其實乃是相連之

空間。李耳一世修行，悟出了「聖人為而不爭」的道理，以我深知無為之益，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我實行不言之教，由於我深知世間一切道理皆是相對，善與不善，美與醜，長與短，高與下皆是相對而生。聽蘇佛講經我才明白原來為何最後李耳止於天道二十八層天，而未能脫離輪迴，以我並未透徹明瞭細胞空間與冤親債主之事，所以雖然靈性清淨而能入天道最高層天，但卻是未能從根本上真正轉業。

蘇佛示現五年修行見行成就法身，而至如今於法界虛空、地球、宇宙、銀河系等處超度眾靈，其根本就在於蘇佛修行淨土大法，真正從內在教化體內無數的細胞眾靈，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之無上功德力，將全身細胞皆真正轉為純淨純善，而見性之時，全身無數之細胞眾靈亦是一同見性，此是李耳於西方極樂世界所觀而得見，相比李耳在世時的修行，卻是由於更加透徹「道」，也就是真正明瞭宇宙準則、真理正道，而多了許多的積

極，此積極在於蘇佛積極地度眾、積極度自度，積極地改個性，積極地教化體內細胞眾靈，積極地救世，這即是李耳當初的修行所缺少的關鍵之處。

於道德經中我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李耳在極樂世界觀看蘇佛超度眾生之舉，體會到了原來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即是天地之始，即是萬物之母，即是眾妙之門，原來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即是道的本體，因為這一句佛號即有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所有功德，也就是有著阿彌陀佛所有的功德，真正是所謂的萬德洪名。

蘇佛由於對於此句六字洪名深信不疑，並且懷抱救度眾生之大願，真正能夠發揮這句佛號的無上功德力，我在極樂世界，看到蘇佛日日夜夜以其靈性化身千百億千百億，於各地超度。以中

國這塊土地而言，時常蒙受蘇佛的恩澤，因為蘇佛非常頻繁地用其千百億化身，在中國的每一處角落、每一個空間，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光明。我看到在十二道佛光之下，有無量無邊的苦難眾靈都被送入了光中，得到救度；更有難以計數的魔眾，由於蒙受佛光注照而進入了西方法性土，得有脫胎換骨、重生的機會。

蘇佛的的確確是與佛同心、與佛同願、與佛同行，難怪能夠感得阿彌陀佛正住於香光大佛寺。以其人道見性成佛之身，與靈界的阿彌陀佛互相搭配，而在此世法緣具足之下，救度了無量無邊的眾靈，這真正是前所未見的壯舉。李耳在西方極樂世界見到，每每都是心生法喜而嚮往之。

蘇佛在超度之時，所依靠的就是自身之救世願力，以及對於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的真誠信心。以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打開無量無邊的空間，並且救度其中的眾靈，這真正是將佛號的功德力發揮到了極處。而蘇佛在超度眾靈的過程中，身體代

眾生受苦，受到了許多傷害，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即使如此，依然持續進行超度。李耳能夠看到蘇佛真正將這個身體放下，真正就像蘇佛於經中所講的，明瞭這個身體是假的，只是拿來「借假修真」，更是拿來救度眾生。這就是所謂「科技中的科技」，蘇佛真正做到了佛所教導的，在依教奉行之下，得到了如此殊勝救度眾生的能力。這是每一位修行人都應該學習的楷模。

乃至於蘇佛能夠真正做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這皆是由於蘇佛之身乃是真正的純淨純善，而體內的每一個細胞，全都與蘇佛一樣有著救世度眾的願力，全部都是純淨純善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每一位細胞眾生與蘇佛不再是冤親債主與業主的關係，而是一同救度眾生的同參道友。這實在令李耳心中佩服，這才是真正的長生久視之道啊！

非常感謝阿彌陀佛和蘇佛，帶領李耳到西方極樂世界。如果沒有這一殊勝因緣的話，我想到了天壽盡時，或許李耳又不知道

該流浪於六道何處，於輪迴中受到無盡的苦痛。那與現在在西方極樂世界有成佛的機會，這兩者的差別可謂是天差地別。現在在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希望有緣之人能夠來到佛寺見佛求法，這將能夠為自己的生命帶來翻天覆地的轉變。因為佛將能夠打開人們心中所不能解的困惑，能夠打通每一個人心中的阻塞之處。來到香光大佛寺接受佛法的教育，那就有機會能夠像蘇佛一樣，成就佛道、救度眾生。那將是真正將這個人身發揮最大，而不白費這一生，活出真正價值之時。

老子

戰國 豫讓（距今約兩千四百七十九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豫讓：

沒想到如此多年之後，仍然有人記得我的存在。其實當初，在晉國，真正重用並看重我的，只有智伯。智伯對我，真的非比尋常。我知道智伯有他的深謀遠慮，希望利用我固在晉國的地位，統一晉國，而我也甘願付出一切。身為士人，只要願意重用我，讓我可以發揮，我都願意做。人生在世，總是要發揮自己的能力。雖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能夠善用我的能力。我本身也算是一名將領，能夠奮勇殺敵。然而對於晉國之況，我認為六家應該避免不必要的內鬥，應當先穩固自己的實力，避免衝突。

晉國內部的情況十分嚴峻，彼此之間明爭暗鬥，各卿大夫之間並不和睦，總想著要併吞對方，成為晉國中的霸主。智伯也有

此野心，希望能夠吞併所有的卿大夫，成為新的晉國國君。

我明白他的信念，我也相信我具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幫助他稱霸晉國。當我從他滅掉了范氏與中行氏的時候，我就看得出來智伯具有相當大的野心。而在當時，也確實只有智伯這一派系才有機會真正地統一晉國。

我已經埋沒太久了。我默默無聞的在各家族之中流轉，我沒有獲得重用。我相信這次只要我跟著智伯，就一定可以翻身。

而智伯也看出了我與他有著相同的野心，他知道我願意幫助他完成統一晉國的霸業。所以他非常地深信我，也願意重用我；我在各種政令與任務的執行上，也展現出我做事的決心與狠勁。其實我是一個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之人，甚至於是我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

但是我並不打算違背自己的道德操守，我心中始終堅守著一套原則。我是大恩大怨之人。對我有恩者，我必報恩；對我有仇

者，雖遠必誅之。這是我心目中的俠道，也是我在卿大夫之間的一種自我追求。在各家交鋒之時，我總是願意挺身而出，執行最艱難的任務。無論是在前線進攻，或是隻身前往各家去勸說，我都積極主動地提供各式計策。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以國士、謀士之身，盡心盡力地幫助智伯，支持他成為新的晉國君主，怎料在智伯向三家索要土地不成，最後還被三家聯合給剿滅了。

對當時的我來說，這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我從未想過三家竟然可以聯合對抗智伯，但回頭想想，也確實是智伯本身仗勢著自己兵力最強而有的傲慢。

其實不需要同時挑釁三家，應該要逐個擊破，才不至於招致三家同時反攻自己。但這想必也是智伯過度的自信，認為除了趙襄子之外，沒有人敢與他作對，也沒有人敢背叛自己。

然而人心叵測，誰知道今天的服從是真情還是虛假？而又哪

裡會知道，對方何時會反撲，反咬自己一口。確實。身為國士，以我的職責，我應該要力勸智伯更加保守。畢竟樹大招風，須以謙卑、冷靜、沉著的保守政策，方能長治久安，才能走得長遠。

然而，智伯確實是那種大破大立之人，本身性子也比較急躁、急功好利他急於快速併吞其他三家，成為晉國的君主。這急躁以及強行之勢，引起了其他三家聯合的反撲。而最嚴重的誤判，莫過於智伯始終認為自己可以以一敵三，具有能夠同時吞併三家的實力。所以智伯內心其實並排斥三家聯合攻擊，他始終認為其他三家不足為懼，只要機緣成熟，就能夠一舉拿下。

殊不知，這是相當嚴重的誤判。其實當時智伯仍然不具備這樣的軍事實力，而結局也如同史料記載一般，智伯慘遭剿滅，智氏這個派系也就此消失在晉國境內。

而我跟著智伯行事已久，現在要我重新投靠其他三家，怕是不易。我若是沒了忠心與忠誠，又如何能被其他三家所信任呢？

再者，趙襄子看似宅心仁厚，但他內心的算計可說是相當清楚明確，此人並非簡單之輩。根據我長年對三家的觀察，我對於自己的眼光還是十分有自信的，此時要投靠其他三家怕是不太可能，我在晉國境內也失去了目標。

我唯一感佩的就是智伯對我的待遇與重用。我唯一能夠想到替智氏報仇的方法，就是消滅當時三家實力最強的趙襄子。若是他能夠中箭落馬，那晉國境內的勢力又將重新分配，或許能再次令智氏殘黨東山再起。

若是趙襄子一日不除，那我也沒機會發展。「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當下晉國真的知我者，只有智伯。真的願意任用我、重用我為國士者，只有智伯這一家了。

如果我在晉國已無立身之處，那活與死又有何區別？若是不能夠替智伯報仇，無法逆轉局勢，也無法幫助智氏重新奪回晉國的霸權，那我也毫無意義。

我想，我唯一能做的便是「以命換命」。若是能夠成功刺殺趙襄子，那也算得上對得起智伯。之後的故事，也就是我人生最後的一哩路，就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一樣。

我屢次刺殺趙襄子都沒有成功，或許是命中他不該絕。我認為我的偽裝十分成功，但冥冥之中，趙襄子總能發現我的意圖並提前捉拿我，讓我無法成功碰到他一根汗毛。我十分地氣餒。我不明白，難道天地之間最終選擇的是趙襄子，而不是智伯嗎？難道我真的是選錯了陣營嗎？

在我最後刺殺趙襄子時，我也知道自己氣數已盡。回顧我的一生，實在是相當地悲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執著，一定要替智伯報仇。然而現在看來，那時確實是做錯了，這樣的人生真的沒有意義，既不是為了家國，也不是幫助人民，僅僅是為了知遇之恩而犧牲自己的性命。

雖然在當時留下了「忠義之士」的美談，但是其實對於自刎當下的我來說，我並不知道後續會如何發展。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我以為這自刎之後，這一生就算結束了。

未曾想過，我竟然會在空間中不斷地自刎，持續受著相同的痛苦。這實在是令我難以想像。我在空間中十分地後悔，我並沒有打算要承受如此痛苦、如此多次。原本想著是一死了之，以明自己的志向與忠義之心，然而卻要持續遭受如此無窮無盡的痛苦，這讓我真的難以承受。在空間中不知道受苦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來到了閻王殿前。

閻王一一訴說著我的諸多罪狀，判我去地獄受刑。我不明白為何我一心報恩，卻會有如此的下場。在地獄受刑的過程中，我也漸漸明白，似乎我的這一生真的是從頭到尾都選錯了方向。

我原以為要幫助智伯統一晉國，然而這無形中促成了諸多的戰亂，也殺害了許多晉國百姓。這些與我都是同一國家的國民，

豈有相互殘殺的道理？我也因為這些事情付出了代價。

而之後智伯被三家消滅，乃是因果報應。而我對於自身利益的堅持，以及對於自己信念的堅固執著，進而憤然地走上了報仇之路，這等信念並不是為了家國大義，也不是為了眾人而犧牲自己，純粹只是為了自己的報仇，可謂皆是私念與邪念。

也因此，我在挖心挖腦地獄，以及各種截殺、絞殺的地獄當中受著苦刑。好不容易，地獄受刑的刑期結束，我早已昏暗不明，不知道今夕是何年何月何日。閻王簡單地將我發配回到了鬼道，我就在中國這片大地上，成為一條孤苦無依的鬼。

我不知道我身處何處，我漫無目標，全身也還殘留著地獄受刑以及自殺時所受到的痛苦。我不知道該何去何從，在空間中漫無目的地飄蕩，靈性十分不清明，也其實不知道自己究竟來自何處，又去往何方。就在一日，突然有一大片金光照下，我望著這從天而降的漫漫金光。我不清楚這是什麼現象，也沒辦法思考太

多，但在佛光注照的當下，我感覺身上的痛苦減輕了許多，靈性也稍微清明瞭一些。

我本能地相信這金光可以帶領我脫離痛苦，便毫不猶豫地進入了金光當中。

金光的另一頭是一片非常光明亮麗的世界，在這世界中傳來陣陣的佛號聲與無限的金光。我終於在這金光中，身體慢慢恢復了輕盈的狀態，而身上各種受刑痛苦的感覺也逐漸減少。

我漸漸清醒過來，才想起我的身份。而在法性土上，我試圖去理解現在的時空以及所處的地方又是何處，我才驚覺到，這已經完全不是我原本所處的世界。

我回頭看了看，我當年所待的晉國，早就已經過去了數千年。而現在我所在的地方也已經不是中國，而是距離中國有相當距離的澳洲。在澳洲，這裡是一間佛寺。在當時並沒有所謂的佛法，直到這裡我才開始學習。

佛法講起來十分奧妙，我在世的時候從來沒有聽聞過這些道理。而每每聽見佛法所講解的救人、救世、渡眾，以及聽到了諸多訪問稿中聖賢所分享的治國之理，就讓我頓覺十分慚愧。

回顧我的一生，可以說是相當可笑，就如同站在士大夫前的幼童一般。如此巨大的差距，讓我覺得自己渺小幼稚得連孩童都不如，我的無知真的是令我敗亡的關鍵。我並不懂得該以家國為優先、以人民的福祉為優先考量，才不算是枉費我身為國士的身份。

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些功勞，就以為這樣足以讓自己出人頭地。然而，這些想法是如此膚淺，我到現在才真正醒悟過來。明白了這一切的我，頓時痛哭流涕。時至今日，我仍然感到非常的懊悔與痛苦。

我不曉得我如此寶貴的人生，竟然就在這樣可笑的行為之中被浪費掉了。當時我的恩人智伯，其實真心來看，他也並不是什

麼真心為國的良臣之士。他所謂的為國為民，其實就是為了自己的野心，希望以他的武力取代晉國國君，成為新的國君。而我竟然為了他個人的野心，替他助紂為虐，做了如此傷害眾人的事情，這令我感到十分後悔。我竟然還以他為傲，甚至在他遭到制裁之後，還想要替他報仇。

這份報仇的執念，動了殺心、殺念，以及各種處心積慮要謀害晉國卿大夫的信念。這些負面念頭其實都已經讓我「地獄掛牌」，準備要到地獄受刑了。在我自刎之後，除了要到地獄受刑之外，一開始還卡在無盡自殺的空間當中，無法脫離，受盡了無盡的痛苦。

在「鬼道空間」中，我處於昏昏沉沉的狀態，身體尚未恢復，就這樣持續過了近千年的生活。這真的讓我深刻反思，我不明白我當時的信念，為何會招致如此淒慘的結局。

有幸得遇有阿彌陀佛與蘇佛為我講解、解說佛法，我才終於

理解了佛法真正的浩瀚。若是能夠早在遇到智伯之初，就能夠遇到佛法，懂得以國家為首、以人民為要、以和平為貴，學會了基本的佛法，也不至於落入今天這步田地。但是再多的懺悔也無法改變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在法性土上，靜靜地聆聽著佛法，看著蘇佛無量無邊的法身，超度了中國無量無邊的空間，救度了無量無邊的鬼道眾生，進入了西方法性中。

我也明白，這是蘇佛的超度，才有機會使我可以從鬼道空間中出離，也才讓我真正明白佛法，而不要再執著於原本錯誤的觀念與見解。我在法性土上回顧過去，我才驚覺地發現：其實在當時的中國境內，也就是晉國的境內，不論是哪一家卿大夫，他們都沒有辦法自主，遭到體內眾生控制以及魔眾控制的情況相當嚴重，才會有彼此你爭我奪的情況出現。

而智伯想要吞併三家成為晉國霸主，其魔性與野心就更不在話下，他被控制地相當嚴重。這都是魔眾希望製造局勢紛亂、製

造人民死傷所引發的情況。

當時我配合著智伯，也是遭到魔眾控制，乃至於最後我自以為是忠心地報仇與刺殺趙襄子，最後自刎於刀下。其實整個過程中，早就已經不是我自己能夠控制的了。我全身都是冤親債主與魔眾控制，他們希望我早早殞命、早早自殺，進入自殺空間；也希望我造下無量無邊的罪業，最後付出慘痛代價。而他們確實也成功了。

我在法性土上看著這一切，完全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自己真的無法控制這一切的發生。萬般無奈，真的是說不完、道不盡。我只能夠懺悔，這想必是我過去生中已經傷害過太多的人，才會在這一世出世之時，犯下如此離譜的過錯。

現在得遇阿彌陀佛佛法教育，也重新給我機會讓我學習真正的佛法。我真心發願改過，希望能夠不要再犯相同的過錯。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讓我有機會認識真正的佛法。雖然當時我沒有

辦法學佛，但我希望現在能夠真正地學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真正成就佛道，不要再傷害無邊的眾生了。這是我真心的懺悔。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豫讓

戰國 墨翟（墨子）（距今兩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墨翟：

墨心為眾同儒釋，非以自身官位求，
心繫天下蒼生事，亦能明鬼無陰違。
科學理法為善巧，能明百姓之所需，
周遊列國勸諸君，得升天道十八層。
法性土上聞佛法，得助墨學歸淨土，
心若無己亦無見，即能契向真佛心。

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我出生在一個戰亂、百家爭鳴的時代。我所推行的治國、治理天下之道理，其實非常的簡單與精要，乃是因為任何道理若不能夠順應自然、以最少的能量、以最簡單的程序，而達到天下太平、人民安穩的目的，就不是真正的道。

以最少的能量及最簡單的程序，達到天下太平、使人民安穩，這才是我真正一生的主張。其實，我所推行的理念之所以區分成如此多的項目，乃是因為以如此簡單精要的道理向人們述說，大多數的人們，乃至於是學習過禮樂、飽讀詩書的這些君王大夫，也未必能明白。非要以讓他們聽起來有利益、有道理的說法，他們才可以接受。

「兼愛」指的是要有打破自己個人限制，而廣泛、平等地去體諒與愛護所有的人，而不是限定在一個有限的範圍之內。而如此的兼愛，可以有效地消除彼此對立與鬥爭的心，這就是兼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非攻」的道理其實十分簡單。人一生出世，生命相當可貴，若能對家國做出貢獻，哪怕人生在世僅有短短數十年，但能盡一己之力使家國平穩興盛，這樣的人生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也是相當值得的。

然而，若是將這有限的生命投入在戰爭當中，僅僅是為了擴張國家的版圖，試問哪一個版圖原先不隸屬於某個國家？非要將一個地區從一國轉換成另一國，其意義究竟何在？

為了這種轉換，中間所付出的人力、物力以及生命上的犧牲，乃至於導致戰禍連連、百姓民不聊生，甚至天災人禍不斷且死傷無數。這不過是從一方的統治換成另一方的統治，真的有必要做出如此巨大的犧牲嗎？

這就是「非攻」核心的精神。

「尚賢」指的乃是治理國家、主持重要職責，以及維持整個家國機制的運行。這類工作必須要有才能、有智慧，且懂得包容體諒的有德之士才能夠勝任，而不是任用為了一己之私的平庸無能之才。這樣的庸才若是治理國家或是擔任重要職務，就會使得秩序大亂，進而導致國家的衰亡。「尚賢」本身也是一種「齊等式」的表現，它打破了各種階級制度，也打破了不同職業的分類

。其主要核心在於使得各行各業的專才在該領域能發揮所長，且能有效統領與管理相關工作。提拔這樣的人才成為負責相關領域事務的官員就是「尚賢」。此舉可以妥善運用人力與能力，減少不必要且過於繁瑣的層級與無謂的階級消耗，用專業領域的人才來治理各自專業的領域，這才是真正有效且實際的管理方式。

「尚同」的核心精神在於：上下必須一心，上位者必須要體諒下位者的心聲與需求，下位者也必須及時地將所有的現象、狀況乃至於問題，反映給上位者。當上位者做出不符合廣大群體利益的決策時，下位者也應該及時向上位者提出反應。而不論是上位或是下位者，都必須順應天道，也就是所謂的正理、正道、道德，這是天地運行之理，不得違背。不論是哪一階層，都必須以全體共同的福祉為依循，而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謀取、圖謀個人利益。這就是「尚同」核心的精神。

所謂「節用」，乃是去除不必要、繁瑣、繁華的事物，專注

於最需要、最必要的事項即可。不需要有額外的開支，消耗無謂的人力、物力與國力。只需要專注在如何以最少的資源、最少的經濟開支來維持國家的運行，這才是國家能夠富強的關鍵。而若是反向操作，將資源用在娛樂、用在不必要的事項上，則是消耗大量的國力。不要小看這節用，以為是可有可無，其實不然；任何地方的節省，都將匯聚成為國家富強的關鍵。

「節葬」的用意在於，要使得國家富強，就必須要專注在活人身上。至於已死去之人，內心表達足夠的哀感即可，不需要過多的繁文縟節，以及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為其鋪設與紀念。這並不符合國家運行發展的核心理念，若連活人都顧不了，哪還有餘力去照顧死人？

即便一個國家在一個時期如何富強、如何富裕，總會有衰敗的時候。然而，這喪葬制度一旦制定並成為習俗，就難以移除。因此，在制定制度之初，就必須顧慮到國家各個時期的變化，否

則：繁文縟節的制度若制定下去，等到國家國力衰敗之時，這些禮節已被人們所尊崇與信仰，不能輕易違背古制或禮俗。違背者將遭到人們的詬病，這些心理、財力與物力上的各種壓力，都會使國家停滯不前，成為國家衰退之因。所以從根本上定義簡單、簡易的喪葬制度，對於國家的發展才有重大的利益。

「非樂」的主旨就在於：娛樂是必要？難道百姓沒有音樂娛樂就活不下去嗎？人會認為音樂可以用作娛樂消遣、陶冶性情，但真正能讓百姓豐衣足食、休養生息的，難道是這些音樂嗎？真正讓百姓賴以為生的，乃是有衣穿、有糧食吃、有房子住，能以歇息並擁有一技之長，進而穩定自己的生活與經濟來源，這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然而，崇尚音樂與各種娛樂的發展，對於人們從事生產是有所傷害的。畢竟時間有限，若挪用了一部分的人力去從事音樂相關的工作，勢必會壓縮到其他生產的時間。在國力強盛、人力充足的情況下，發展這些娛樂與音樂對國家的影響

與傷害看似有限；然而，國家並不總是一直如此富強。一旦人心習慣了要有娛樂、習慣透過音樂來滿足內心的空虛，久而久之便無法捨棄。當國力相對疲弱、急需投入生產，或是面對外敵入侵之時，國家需要的是凝聚全國之力來穩定局勢、維持基本建設及人民生活之必需。此時，這些娛樂就會成為毒害國家的存在。這就是「非樂」的主要核心理念。

「非命」之說，其實不完全否定命運的存在，主要是要提醒人們，不能夠一味地將各種現況以及各種頹勢、敗勢，歸咎於天命或自己個人的命運。不論在各種環境當中，即便是處於逆境，仍然需要透過自己的努力，去扭轉與改善惡劣的環境與現況。「非命」並非強調做人一定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而是在面對現實的考驗以及命運的折磨之時，應有著堅毅不摧的精神以及堅忍不拔的心態，努力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去改變現況。遇到國家動亂，就想辦法治理；遇到人民不和，就想辦法調解；遇到缺乏技能，

就想辦法學習；遇到自己不足的部分，就想辦法向聖賢請教。這乃是自己應盡的本分，而不是一味的怪罪於命運。如此消極的怪罪，可謂是放棄生產，這無異於沒有了生命，這也是「非命」的核心主張。

所謂「天志」，其實乃是要順應、符合天地運行之理，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以上天作為代稱，指的就是這整個自然、整個天下、世界運行的道理。若是違背了這樣的天志，即是違背了人們自己的良知與道德，那就會自取滅亡。這天地之間的運行準則，乃是由萬物冥冥之中交互影響而成，其中的義理難以用文字說明。然而，以當時的時代，人們普遍對於「天」有著相當的敬重，故以「天」代指此自然運行之理，是人們比較能夠接受的說法。故遵守「天志」，即是順應天地運行之理、道德，以自己的良知作為行為的準則。

「明鬼」，指的是對於「鬼神」的重視。在那個時代，普遍

有著祭祀的習慣，人們對於鬼神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基礎。然而，「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這取決於個人的認知。明鬼主要的用意在於提醒人們，莫要因為獨處於他人不見之處，而有傷害他人或違反家國利益的行為。此乃道德良知的完美體現，必須要在沒有旁人審視之時，仍然遵守自己道德的要求。這就是「明鬼」真正的用意。

從我所提出的各個理論與學說之中，不難看出，治理國家的核心理念相當單純與淳樸，乃是順應自然。以最簡約、最必要、以人民最需要的基本需求為最核心的考量點，去發展國家的各式建設，以及制定各式各樣的制度與法律，與人民共同遵守。這就是我所推行的墨家學說，我也無意批評儒學，但是其中有一些比較繁瑣的禮節產生了無謂的消耗，對於國力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

當然，周公制禮做樂，孔子如此推行儒學也是有當時代的道理。但我個人認為，真正治理國家要讓國家能夠長治久安、穩定

運行，應以消耗最少的方式進行。並不需要太多的繁文縟節，而是以最基本的需求，從最根本、最實際的方向去考量，才是真正實用有效率的做法。

我一生努力地推行這樣的方法，無疑就是希望各個國家能夠避免戰爭、避免不必要的消耗。既然國家已立，就應令其長治久安，不需要有太多的變動，以及產生不必要的犧牲。

國家當時的發展情況乃是順應天地而行，自然有其生命消長，不需要以人為的方式去強行擴張版圖，又或是併吞他國。這些都是與道德、與天地運行準則相違背的做法；這都屬於作繭自縛，百害而無一利，且最終必將自取滅亡的各種逆天之行。我一生也「以身表法」作為這樣理念與學說的表率，積極地周遊各國推廣著這樣的理念。這一點我還是挺敬佩孔子與效法他的，畢竟他也是積極地在各國之間推行自己的理念，希望能幫助人們、改善人們的生活，並讓國家得以安穩。

如此的學說，若只是流於紙上與文字，不能真正落實於各國之中，那這樣的學說就只是成為空談。而我也明白，要讓各國相信、臣服並認同這些理念，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畢竟各國的君王、各自的朝廷與士大夫，都有各自的信念以及自私自利、士人的考量，也有著各式的言行。要使其願意接受與採納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本身要推行這套學說，也必須要具備相當的實力。要以各種善巧方便之法，才能夠使這些君王諸侯們相信我的學說與理論。我也必須要提出許多實際的治國方法、以及各式科學技術，使得他們相信我並不是流於空談，而是真的具備實行能力的學術以及流派。在各國之間遊說列國，想必這也是人們對於墨子比較有認識的時候。而我的門徒也十分多，他們也都是各個領域的人才與精英，也願意相信我所推行之法，去弘揚推廣我的理念。許多諸侯也是看上我的這些科學技術，所以也願意相信我的學說。而我在周遊列國之後，最後體力漸衰，八十幾歲離開人世。而

我生前也交代了我的眾多弟子們，繼續推廣弘揚這樣的道理與理念，務必讓各國不要有太多的爭鬥。

在我死後，直升天界第十八層天。我在天界繼續守護著我的門徒，幫助他們繼續弘揚這樣的理念，希望能減少中國神州大地上不必要的鬥爭。而在這大地上空守護了將近兩千四百年的時間，對於天界來說，只是一眨眼的時間。我在天界所看到地上的情況，雖然有些感慨，但這也是天地運行的自然現象。看來後來的人們並不懂得我所推行、推廣之法。諸多戰爭也讓這片神州大地上的人們嚐到了苦頭，這也是我無能為力之事。

我在天界看著人們生生滅滅、戰爭頻發、自取滅亡，也無法幫助他們。我只能把握機會，將我所推行之法傳達給能夠與我所感應的人，在冥冥之中傳達他們正向、正念的信念，讓他們可以盡量地以家國為考量，減少自己的私利。到了近代，雖然仍然是有心為家為國的有志之士出生在中國，然而大體的環境卻是越

來越自私。

此時思想發展的情況如此，也是自然運行之理，我無法插手。但我仍然繼續守護著中國神州大地上的每一個百姓，乃至於中國周邊邊境上的民族，若是與我理念相同，我也可以傳達一些訊息，改善並影響他們的想法。數日之前，我知道我與神州大地的緣份告一段落，我即將進入下一個階段。

這轉變是來自於蘇佛帶領阿彌陀佛救世團隊，大肆地超度中國。而許多戰爭生靈，在各個空間中受苦受難、自取滅亡的人們，其苦眾靈也都得以出離。這讓我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因緣，可以讓這些本該受苦的眾靈得以出離？而我也順著這次蘇佛大舉超度，進入了西方法性土。

在西方法性土上，我接觸到了佛法。雖然在天界略有耳聞，但是理解的程度並不是太高，或許也是機緣尚未成熟。而在法性土上，聽著阿彌陀佛的佛法開示以及蘇佛講經。我驚訝地發現，

佛法其實與我的諸多理念不謀而合，而在微細之處，乃至於是太過之而無不及。佛法高深深妙之奧理，確實點出了我的思想與理論的不足之處。這也讓我我不禁感慨，原來我所推行的理念仍然有欠缺的地方，而這微細之處，必須要深入地理解佛法與我所推行的學說，才能夠明辨出其中的差異。簡單地來說，就是我所推行的墨學以家國、以百姓、人民福祉與自然生活為優先考量，但是其中並沒有真正地徹底放下「我」這樣的一個概念，仍然是有著偏私，有著利益與權衡。這在於佛法的角度來說，仍然是屬於自私的一環，仍有得失與比較，仍有分別。

「尚同」，還不如佛法的境界之高深。佛法的一體觀乃至於完全的「無我」，這可是超出於「尚同」的境界許多。「尚同」所牽涉到的層面，是要上下合作——以上包容下，下體諒上的合作形式各取所需而達到平衡。然而，佛法的「無我」乃是以全然、完全的放下我，而真心實意地為眾生。哪怕是犧牲自己，哪怕

是損害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完完全全地只有為眾生，而沒有任何替自己的考量。這在我最初剛聽到之時，認為這有些不切實際。

然而回頭又想想，我所創立的「尚同」，雖然符合人性的需求，但人性基本的慾望並沒有真正徹底地移除。現在我也知道了，只要有所謂的慾望以及個性，沒有完全地移除，那就會被鑽漏洞。這鑽漏洞指的就是自己的「魔性」。

其實我的道理與方法，本是實際可以實行，然而最難的部分就在於人是否具有足夠的自制力與控制力。律法擺在面前，道理寫在眼前，自己到底能夠執行幾分？自己內心願意相信幾分、願意服從幾分？這之間又是有很大的差異。而蘇佛超度中國各空間，也包含了超度中國各大的魔性魔界空間，並摧毀了不少的魔宮。這才讓我驚覺到，這就是我的學說最大的漏洞之處。

畢竟我的道理與方法，講得十分合理，聽起來可行。然而，

在於人各自的個性以及這些魔性的作用之下，就會讓人們產生出偏差，而不願意遵守各式規矩。

這也就是以往我在周遊列國、推行我所奉行之法時，遇到阻礙的情況一樣。現在理解了，這背後有相當大的魔性與魔界在掌控，這一切也變得十分合理人們明白道理，但不代表他們一定能夠隨時按照道理去執行。這所謂「不能控制、無法自主」，才是真正問題的根本。

這我在法性土上聽了蘇佛講解，也聽了阿彌陀佛與老師開示，我才知道這問題的嚴重程度，可不是任何一個學說可以解決。只有遵循佛法教育，真的將自己的個性改到零點，真的將自己一絲一毫的自私與我完全地移除，才有可能免於這些魔性、魔法的控制。

而若是不能做到如此程度，再有道理、再如何考量、體察人的真實需求，但是在面對自己個性的考驗之時，人們若是不能自

主，講了再多道理又有何用？

若是沒辦法控制自己的信念與行為，那即便明白再多的道理，也無法去執行。佛法真正高深之處在於能夠真正點出問題的核

心，並指引人們真正下手改變命運的真實辦法。

「明鬼」這個概念，在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上，也更加明確。所謂的「鬼」，不只是無形、在無人之處緊盯著自己的存在。這所謂的「鬼」，乃是可以擴大成為靈界的各道眾生。而靈界的存在可謂是無窮無盡、密密麻麻、無量無邊，數也數不清。

這「十法界」之大，是我在「法性土」上才有這樣的理解。原來我們所處的中國神州大地以及地球，對於十法界來說，都是十分渺小的存在。而在十法界無窮無際、無量無邊的空間之中，所處生存的無量無邊的眾靈，這都是所謂的「鬼」，也是所謂的「靈」若沒有佛法解開，我也無法完全理解這樣的情況。我在天界知道了靈性以及無量無邊眾生，但是對於十法界之大、對於天

地之浩瀚，以及這魔界眾生與深層空間的魔宮，還未理解透徹。

唯有透過阿彌陀佛打開層層空間，以及蘇佛在法度中超度了這無量無邊眾生進入法性土；看在法性土上，眾生數量之多、之浩瀚，如倒水一般湧入，這才能夠真正讓我完全透徹地明白，這「靈」並不是簡單一兩句能夠帶過的小事。

順應「天志」，佛法闡述更為精闢。所謂的天志，就是宇宙準則，而阿彌陀佛正是宇宙準則的遵行者。「遵行者」這三個字可不是隨便稱呼，乃是必須要將自己的個性與心念完全改到零點，真正地一心為眾、純淨純善，方可稱為宇宙準則遵行者。

我原以為這樣的標準太過嚴苛，難以實行。然而我現在明白，只有真正的宇宙準則遵行者，才能夠真正免於心念偏差導致的魔性控制，免於自取滅亡。這一點一滴的嚴格程度，可由不得人們自以為是的解釋。宇宙準則的非常明確，不容有任何偏差。

「節葬」，佛法講得更為透徹，就如同蘇佛所說的，身體就

是一件破衣服，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不需要太多的執著。一把火燒了，其實就什麼也沒有了，真的不需要太多的繁文縟節，乃至於過多的哀傷，其實都不需要。有佛法教育才知道，原來人可以不老、不病，靈性不死，這也是我未曾聽聞過的說法。然而，現在以靈的身份來看，確實靈性不死。因為我目前還能夠在法性土向各位闡述諸多的道理與理念，就足以證明我墨子並沒有死去，只是以靈的身份換了一個世界繼續生存而已。該明白這肉體破衣，不需要為之消亡而哀傷，也不需要厚葬。尊重、莊重即可，不染於心才是重點。

解釋了許多，墨學與佛法有一些「為眾」的共同之處，但比起真正的佛法顯得不究竟，是簡陋版的佛法。

我也因為阿彌陀佛與蘇佛救度我來到「法性土」，讓我對佛法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也明白了要如何去補強與完善我所提出的學說與理念。

天地之間無奇不有，我所學的科學技術在當時確實也是善巧方便之法，能讓人民信服。然而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時空中，這些學問就無用武之地了。這也是佛菩薩的智慧，在不同的時空中以人們能夠接受的方法去教育大眾。

到了現在，所需要推行的是佛法教育。我在法性土上初次接觸到佛法教育，必須承認，這真的是現在中國人們最緊迫需要的。要能夠從如此混亂的環境中以及魔眾的控制之下醒悟過來，必須要有佛法教育。這也是我在法性土上的感悟。

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救度我來到這裡，那今天就說到此。墨子叩謝阿彌陀佛以及蘇佛給我無上的學習機會。

南無阿彌陀佛。

墨翟

戰國 孟嘗君（距今兩千三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孟嘗君：

此時於西方法性土田文滿心歡喜地接受訪問，靈性的世界的確是過往的田文所不知道的，

我是田文，乃是齊國的公族，我出生的日期於齊國的風俗之中被視為不祥之兆，因此我的父親下令將我拋棄，免得我將其剋死，當時我的母親有智慧，暗中將我撫養成人，於一適當的時機，讓我與父親認清，因母親知道這樣的做法雖會令父親不滿，但卻是可以令我的生命得以保全，除此之外母親很早就發現田文聰慧機敏，所以對於我非常有信心，果不其然一場與父親之間的認親，我得以名正言順地回歸族中，後來我屢次於與父親之間的對

談中，展現出我過人的智慧與非凡之處，終於得到父親的重用，慢慢地我開始於諸侯之間名聲顯露，父親死後我繼承父親之爵位，為孟嘗君。

我有一個特別的能力就是我懂得禮賢下士，對於投靠於我的賢才、能者們，乃至於就算是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之人，只要他願意來投靠我，我都以真心待之，我能夠洞悉這些人的需求，對於他們的需求我的作法非常單純，沒有任何條件地一律滿足，所以當時許許多多能人異士，又或有才幹之輩都願意來投靠我，我對他們付出的用心，讓他們每個都覺得他們對我而言是特別的、是親近的，這並非是他們的錯覺，而是我孟嘗君的確是用這樣的心態來與這些人相處，許多人認為這是我的高明之處，但其實對於我田文而言，這是我從小就明白的道理，那就是「人心」，這一切對我而言也只是自然為之。

當時我的名聲四顯，然而卻也伴隨著危機，一次秦國的君王

請我至秦國為相，後又欲取我性命，我在逃亡期間途經趙國，當時由於一些趙國人取笑我雖賢能卻是身材短小，當時一時之間我竟憤怒難止，就與我門下的門客們屠殺了一整個縣，隨後離去，事後其實我心中後悔不已，但是卻也覺得既然事情已經做了，就如此罷了，這是田文的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錯誤，雖然我不曾對人提起，但卻是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污點。

我有門客三千，其中有一人對我幫助特別大，那就是馮驩，他幫助我收買薛地的人心，又幫助我穩做相位，數十年來馮驩幫助了我太多，而他之所以如此忠心對我，乃是由於我亦是真心對他，這是我孟嘗君這輩子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對於我門下的門客們，不論其技能如何、才華如何，我皆是給他們最好的，用最大的誠意去對待他們。

在我的封邑之中，其實對於我的繼承人，我心中並不是沒有考慮過，但我田文卻是必須承認我這麼多的兒子當中，並沒有一

個真正足以撐起薛地的，我了於心，所以決定放其自然，在這個各國爭雄、動亂頻繁的年代之中，到底能不能於其中立足，這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況且我門下的三千門客，要將這些人管理好真正為自己所用，其實也並非是那麼容易，所以對於我的兒子們在我死後發展如何，我心中覺得我已經將能給的資源都給他們了，其他就是看他們自己了，所以這是我田文的一個原則，就是我從來不擔心我的兒子們，因為我覺得生了孩子，還要為他操心，這樣的事情太累了我可是做不來。

這一輩子我算是非常幸運，沒有什麼病痛，自然地老死，死後我還是下了地獄，對於這一點我心中雖然意外，但也不是太意外，因為我知道我不算是個好人，甚至我這一輩子做了非常多的惡事，閻羅王將我的罪狀羅列，我啞口無言，就這樣我在地獄中受刑長達一千八百年的時間。離開地獄後我變成一個孤魂野鬼，就在中國這片大地上飄飄蕩蕩了將近五百年的時間。

非常幸運的，孟嘗君在最近蘇佛於中國的大超度中得救了。當時，我只感覺到空中突然有一道強烈的金光射中了我，我在很快的時間內就被金光給接引到了西方法性土。西方法性土乃是蘇佛成佛之後建立的世界，這跟田文當初的封邑薛地不同，它是不會被奪去的，是永遠屬於蘇佛的一個世界。蘇佛就是以此不可思議的西方法性土為基礎，以其法身之能力，用千百億化身帶著阿彌陀佛，超度了無量無邊的眾生。

這些眾生許許多多都來到了西方法性土，這就是蘇佛的高明之處，祂將這些苦難的眾靈都安置在西方法性土這片清淨光明之地，讓大家在西方法性土上都跟孟嘗君一樣，可以在蓮花座上聽經聞法，並且二六時中蒙受佛光注照，甚至其中有緣者可以見到阿彌陀佛慈悲的容顏相好。哇，這真是太了不起的成就，孟嘗君心中非常佩服。

在地獄受刑一千八百年的時間，我的心中非常懺悔。我瞭解

到原來因果一點一滴都跑不掉，而做一個人如果造下了罪業、傷害了他人，那都是必須要付出代價的。何況當初田文在世之時，做的壞事其實說真的，可真的是太多了。雖然在這個群雄並立的年代，我孟嘗君可以說是混得風生水起，但這也算是我過去所積累的幸福，並不代表我是一個真正仁慈善良之輩。相反地，我曾經向封地的人民收高利貸，雖然後來由於馮驩的諫言而將此事作罷，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當初我在趙國，由於被人嘲笑而屠縣之事，那其中每一條生命都代表著我要償還的罪業。這樣說起來，田文一輩子所造下的罪業，從小至大算起來可以說是數不清啊！唉，這又該如何去償還呢？

好險現在我已經來到西方法性土，有了脫胎換骨、重生的機會，不然的話，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這一些已經造成的錯誤。隨著蘇佛所講的經越來越入心，孟嘗君越來越明白，其實我當時在世的一個敗筆，就是將這個身體當成是真的，而所作所為

、所思所想，真的都是在為這個身體考慮，為了一己之私在謀劃。哎呀！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但是卻有多少人無法看破，好在現在於蘇佛所講的經中，將這些事實真相打開，才知道說原來自私都是造下惡業。原來人為了這個身體，就是有「我」，而只要有「我」的話，那就必須要為這個「我」付出慘痛的代價。以田文來講，入地獄受刑即是最好的例子。正因為活著之時，我無時無刻都在為這個「我」做考量、經營著這個「我」，怎知道原來身體事實上是假的，只是借用的，真正應該要做的是「借假修真」，把握珍貴的人身，提升靈性品質，乃至於見性成佛，這樣才是真正善用這個珍貴的人身。

所以可想而知，有身之人們要接受佛法的教育，這是非常重要的的一件事情。因為若是沒有人教導，這些道理又怎麼能夠自己領悟呢？香光大佛寺佛法的教育教導大眾的，其實就是所謂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這是真正的大法，讓大家都學習如何能夠與宇

宙準則、真理正道相應，乃至於可以成為宇宙準則的遵行者。到那時候就能夠稱之為「佛」，像蘇佛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真正學到阿彌陀佛所教導的，得到了不老、不病、靈性不死的法益。

「空間」這個名詞，乃是田文來到西方法性土後，才慢慢學習到的，原來人體是個大宇宙，其中的每個細胞都有空間，難以計數的冤親債主，就在人體的細胞空間內，等待著機會能夠向業主討報。而以中國這片廣闊的土地來講，那其中的空間真是太多太多了。這一次蘇佛大發慈悲，以慈悲願心超度整個中國，將中國深層又深層的空間打開，也就是歷史五千年乃至一萬年的空間都被蘇佛給打開。要做到這一些，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像蘇佛一樣見性成佛，成就法身。因為法身的能力能夠將空間打開，並且搭配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才能夠將中國歷史五千年乃至一萬年的空間打開，讓其中無量無邊的苦難眾靈都能夠有出離空間的機會。好多好多的眾靈都在佛光、金光的照耀之下，歡喜

地進入光中，迎來了新生。

在從地獄出來的這五百年中，身為一個孤魂野鬼，在中國這片大地上飄飄蕩蕩，看著這世間發生的種種一切。的確於鬼道而言，會有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天耳通、天眼通，然而，田文發現，我當初為孤魂野鬼時的神足通，跟蘇佛相比起來，那可真是天差地別的距離都難以形容。因為在法性土上觀看蘇佛超度，田文可以看見，就在一個瞬間，蘇佛就能夠以千百億化身，密集地將整個中國覆蓋，大放阿彌陀佛十二道光。也就是說整個中國在一瞬間，就被蘇佛所放出的佛光籠罩於其中，而又在一彈指的時間內，蘇佛的千百億化身就能夠將整個中國包圍，將中國的魔眾大、全部地掃蕩進入西方法性土。

這個畫面實在太過壯觀！只能夠看到難以計數的黑色洪流，就在佛光注照之下，被掃進了西方法性土。對於魔眾，田文也是來到法性土上之後才慢慢了解，原來世上還有著這樣的靈性生命

——其趨近於黑色，代表著黑暗的力量。沒有想到，整個中國像魔眾這樣的靈性生命，居然有著這麼多。若非是田文親眼所見，實在怎麼樣也無法相信，因為可以看見這些黑色的靈性生命，能夠對其他的靈性生命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是中國的人們，當身邊有許許多多的魔眾之時，其能量將會因此而減弱，並且其靈性也會因此受到污染，蘇佛慈悲，為了要拯救整個中國的人民，所以日夜不停歇地超度中國的魔眾。

可以看到每次蘇佛在中國掃蕩魔眾之後，整個中國的磁場都變得更加清明；許許多多原本受到這些魔眾影響的人們，其靈性狀態則是由黯淡而趨近於明亮，這真正是蘇佛對於中國的大恩大德啊！因為孟嘗君可以看到，為了要超度這些魔眾，蘇佛受到許許多多魔眾的反撲攻擊，這就叫做「代眾生苦」。而蘇佛更為厲害的是，只要一旦被魔眾所攻擊，就能夠知道這些魔眾所隱藏的位置，進而快速地以千百億化身，將這些魔眾全部給收入西方法

性土。這真正是佛的威德無盡。這樣的大威力，讓孟嘗君讚嘆，現在蘇佛一直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知道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並且讓更多人接受佛法的教育。

其實這就是要讓人們有機會能像蘇佛一樣，得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的殊勝法益。而更重要的是，只要能夠對於阿彌陀佛的教導依教奉行，都有可能獲得像蘇佛一樣的能力，救盡無邊苦眾靈，真正幫助眾生離苦得樂。這真正是太有價值的一件事情。

孟嘗君的一生都是為了自己而活，卻不曾真正善用這個人身，反而是造下了難以計數的罪業。現在我發願，將來也要像蘇佛一樣把自己奉獻給眾生。如此一來，不只不造罪業，還能夠在救度眾生的過程中提升自己的靈性，這真是一舉兩得的一件事情。希望再得人身之際，孟嘗君能夠真正找回自己的本能，見性成佛，度盡無邊苦眾生，那就沒有白費這個珍貴的人身了。

現在我每天在法性土上，非常積極地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

佛」。這樣歡喜而心中平靜的日子，孟嘗君非常感恩。謝謝蘇佛與阿彌陀佛的救度，才讓我這一條孤苦無依的苦難靈魂能夠得救，並且有脫胎換骨的機會。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南無阿彌陀佛。

孟嘗君

戰國 信陵君魏無忌（距今兩千兩百六十多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信陵君魏無忌：

人生短短數十載，起落無常皆於心，
手持兵符心中慈，仁義於心所當為，
坦蕩無愧予人信，禮賢下士交其心，
人心如雲多變幻，莫忘相交唯於信。

我是魏無忌，乃是魏昭王之子。我的哥哥魏安釐王即位後，將我封於信陵，所以我又稱為信陵君。在那個動亂的時代，我深知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於是我廣招門客。對於賢才，我甚愛之。「禮賢下士」是我對待人才的态度。對我而言，一個有能力的人才，有時就可以在一場戰爭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或者於關鍵時

刻有所幫助。因此，不論是什麼樣身分的人，只要有才之人，我皆能不顧身分的差別，忘記自己的地位，不恥下交。對於其需求，我皆真心為其滿足，因為這是我對其付出的誠意。我明白，若能有一位賢才為我效力，定能在需要之時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在我的門客之中，有著各式各樣的賢才。這些人才所能發揮的力量甚為巨大，甚至令我的兄長魏安釐王心生忌憚，因而疏遠於我。這是我心中深深的無奈。但我卻是明白，廣納賢才之事絕對不可停止，因為當時多國並立、爭雄的年代，若不廣納門客，那等於是砧板上之魚，「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等到問題發生之時，到時將無力抵抗，只能任人宰割。所以對於賢才，我是求之若渴。

當時我聽到有位隱士侯嬴，使用最高規格的車仗來親自迎接。當時許多人覺得，為了一個人如此大費周章，並且對其任何要求皆是滿足，心中不免覺得此舉或有誇張之嫌。但其實在魏無忌

的心中，宛如明鏡一般明白：要讓賢才為我所用，若不能夠真正對其尊重禮敬，那又如何能夠讓其毫無顧忌地為我效力呢？所以每當我求取賢才而受到其刻意的考驗之時，我心中皆是懷著感恩且歡喜之心。因為經過此一過程，將能夠讓其人真正為我所用，讓其明白我真正是一位求賢若渴，並且願意信而用之的公子。

當年秦國強橫，大敗趙國。當時的趙王向我的哥哥魏安釐王數次發信求救，卻不得正面回應，乃因兄長心中畏懼秦軍強大而採取拖延策略。我心中深知「唇亡齒寒」之理，若是趙國一旦被滅，到時魏國又豈有安然獨存之理？因此，當時在無計可施之下，我聽從門下門客的計策，想方設法盜取了兵符，並且臨陣奪取兵權。

對於戰爭的殘酷，我深有體會；而既然上了戰場，又哪有必勝之事呢？當時我的心中存著憐憫之心，在十萬大軍之中下令：父子都在軍中的，令其父親歸家，兄弟都在軍中的，令其兄長歸

家，若是家中只有一獨子的，令其回家孝養父母，此乃當時我的憐憫之心。在這樣的命令之後，我留下了八萬精兵，終於在與其他幾國的聯合之下大敗秦軍，解除了當時趙國邯鄲之圍。

邯鄲大捷之後，我知道由於我私竊兵符，不論出於何種原因，終究是犯下了罪過。因此我讓軍隊回到魏國，而我與門客則是留居於趙國，就這樣過了十年。當時的趙國君王感念我出兵相救的義舉，所以給我一塊封地，讓我能夠在趙國好好發展。我中心感念此恩，在這十年之中，我依然用盡各種方式結交各方的賢士，因為我深知，先前救援趙國之所以能成功，正是由於門下門客的獻策，才得以解救邯鄲之圍，也令魏國得以繼續安然存續。這件事令我更加意識到賢才之可貴，所以在趙期間，只要有才之人，不論其身分是賭徒或是酒家，我皆不恥相交。在此期間，我門下的門客數量大增，我知道在這個時代，終究會有一個契機能讓我回到魏國，於是我一直靜待時機。

終於強大的秦國發兵攻打魏國，我的兄長魏安釐王於此險惡局勢之下，急忙請我回國相救。我幾經猶豫之後，終究下定決心回國與兄長一見。當我與兄長相見之時，兩人心中皆是百感交集。兄弟一場，卻落得十年未見的地步，其中種種滋味與是非對錯，已無法再去探討。相見之時只有滿腹感慨，兩人忍不住對視而泣。

我知道此次魏國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欣然接受兄長的任命，擔任當時最高的軍職——上將軍。我不負兄長期待，率領五國聯軍大敗秦軍，甚至一路追擊至函谷關，讓秦軍不敢再戰。能夠做到如此地步，與我在趙國十年期間營造出的仁義之名，以及禮賢下士之舉有著莫大關係。各國皆知我信陵君魏無忌，當初即便冒著竊符之罪也要出兵救趙的仁義之舉。各國諸侯信任我的為人，所以當他們知道我被任命為魏國上將軍時，紛紛生起希望，願意出兵救援魏國。就這樣，在各國聯合之下大勢已定，

最終大敗秦軍。這一次勝利之後，我魏無忌聲威大震，各國皆知信陵君魏公子之名。

後來我迎來了我人生之中的一個轉折點，也就是由於我屢次大敗秦軍，當時的秦王對我甚為忌憚且厭惡。秦王居然花費大量的黃金作為報酬，派人前往我的兄長魏安釐王面前進言，說我魏無忌想要自立為王、推翻兄長。在當時的環境下，謠言四起，兄長終究沒能守住心中對我的信任，對我起了忌憚之心，並替換了我上將軍之位。我心中知道謠言已經成形，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我的確對兄長而言可謂是功高震主，再加上有心之人不停從中作梗，我心知自己已經沒辦法再為魏國多做些什麼。但若我因此而欲自立，逍遙於各國之間，那更是恰好中了秦國之計。所以當時我的心中知道，既然如此，不如就為自己選擇另一種死法吧。從此我心灰意冷，日日縱情於飲酒與女色之中。在自暴自棄之下，最終抑鬱而死。

死後我成為了魏國的守護神，守護著魏國的人民。在當時，秦國一知道魏公子已死，就大舉進攻並漸漸蠶食魏國。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魏國便滅亡了，從此成為歷史。在這過程中，身為魏國守護神的我的確盡我所能去幫助，但大勢已定，實在非我能夠強行扭轉。魏國滅亡之後，身為守護神的我對於各國之事越是瞭解，就越是覺得人一旦身死，與這世間的一切好像再也沒有了任何關係。世間的一切又彷彿如夢幻泡影，就像是一場夢一般，看似真實卻如此雷同，沒有任何恆常的存在，就是這樣變化無常。就好比我魏無忌，曾經名震各國，但最後卻由於受到兄長的猜忌而心灰意冷，最終死於酒色之中，人心多變，莫過於此。

成為守護神之後過了兩千兩百多年的時間，我一直飄盪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對於心中存有仁愛之心、慈憫之心者，我會給予他們幫助，尤其是那些能夠心中坦蕩信任他人之人，我更會幫助他們化險為夷。兩千兩百多年的時間中，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時局

變化快速，有許多戰爭發生，而人們更是於其中受苦；即使是於和平之時，人的生活亦是常常伴隨著苦痛。

魏無忌看到要在這個世間生存，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之處在於難以真正做到心中開闊，難以面對人生中的種種無常變化：有的人能夠對於這些無常的際遇淡然處之，那他的人生就會好過一些。而有的人則是難以度過這些無常境界的考驗，那他們的人生就會過得辛苦一些。我看到不論是什麼樣的人，終究都在於是否能夠真正照顧好這顆心。心中懷有善良、慈悲、仁愛、仁義之人，他們不論遇到什麼樣的遭遇，往往都能夠活得更加自在，相反的，若是心中有著懷疑、執著、邪念、惡念之人，那不論他們的生活過得再好，心卻往往都是苦的，活在種種的束縛之中，並不能夠得到內心真正的喜悅。

近來，我非常幸運地在中國遇到了蘇佛。當時蘇佛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明，在極快的速度之下，佛光照在了我的靈魂

身上。我就這樣結束了作為守護神的生命，來到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上，重獲新生。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世界上，竟有如此清淨光明、美好的世界。聽蘇佛講經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尊佛的佛國土，而這一尊佛就是將我救起的蘇佛。對於我的恩人，我非常好奇，日日不停地關注著蘇佛到底都在做些什麼。很快我就發現，蘇佛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超度眾靈。尤其以中國這塊土地來說，蘇佛到此超度的頻率非常之高。我常常看到就在一彈指、一瞬間，蘇佛金色的靈魂就會變化出無數個分身，在極短的時間內衝到整個中國大陸的上空，直接覆蓋整片大地。蘇佛的分身數量極大、密度極其密集，宛如金色的流光，帶著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明，毫無縫隙地將整個中國的空間籠罩。我可以看見難以計數的眾靈從各個空間之中出離，許多眾靈見到佛光都非常歡喜，紛紛進入金光之中。這是難以用言語描述的壯觀情景，因為這真正是名副其實的「救世

」，在短短時間內就有無量無邊的苦難眾靈得救。

令我感到詫異的是，中國居然有著非常多的魔眾。這些魔眾跟我擔任守護神時的靈魂狀態與光度有著極大的區別，他們大多趨近於黑色、暗色的光芒，且長相並非良善之輩。當我在西方法性土的蓮花座上觀看蘇佛超度中國時，驚訝地發現：在中國各省的各個空間中，乃至於大量人群的周遭，都有著許多魔眾的存在。當人們身邊出現大量魔眾時，對人們的影響並非正面，而是有著非常明顯的負面干擾。這些大量的魔眾，在短時間內經由蘇佛的千百億化身，被阿彌陀佛大放十二道光全部收進了西方法性土。大量黑色的流光宛如實質的黑色海水，就這樣流進了蘇佛所建立的西方法性土。現在，這些魔眾全部都在法性土上脫胎換骨、重獲新生。這就是西方法性土的神奇力量，乃是佛的慈悲願力所成就的世界。也正是由於蘇佛慈悲發心，超度中國眾靈，才讓魏無忌這樣的歷史人物能夠有機會進入西方法性土，迎來靈性生

命的大轉變。

現在我就在法性土上的蓮花座，日日聽經聞法，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隨著一次又一次接受佛法的教育，聽受佛講的經文，我越來越明瞭，原來人身真的是夢幻一場。好在當時我在世之時，心中無論如何仍是懷有慈悲哀憫之心以及一顆仁愛之心。而最重要的是，我真正對待門客，乃至於我的兄長魏安釐王，心中真的付出百分之百的真心與信心。這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但是當時的魏無忌做到了，這是我幸運的一點。不過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我始終還是沒有考過最後的這一關。在兄長的懷疑猜忌之下，我心中的確確是心灰意冷；在沒有任何辦法之下，只能終日縱情於酒色之中。

現在魏無忌已經知道了，其實人生原來完完全全、徹頭徹尾都是假的，包括這個身體都是假的。這樣的至簡大道，真正是我從來沒有過的體會。當我聽蘇佛講到這些道理的時候，我的心中

真正是為之一震，彷彿整顆心都亮了起來。原來這個身體乃至於人身皆是虛幻、無常、虛假的存在，那又有什麼好為其著墨、執著、哀痛、傷感的呢？那真是可笑的一件事情。明白了這樣的道理，我的心彷彿打開了一般，新光再度點燃了起來。這樣說起來，原來世間的種種一切全部都是假的，並沒有任何的意義。這真是讓人意想不到、難以置信，但卻又是如此真實的道理。

就像當時我魏無忌在世之時，求賢若渴，與門下的三千門客相交於心，以信相交。這的確是難能可貴，但是這一切是真的嗎？非也，其實亦是虛假的存在。原來這都只是業力之中因緣果報的顯現，在這其中並沒有任何的真實啊。聽到這些道理之後，我魏無忌忍不住大笑三聲，想不到原來人生的答案就是這麼簡單。只是需要真正的明瞭其虛幻的本質，真正的能夠看破放下，那就不會再受到這個「苦」字所捆綁。

現在接受佛法的教育，才明白佛這麼的慈悲，將其無上功德

力以及救度眾生的慈悲願力，全都放進了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之中。只要能放下一切，用慈悲救度眾生之心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那將能夠發揮不可思議之效之威能。其中最好的證明就是蘇佛。因為當蘇佛來到中國進行超度時，他真的就是這麼單純簡單地念著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也只有這句「南無阿彌陀佛」，就這樣將無數的空間打開，救度了其中困於其中的苦難靈魂。這一切都是依據在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的無上功德力之上。當然這句佛號其實也並非是每個人念都能夠有如此的效果。所以佛才一直教導大家要發慈悲救度之心，原來發菩提心是這麼的重要。可惜當時魏無忌在世之時並未有佛法存在，從來沒有人知道說原來人這個身體還能夠拿來修行，還能夠成為一尊佛，能夠真正的做到不老、不病、靈性不死。

這要是在當時我所處的年代之中說起來，絕對是讓人覺得是天方夜譚啊。不過要是當時我聽聞有這樣的人能夠做到這樣的事

，以我魏無忌的性格，大概會馬上帶著千乘馬車、黃金萬兩，以及所有的門客前去拜見，一定要向其請教如何能夠得到這樣殊勝的利益。這是對於有才之人乃至於有德之人最基本的尊重以及禮敬。而現在在澳洲香光大佛寺，蘇佛就是希望能夠將這樣的大法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讓大家都知道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讓人們都有機會接受佛法的教育。這樣的心量真的是太寬廣無邊了，因為這樣的大法，理當是要付出自己之所有，而才能夠換來聽聞，乃至於有蒙善知識教導的機會。但是現在卻是只要能夠相信之人，前來佛寺求法，都有機會能夠得到這樣的教導。那真正是阿彌陀佛與蘇佛的大慈大悲。當然，能夠得到多少利益，就看每個人自己心中的誠敬之心有多少了，這是不變的一個道理。

我可以看到佛寺的四眾弟子，每天都能夠接受到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教導，能夠在佛光二六時中照耀不停的清淨聖地修行，真正是太幸運、太有福報了！看得讓魏無忌心中也忍不住生起了一

個念頭：如果自己能夠再得人身，而能夠於佛的座下聽法修行，那該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啊！現在我決定要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念著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知道到了西方之後，將會有再下凡救度眾生的一天。到那時，希望我能夠有機會再遇到阿彌陀佛，隨佛修行、救度眾生。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南無阿彌陀佛

信陵君魏無忌

戰國 荊軻刺秦王（距今約二千二百五十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荊軻：

荊軻此時實在是太幸運了，時隔二千二百五十年，我於人間原來已經離開了這麼久。此時又回到人間的一個地方，與我當時所在的距離算是比較遠的。我此時就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性土上。這裡真是一個非常宜人莊嚴的好地方。莊嚴這兩個字，我以前也沒有聽過。我所生長的年代，佛法並還沒有傳入中國，所以如今被佛救起來，把我安置在西方性土上這個地方，雖然讓我感覺陌生，但是其實心中的喜悅真的是難以言表。就好像自己時隔了兩千多年，一個不認識過佛的人，一下子來到佛的世
界裡，得到了佛最慈悲和最有智慧的教育。

荊軻今天在這裡與香光大佛寺訪問荊軻的人遙遙相應，把我

心底的話傳來，這實在是一個太過於特別殊勝的事情了。荊軻這兩個名字，我想中國人無一人不知曉，荊軻刺秦王的典故，無一人沒聽過吧！我所處的年代是戰國末期，那是一個群雄爭霸，而以秦國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我們其他小國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幾乎快要沒有了生存的力量和勇氣。許多人們或者是國家，反正是有志之士也紛紛投了降，投到秦國當時秦王嬴政的幕僚底下。秦王看起來勢如破竹，要把其他六個小國一一攻滅，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我生長在衛國這麼一個小國，但是我後來得到了人生最高點卻是發生在燕國。燕國是我一生中最高為感恩的國家，因為燕國有我懂我的人，有我的知己，有我一生中最風光、最燦爛的時候所結識的一批知心朋友。因此，雖然燕國是一個小而弱的國家，但是我當時對於燕國的忠心，我想大家也是一目瞭然吧！

荊軻一生命並不長，我的死亡很快便在當時秦王嬴政的

眼前，就在我執行人身中第一個艱鉅的任務而失敗之後，便草草
地了結一生。事情其實發展的非常迅速，要說起我的故事來，我
本來一個人遊歷四方。在這個偌大的中國土地上，好像也沒有我
可以容身的地方。後來我流落到燕國的時候，已經快要失去了鬥
志，也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可以走向什麼地方。我心中的鬱悶，讓
我當時一直在街頭以歌唱的方式抒發自己壓抑的心情。當時自己
結識了有名的音樂家，名叫高漸離。我想他是第一個懂我的人。
高漸離看我在街上，我們倆就這樣一唱一和，他擊著他的筑，我
唱著我的歌，兩人算是當時非常好的搭檔吧。我們也不需要多加
言語，就可以從音樂的世界裡瞭解彼此的心。

當時的壯志豪傑們，眼看著很多已經失去了仁人志士該有的
俠義忠心，紛紛都是以利益為導向地找到自己的歸宿。我們倆算
是壯志未酬，想要做一番事，卻無處可以伸展。而我生命的轉折
點便是當時被一個名叫田光的燕國俠士所看重。他們都是燕國人

，但是並不嫌棄我並不是燕國人的身份。從我的歌聲中，他竟然聽出了我內心世界，聽出了我的才華與抱負。因此，在田光的推薦之下，我一下子被推到了當時燕國太子丹底下。

太子丹當時對於秦國的虎視眈眈，心中感到非常沮喪，也知道燕國作為一個弱小的國家，其實已經無路可逃。後來他想出了一個絕招，那就是請一位勇士以一些獻策或者是送東西的方式，趁機靠近並刺殺秦王嬴政。這樣子的策劃，當時燕國上下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擔此重任。於是燕國的太子丹找到了當時的田光，但是無奈田光已年邁體衰。於是田光忽然想起了我這位他在街頭上所看重的俠客。他看中了這顆俠客的心和勇氣，於是便勇敢地向太子丹推薦了我荊軻。這個名字當時還未為世人所知。但是憑著田光和荊軻的這份深厚因緣，我便一下子成為了這份重任的執行者。

田光當時找到了我，告訴了我太子丹打算聘用我作為此次任

務的執行者的時候，荊軻並沒有馬上答應，心中涼了一下。心裡想，難道這就是我可以為人民百姓做的一件好事嗎？我一心也想著為人民做一番事業，只是當時的情況和環境讓我無處施展抱負。田光此話一說，我心裡確實動了心。

在還沒來得及答應的時候，田光卻拿起了一把長劍告訴我說：「由於這件事情是屬於重點機密，不能隨意洩露。」太子丹似乎是懷疑了田光，還囑咐了田光不能洩露此事。因此田光便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再三地囑咐我荊軻一定要把這個任務完成，無論如何艱鉅，此事也只有荊軻一人可以執行。他對於我的信任和看重，讓我一時半會兒還真的說不出什麼話來。但是下一幕卻讓我驚呆了，田光直接拿起長劍自刎，死前再次地囑咐我一定要保重，把事情給辦好，為了家國天下一定可以做得到。田光一死，嚇壞了荊軻也嚇壞了燕太子丹。大家既然已經把這一個重任完全交付於我的手上，荊軻也再也沒有懸念地決定死心踏地地走上這一

條路。

燕太子丹接見了我，他以非常卑微的方式懇求於我，簡直是把全燕國人民百姓的命運交到了我的身上。我答應了，並且決定好好地來為這件事情出謀劃策。當時我帶了幾個東西到秦王面前，打算為他獻策：一個珍貴的地圖、一個秦王正在高價懸賞的人頭、一個帶有劇毒的匕首，這是刺殺秦王最重要的暗器。在把這三個物品都聚集了以後，我便在當時知心好友高漸離的幫助之下為我送行，從此踏上了一條再也不可能回頭的路。老實說，荊軻作為一個俠客，本來也是志在四方，志在保家衛國。為了人民，我可以付出一切的代價在所不惜。俠客本來就不會為自己的身體有過多的呵護，也知道生命本就不長。如果能夠以自己的生命換來很多人長時間的和平，那也是一件值得的事情了。

此時一別，大家對於兩句詩應該非常耳熟能詳吧。當時臨走前，我與高漸離一起合奏的這兩首詩，便是後世傳唱千古的「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無論成敗與否，荆軻知道再也沒有可能回到燕國土地上了。只是此時一去，在執行計畫的時候出現了很多狀況，荆軻一下子反應不過來。儘管秦王已經給予我很多可以刺殺他的機會，但是無奈，命運的安排似乎就是秦王可以保住生命，萬無一失。而我荆軻，很快地隨後便在一頓亂箭刺殺之下身亡。此生結束，我匆匆的一生，便在秦王的宮殿裡面畫上了句點。此生一斷氣，我的靈魂直接淡出了我的體內，直接坐在懸空中，看著自己的屍首躺在血泊之中。一時半會兒，荆軻還真的反應不過來，難道這就是死亡嗎？一直知道自己離死亡很接近，此時已經發生。自己的肉體就躺在自己的眼前，一點關係都沒有，這樣的場景真的是感慨萬千啊。沒有想到，我還來不及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就在第一次的重大任務中結束了生命。

但是其實心中也已經沒有了遺憾。我知道這是我必定要報答的恩情，燕太子丹和田光對於我的知遇之恩，對於我的各種禮遇

和信任，這是在我一生中最潦倒的時候，給我的生命點光的人。但是此時此刻，作為一個孤魂，我的靈自然地飄回到當時的易水旁。在易水旁孤零零地過了很長很長的時間，沒有想到世事匆匆就這樣沒了。可是死後的世界卻是如此的孤獨無依靠。以前的自己渴望著施展抱負的同時，也渴望著可以有一群互相瞭解彼此的知己共同奮鬥，為國家、為人民而努力。但是此時此刻，自己所想的一切已經幻滅。幻化的人生結束之後，荊軻真的就成為了一個孤零零的靈魂，誰人也不識，誰人也不曉。儘管在人世間，我荊軻的名字從此大響，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失敗的俠客，但是對於我一個靈魂來說，這又有什麼用處呢？我再也感受不到人間的溫情。儘管後人賦詩歌頌於我，那又如何呢？對於我的靈性可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此時我才深刻地意識到，人的身體和靈性是兩個不同東西的這一個概念。但是這也是一個模糊的認知，因為我當時的心就是

鬱鬱悶悶、苦苦的這麼一個靈魂，哪裡也沒辦法去。好像在易水旁就這樣子待了兩千多年之久，一點自主的能力也沒有。我並不是一個高級的靈魂，所以我並沒有可以隨意飄蕩的可能，就是死守在這個易水邊，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著過往的事情，也在這裡目睹了接下來歷史上種種的發展和變化。因為我的心是悲涼的，所以我所見的一切也是悲苦的。在我眼前所展現的一切變化，似乎都已經沒辦法讓我起勁。但是我或許這生中也沒有做太大的什麼錯事吧，我並沒有到一些極苦的地方受到報應，就是以一種非常孤獨的方式來度過我死後的人生。兩千多年前的時間可真不是短時間啊，我荊軻早已在這一片迷迷糊糊當中，習慣了自己孤身一人漂泊的生命。

兩千多年也是一眨眼就過去了。我在這個地方守候了這麼久，從來也沒有見過光亮。直到上幾週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巨大的光明籠罩著我所處的地方。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溫暖的光，或者

是任何的光。我的世界一直是幽幽暗暗，遙無止息的。但是這一次的這道光照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忽然清明了許多。好像累積了上千年的鬱悶心情，一下子也灰飛煙滅。心情一下子打開之後，我才看清了自己當時的處境。

原來這道光是來自佛的光。佛光是我非常陌生的光，因為我從來就不認識佛。但是那一剎那，我進入光中之後，來到西方法性土這一個佛國淨土的時候，慢慢地就可以把心打開了。對這裡的一切，一下子就一目瞭然了起來。原來當時是人間的一個修行成就很高的蘇佛，他帶著自己的千百億化身，還有阿彌陀佛的十二道金光，就在我所處的地方大放光明，救度我們重重無盡的、跟我一樣的可憐靈魂。

那時我睜大眼睛一看，才發現原來這個地方有如此多的深度空間，有如此多重重疊疊、我當時並不覺察到的空間。突然出現了很多跟我一樣的可憐靈，大家紛紛往光處走。所以說，死後的

世界，大家所處的空間不同，因此就算生前大家都是朋友、都是知己，但是死後的靈魂卻是自己一個人所承受的，沒有人可以陪你走過這一段路。此時的深刻體驗，讓荊軻真的是畢生難忘。

來到西方法性土，我以一個全新的生命學習，放下過往的一切，重新開始，才真正地認識什麼是佛，什麼是佛法，認識了南無阿彌陀佛，認識了西方極樂世界，也認識了蘇佛這一個偉大的人間之人。這一切的發生實在是太快速了。我從一個完全無知，對生命可以說是無知的人，一下子變成了可以瞭解宇宙真相的人。這一切也是因為有佛的高智慧伴隨著我們，有見性者以他們見性後大開智慧的所得來教育我們，我們也才有辦法可以明瞭這一切。

這一切的變化，實在是讓我們這些中國大地上的靈魂感到非常詫異。大家的反應雖各有不同，但是一旦進入到西方法性土之後，只要是淨化了一段時間，心境平和了下來，大家其實都是一

體，因此所感受的喜悅並沒有分別。來到這裡之後快樂、滿足、感恩、踏實的心情，我想大家都可以體會得到吧！我來到這裡之後，才知道宇宙的真相：人這個身體本來就是短暫而幻化的。當時的這個深刻體會，再加上知道了自己其實也跟佛一樣具足圓滿的智慧，也可以像佛一樣救起這麼多的眾生，這一點實在是讓荊軻太感到意外了。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這樣的福報可以踏上這個地方。這其中，荊軻也深刻地明白了自己當時在人間時，為何會感受到諸多苦的原因了。

當時自己唱著歌的時候，渴望的是有人可以看得懂我，可以得到世人的讚賞，這也是因為自己生平對於結交「豪士」這件事情把它看得太重要了。好像生命中如果找不到可以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們，就是一件難過的事。是啊，荊軻一個堂堂的俠士，竟然也是把「情」看得過於重了。無論是知遇之恩的情，或是自己對於人世間的一切過於看重及執著，導致自己在死後瞬間進入鬼

道而久不得離身的原因。所謂的久，就是當鬼的日子實在是太長太長了，屈指一算竟然有兩千多年之久。

在西方法性土上，荊軻才可以真真實實地說自己確實已經可以把這兩千多年的所有恩怨情仇給放下了。無論時間長短，這一切在肉體結束的那一刻之時，都是幻化的。可是荊軻對於生命、對於人體與靈性的瞭解，完全可以說是不知曉。這也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佛法教育，沒有靈性正向的教育，人們對於這一方面的認知實在是太少。

後來我在西方法性土持續地淨化，更加看清這一切種種的可能，當時明明自己就差一點可以刺殺秦王，是非常致命的一步。此時知道當時自己無法成功執行任務的原因，便是：第一，因果論上來說，秦王嬴政確實是一個大福報者；第二，他也是與廣大地區的人民和百姓，有著不可摧毀的共業存在。這個廣大的共業，並不是我荊軻一人憑藉一把匕首就能顛覆得了的，這是大家因

果中必須償還、也必須經過的一幕。因此才有了後來秦王變成秦始皇，而統治天下的事實。荊軻不過是這一個巨大共業因果中的一個小人物，發揮不了太多的作用，但是也確實給了秦王一個巨大的驚嚇，以至於對他後來的生命有了一些不一樣的轉變。因此，我荊軻的計畫就算再周密、再完美無缺，但是面對因果業力這重大的扣子之下，我確實也是沒有一點點可以施展的空間。

死後的荊軻，雖然肉體在人間早已腐爛，但是人們對於我的精神，卻可以保留至今，還可以記得我荊軻這個名字。這一切時過境遷，在我沒有了肉體的那一刻起，便已經不是我所在乎的事情了。我只是在乎說，自己以一個如此孤零零的靈的身分，到底還能為世人做些什麼呢？

此時，荊軻的靈體真正地就住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這個地方，跟大家說著這一番故事。荊軻不由得對於佛法生起了萬二分的敬重、尊崇之心，沒想到自己兩千多年以來，第一次

認識了宇宙的真理，也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帶給大家的佛法教育。這個驚動我心的事情，我也很想分享給所有中國歷史上的人物，無論是有名的人物，或者是默默無聞的人物，大家都曾經是這片土地上生長過的人們。困在這裡這麼久的時間，大家也應該清醒過來才是。世間在執著、擁有再多的一切，其實轉眼便成空，真的沒有什麼是值得留下來的。而唯有帶給人們真正的佛法教育，可以讓人們達到真正的純淨純善，以念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念到底的精神，來成就佛道，度化無邊苦眾生。

這便是蘇佛一生都在做的事情。他老老實實地就是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讀著一本《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這一部大乘經典中非常重要的經典，了解了人為何成佛、如何成佛的道理。一心一意就是跟隨南無阿彌陀佛，把自己放下，把自己的習氣都改了，這樣便可以真正達到五眼圓明，見性成佛。最重要的是，蘇佛在做這件事情的基礎上，並不是為了自

己的解脫而做，而是為了廣大與祂一樣正在六道輪迴中的眾生而發出的巨大願心，方得以有見性成佛的可能。

除了見性成佛以外，蘇佛還勇敢地跨越了一大步，那就是以見性成佛的能力與功夫，以一己之力感得南無阿彌陀佛下凡人間，正住在澳洲的香光大佛寺。從此便形成了蘇佛跟隨南無阿彌陀佛救度無邊苦眾生腳步的開端。這一切必須有真正的南無阿彌陀佛正住，也必須要有蘇佛以人間見性成佛之人發大願心，才能感得佛與世間人之相應，能在這裡發揮真正的宇宙間最大的科技。這一切非常特別，蘇佛所做的這一樁樁、一件件非常特別的事情，比如說超度來說，就已經讓荊軻在這裡看得好不羨慕了。原來人身就可以有如此巨大的發揮，可以有著千百億的化身，跟自己一起在這宇宙天地之間救起所有像我們一樣的苦亡靈。大家都在這個地方困了上百年上千年之久，也因為人道有人發心，才可以把我們都救起來。

救起來來到西方法性土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可真的不是普通人可以擁有的佛國土。這是人類歷史上，在地球的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但是蘇佛確確實實是做到了。他在阿彌陀佛的幫助之下建立了西方法性土，而後開始了他接引無量無邊的眾生和魔眾的事業。這一項非凡的事業，真是令荊軻看了好生欽佩。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的話，我一定要努力把佛法在人間廣為流傳。儘管當時在我的年代，釋迦牟尼佛已然誕生，但是佛法並沒有傳到中國境內。因此，我如果可以回到那個時代，肯定會以佛法的教育來推薦給一國之君，讓人民個個都懂得佛法的教育，才不會有了這麼多無謂的戰爭，這世界才能真正地達到和平，人們才會珍惜彼此的生命，不會以著自身的利益去破壞他人的生命。

荊軻此時帶著滿滿的感恩之心，告訴大家這一件事實，感恩南無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荊軻

年)

秦末漢初 英布（黥布）（距今約兩千兩百二十

地獄受報的靈至心懺悔

訪問 主筆：海願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英布：

我是英布（黥布），生於秦末，乃秦末漢初之將領。當時人稱我為「猛將英布」。

我的臉上在年輕的時候，大約二十歲左右吧，曾受過「黥刑」，就是犯罪受刑在臉上刺青，留下了兩道刺疤。這是受刑後留下的痕跡，去除不掉且被放送去苦工。這黥面的特徵，成為我這一輩子成為猛將的代表形象，所以大家也因此而叫我黥布。

英布心中相當勇猛。我認為欲取天下，在秦末漢初群雄割據之時，如果沒有一番作為、沒有特殊的長才，或者是勇猛之心，

要出人頭地是不可能的，往往會淹沒在眾多強者之中，或被壓制，甚至陷入奪命的危機。所以英布的一生可以說是轟轟烈烈，一點都沒有虛度。這與我心中的理念及思想有關；而強壯勇猛的身體，也讓我將理念付諸行動。

當時我先投靠項羽。項羽曾指令英布，在非常快速且不被發覺的情況下，帶領現有的部將，坑埋了二十萬投降的秦國將兵。這件事情，可說是英布狠下了心，更是為了表示對項羽的效忠。坑埋秦國投降的將領與士兵，這件事情老實講，現在說來尚且心有餘悸。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我的身體及靈魂受到了相當大的殘酷考驗。如今，英布便是以靈的身份，心對心地發出自己心中的感觸以及經歷。

我滿身血腥，滿手皆是殺人的血跡。即使夜間夢時，有時都會從惡夢中驚醒。畢竟我也是人啊！殺人殺到連自己都不知有多少人頭。這樣的事情發生在當時秦末漢初，戰爭頻起，群雄割據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狀況之下，為了要出人頭地，不得不如此。當時幾乎是無血無淚的。

但沒想到過後，自己還會有那麼一絲毫的憐憫之心；但當時環境並不容許如此，若再如此下去，肯定我便是死者之一。於是在一生當中，我不容許自己輕易動心。當時我是項羽陣營裡最勇猛的先鋒，也蒙項羽看重，封我為王。但當時我做了幾件極度殘忍的事。

除了由項羽下令，命英布在深夜將投降的二十萬秦國將領士兵全部坑殺——那真的是鐵了心腸啊！且在當時，我也依項羽之命刺殺了楚國的幕後帝王義帝。如此種種，讓我的心充滿了血腥，為了在當時的政治謀得自己的一方勢力。

後來項羽到了彭城，多次要英布出兵，引起我的不滿。加上劉邦派人遊說，於是我決定背叛項羽，投靠劉邦。之後大敗項羽，幫劉邦建立了西漢，我也被劉邦封王。

但隨後，我看到了劉邦為了鞏固勢力，對待當時開國將的殘忍手法：他殺了韓信，甚至將彭越剁成肉醬。這把我看得心驚膽戰，心中極度恐慌，彷彿自己就是當時的受害者，隨時有被暗殺的可能，那種極度的恐懼感，真的是相當的痛苦。

於是我起兵討伐劉邦。當時我的心智已入魔，在極度恐慌之下，即使是猛將，亦是抱著保命的迫切需要，所以才要提起兵造反劉邦。但劉邦親自帶兵討伐，英布戰敗逃亡，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當時是相當殘酷且現實的事情。沒有一方會放過另外一方，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勢力及私心，加上被自己的親人背叛、受騙而被暗殺，讓我恨極而死。死時我的頭被砍下，跟身體分開，在當時割下頭顱奉給君王劉邦是為了表示投誠的一種方式，如此身首異處，這就是佛法所說的因果，過去所做的一樁一樁血腥、狂傲、勇猛之事，如今一步一步地報應在自己的身上。

回首英布血腥的一生，就在被暗殺、親人背叛中結束。我在

壯年身亡，且死狀相當淒慘，其實當對方割我頭顱的時候，我全身無法動彈，因為已無氣息，但是我的靈處在那種極度疼痛、不願與不甘痛恨的情況，靈魂直接被抓住，看見了當時被我坑殺的20萬名秦國冤魂向我討債。這些人命的怨氣與恨心相當沉重，我的靈魂是直接墮落到地獄去。可想而知，千刀萬剮都不足以還債。我在地獄受盡苦刑：挖眼地獄、火湯地獄、刀山地獄、挖腦地獄。沒有一樣刑期是短暫的，是如此地漫長、相當痛苦。這就是因果報應。

因果之事，我並非不知，但在當下，善良心智毫不存在，可說是被魔性給吞噬了，如果說我已經成為殺人魔，或是說殺人魔附在我的身上，真的是如此，一點都不足為奇，如此的情況，親人如何看待我，最後死於親人的手，這真的是現世報應！下地獄之後受盡痛苦，甚至連哀嚎與懺悔的時間都沒有，無一絲毫的空檔。畢竟酷刑讓靈魂充滿了苦楚，連掉淚的時間都沒有。

英布心中感到相當哀傷，為何在世時要做這麼多殘忍、血腥、暴力的事？死後靈魂被怨氣纏繞，墮入地獄受苦。英布在地獄當中受到極苦的酷刑，我的靈魂扭曲變形，但心中相當地懺悔。自知死有餘辜，我所受的苦，就是當時我對人們——讓他們痛苦而亡的苦，我心中沒有任何的怨恨，只有滿滿的懺悔，甚至掉下了英雄之淚。我祈求上天給我一個機會，讓我改頭換面。由原本極度的恨心者，直到成為地獄懺悔的靈魂，懇求能有機會成為善良的靈魂。我不斷地向老天求救，當時我也不知道有誰可以幫我。我能感受到，這就是被我害死的人，死前的無奈、痛苦與怨恨。

不知道經過了多久，忽然感受到一道光芒照在英布的身上。這道光芒相當溫暖，在瞬間當下，讓我身上所受的痛苦瞬間消除。我感受到這是老天爺聽到英布無數次從心中發出的真心懇求。我知道自己罪大惡極，滿身的惡行無可原諒。但一個受苦極致、無助求助的靈魂是相當真誠的。

當時的那道光，將英布帶離了地獄，來到了一個光明的地方。這地方讓我感受到滿滿的安心，這是一個兩千兩百多年的罪魂，從未感受到的安心。而且我被放在一個柔軟的蓮花座上。

英布當時的心中滿滿的感恩，不禁跪在蓮花上，不斷不斷地磕頭。我不知此處是何地，但也從來沒有想過會受到如此的待遇。滿身的罪業、真誠地希求能有一個安身之處。我知道自己應該受到痛苦的果報，做牛做馬、千刀萬剮都不足以消滅罪業。英布所受的苦，原本僅是所作惡事的萬分之一，如今竟然能夠安心地坐在此處。英布不斷地磕頭掉淚。

後來當我得知，此時已經過了兩千多年。在地獄受刑兩千多年，回想當時短短的生命，壯年喪命，那一世所做的事情，換來地獄兩千多年的刑期，值得嗎？太不值得了，英布再度為自己的愚痴殘忍感到懺悔。是什麼樣的力量、如此的強大及慈悲，可以幫助英布離開地獄呢？

當那道光明照耀在身上時，我彷彿聽到了「南無阿彌陀佛」佛號響起，正與此時我所處的地方一樣，不斷地傳出「南無阿彌陀佛」佛號。英布不認識佛，在當時的朝代中，雖然有許多遠離塵世、隱居山林的雅士高人，但從來沒有聽過「佛」。為何佛如此慈悲地對待英布呢？這又是什麼地方？

一陣一陣的暖流流進英布的心中，告訴英布：「這裡是澳洲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性土。是阿彌陀佛的佛力及蘇佛的願行，把你從地獄救到此地。佛聽到你一片純心的懇求，願意給你改過的機會。你也發下願，改過之後要做一個良的靈魂。因為你這一念的善心，救了你自己。」

而且此時，香光大佛寺的蘇佛正發大願，拯救中國大陸受苦的靈魂、無人救度的靈魂。蘇佛的大願心及千百億化身，讓你從地獄中得救了。」

阿彌陀佛相當慈悲地在眼前出現了一幕幕，讓英布再度痛哭

流涕的影像。影像中顯示在中國大陸，英布當時身亡慘遭割頭的地方，被建立了墓地，一直到現在墓地還在。此墓地因為受到了蘇佛千百億化身的停留、並且希望墳墓中的靈魂得到救度，才能夠蒙阿彌陀佛在中國的空中以佛光穿透空間進入地獄，救了英布這個苦難的靈魂。

這些事情、這樣的變化，實在讓英布感到驚訝！阿彌陀佛佛光及蘇佛千百億化身所現的佛力，如此慈悲地對待英布這個在地獄受苦的靈魂。英布當如何回報呢？

我在蓮花座上痛哭了許久許久，是一個懺悔的靈魂，得到原諒，感極而泣，我放聲大哭。哭了許久，沒有受到任何的取笑與侵犯，當我靜下心來，只有一片光亮及寧靜。並且可以聽到蘇佛講經，我看見眼前蘇佛的身是一片的光亮，是這位蘇佛的千百億化身，到了英布的墳墓上，救了英布的靈魂。

所以我在此地相當相當認真地聽蘇佛講經。剛開始時，這靈

魂的全身因為受到兩千多年的地獄刑罰而無法集中精神，而且頭部相當疼痛，眼睛彷彿看不清。但過不了多久，這些痛楚漸漸地解除。這個原本高大的身軀，而後死亡留下受盡扭曲痛苦的靈魂，如今在蓮花座上，已恢復了原本的形貌。

英布在聽經的時候，才知道佛法的存在，才知道有阿彌陀佛及西方極樂世界，以及如今阿彌陀佛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的事，而蘇佛這一世見性成佛救度眾生，跟著阿彌陀佛救眾生及魔眾的種種事蹟。在英布聽來是如此地難以相信，回想當時自己所做的事情，就是殺人魔在做的事，慚愧萬分！因為佛是如此地慈悲在救眾生，而英布是如此地殘忍在傷害眾生。如今阿彌陀佛與蘇佛能有如此大力，把英布的靈魂從地獄救上來，要做魔，還是要做佛？千萬要做佛而不要當魔啊！阿彌陀佛與蘇佛這份恩情如何以報？

我再繼續地聽經，見到香光大佛寺三時繫念法會的情形。所

看到的佛法是真真實實地在救眾生，尤其對魔眾如此殘忍施法，讓蘇佛身上受到極度的痛苦，但蘇佛竟然能對此事不生一點怨恨之心，而且只說：「值得，值得。因為這樣才能救了魔。」這樣的心量讓英布大感震撼，怎會有如此的慈悲心？這就是佛菩薩的心。

英布相當聰明，並非只是一代的勇猛之夫。而且這兩千多年受盡地獄的折磨痛楚，對於善良及慈悲又有一番不同的領受。在這裡，英布看到了當時強烈個性中的魔性及佛對眾生無盡難量的慈悲。

當時自己是殺人傷害生命的魔性，而此時蘇佛冒著生命危險，進入空間超度受苦受難的靈魂，這真的是一種勇猛的精神，而且是勇猛救靈、救眾生的精神及行動。

英布也看到了，香光大佛寺在蘇佛的帶領之下所組成的救世團隊。這是一支靈性的團體，裡面有許多魔眾組成，但大家都洗

心革面、改頭換面，相當的莊嚴，一點魔性都沒有的跟著蘇佛在救眾生。英布也想加入救世團隊，才能夠彌補過去所做的罪惡。英布願意跟隨阿彌陀佛及蘇佛，願意好好唸佛、好好拜佛及誦經，才能消除一些英布所做的殘忍惡事。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這是一部經典，英布從來沒有念過經文。但在香光大佛寺大約十幾日的時間，這本佛寺每天讀誦的經本，英布也跟著看、跟著念，相當地感動。才知道阿彌陀佛是如此的偉大。四十八大願在這部經中有提到，每一個願都是能夠救無量無邊的靈魂。還有西方極樂世界的建立，這真是一個太美好、太清淨的國度。像英布這樣罪惡的靈魂，竟然能夠得到阿彌陀佛、蘇佛的拯救。如果好好唸佛，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能夠有機會進入西方極樂世界嗎？

如果有機會進入，英布肯定會精進好好學習、洗心革面。知道此時安寧能學佛念佛，能精進用功的日子是多麼的不容易，我

必定相當珍惜。甚至於讓自己早日成佛，跟著阿彌陀佛一起救度苦難的靈魂及人們。太多人因為沒有人教而做盡壞事，以後的靈魂也將受苦受難，受到極度的苦難，他們極需要救度，這是英布親身的經歷。

所以我願意加入救世團隊，也願意祈求進入西方極樂世界。這是讓自己得救，而後能夠救度跟我有緣的眾生，才能夠彌補英布過去所做的慘無人道的事。

大慈大悲的阿彌陀佛、夏蓮居老居士，還有蘇佛，英布再次跪地叩謝。因為有你們，才有英布得救的機會。這份恩情無以回報，我將會加倍努力精進學佛，早日成佛以報佛恩。

南無阿彌陀佛。

英布 叩首

西漢 司馬相如（賦聖）（距今約兩千兩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日

司馬相如：

人們認為我不擅言語，其實我心中滿是華麗的詞藻，但人們只以為那些是生僻字，若是沒有十足的文學造詣，又豈能夠看得懂我的作品？寫賦對我而言那是輕而易舉之事，並不是我刻意去堆砌出繁複華麗的文辭，我心中所思所言，皆是如此美麗的

事物，於境是如此，於言亦如是。然我已如此富麗的詞藻，所說出來的話，又有多少人能夠明白呢？不是我不擅於溝通，竟然人們無法理解我的言語，不如拜讀我的文辭。從中若是能夠領略幾分，就能夠明白我心中所思所想與所見。但並不是我不想使用一般的話語，只是這些詞藻對我來說信手拈來，而隨口就能夠帶出如此繁複的詞句，卻對人們來說不便於溝通。故我大多時候都以

作品與人交流，而言語倒是其次。

我生長於蜀郡成都，我自幼就懂得，要能夠跳脫這個封閉地區的制限，讓自己的名聲響徹天下，就必須要有過人的才識，與建立驚人的壯舉。人人都說我效法藺相如，其實我真正效法的是他過人的膽識，唯有如此的與眾不同，才能夠名揚天下。或許大家對於我的印象，停留在我在文學上的造詣，然而我心中當時真正渴望的是一個文武雙全的全才。我鑽研劍術，也用心學習文學，就是希望天下人都能認識我，就如同藺相如一樣以自己之長與膽識聞名於世。我十分敬佩藺相如過人的膽識，以及他在大局當前臨危不亂、一心一意地為國家盡一己之力的精神。然而大漢盛世並不屬於諸侯國割據的時代，在這樣優渥安穩的環境之中，其實難以一展我的抱負。要在一個太平盛世而發揮如戰亂時期這樣的際遇以及展示自己膽識，是十分不容易的。而我並沒有放棄揚名立萬的機會，依然想要在自己的長才上出人頭地。如此，我

就決定將我的天賦用於文學發展之中。

而當時偶然間，在讀書時研究古人聖賢之時，悄然接觸到文學，也接觸到了賦這樣的創作格式。起初我並沒有留意這樣的文學作品，然而當我看見了漢賦當中詞藻的華麗，以及錯落有致、富有節奏感、重複長短的這種格式。這確實是一個讓我擅長發揮詞藻優美之處的創作格式。在梁園遇到的，是唐代最頂尖的漢賦家、散文名家，也確實向他們學習了許多。而我也知道，原來這賦還有著更高深的境界，我當然不能夠止步於此。我必須要將他們所會的融會貫通，再將自己的文學造詣提高到更高的境界。世人都以為我是可以去查閱很多冷門的字詞來進行創作，然而其實並不是如此。我本身在閱讀古人聖賢書籍之時，平常就對於這些字詞特別敏感。這些看似少用的詞對於人們來說印象不深刻，又或是難以讀出其讀音。然而對我來說，一旦看過之後，它就轉換成鮮明的印象圖像，乃至於是該物品直接呈現在我面前。諸多複

雜的生僻字，其實對我來說毫無障礙。這些字就如同普通的字一般，對我來說在使用上沒有絲毫困難，不假思索就能夠快速地調動這些詞句。

很多人以為漢賦的創作重點是堆砌辭藻，但是真正的漢賦，優良的作品並不是如此。大多數人認為漢賦不能譜曲，但我心中的漢賦本身與音律是相結合的，其中以四字、三字、五字等固定形式出現，其實是可以配合音律的。原以為只有樂府詩才能夠配樂，其實真正頂級的賦，背後也是有音律的。雖然不如樂府詩那樣有固定的旋律以及緩慢的步調，然而賦的音律性其實更為靈活，不是受到固定的節奏與頻率限制，而是一種更自由、奔放的音律在後面配合著賦的運行。我在創作漢賦之時，心中其實都有旋律。我跟著旋律創作，心中自然而然的就會浮現出適合填入的詞藻；這對我來說，已經算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浮現的能力。我不需要太多的構思，而是知道此處隨著音律要填詞之時，配合其內容，自

然就會浮現出對應的文字。然而，此時的文字確實有些並不常見，但在音律當中，以及在整個文學作品的美觀上，這些詞都是最適合填入的。眾人以為賦的篇幅十分長，但其實這取決於我心中的音律到底有多長。重複的結構便表示著重複的音律，而有著不同的填詞。整首賦的長度取決於整首曲子的長度，而整首賦的完成也意味著整首曲子的結束。這兩者視為一體，不可分割。

我自認為，這樣辭藻華麗的作品，必須要配合足夠的內容與主題。若是簡單單一的敘事故事以及單調的發展，且缺乏對景色或環境的描述，那就算強行使用再多的辭藻，也沒有辦法真正凸顯整個漢賦的規模。一首好的漢賦作品，必須要搭配上主題，襯托出漢賦規模與大局觀的背景與內容。而最令我滿意之作，莫過於《子虛賦》與《上林賦》。《子虛賦》與《上林賦》真正令我得意之處，在於它本身並不是空談虛幻的辭藻堆砌，而是具有勸世、勸諫的意義。它本身對於帝王的規勸，以及讓讀者能理解「

賦」本身也是具備表達與傳達正信正念、規勸君王之功能的。這兩篇本身互為上下集，它們所呈現出的，就是當時中國豐富地貌與萬物百態的絢麗之姿。不過，兩位友人之間的討論，帶出不同國家之間的絢麗之景。然而，這無疑也就是我為了要表達我辭藻豐富之程度，不限於單一地描述一國田獵場所之景。我能夠將辭藻運用跨度，跨及山間、海邊、深潭、各式地形與場景，以及出遊圍獵隊伍的描述，都能夠盡納其中。其中的各種動物、植物、寶石，以及奇珍異獸、水生植物、草本植物、水果，而各種顏色的泥土、礦石，我都能夠用豐富的詞彙，一一地將其敘述清楚。我所譜下的文字，就如同一本百科全書。而大家正以為《子虛賦》已是巔峰之作之時，其後者的《上林賦》又更凌駕原本的《子虛賦》；《上林賦》所帶出的氣勢磅礴，配上我心中浮現的音律，以持緒穩健且宏大的大局觀，慢慢娓娓道出天子所在的靈苑。而後又收尾至退居朝堂、節制田獵的方式收場，以凸顯天子對於

坐擁天下而謙虛謙卑、看淡一切，並以百姓為第一的這種宏大心量。而當中《上林賦》所使用的詞藻，可謂包含了《子虛賦》當中的內容，而又超過《子虛賦》甚多。由此可見，這是文學造詣上的層層突破，突破了原本已經相當華美的《子虛賦》，而來到了更高的境界。我這一生中創作的作品無數，然而大多數的作品並不足以令我滿意。我也沒有將大多數的作品流傳，僅僅是令我非常滿意，也可以說是我願意承認它們為我代表作的作品，我才會將之流傳後世。所以後人在欣賞我的作品之時，可謂是在觀賞有一定水準與規模的作品，而並不是三三兩兩簡單而無聊的小品。被大眾認可為當時的一大才子，然而，我本身對於這樣的頭銜並不是十分滿意。「才」字本身過於籠統，有才之人比比皆是。而我認為我在文學的造詣上，已經超出了普通「有才華」的定義。我希望天下能夠打從心底承認，我的作品在當時是完全超出於當時規格的，乃至於可以說是成為一代的典範。

其實，這也反映出當時文學家的悲哀吧。早期在漢景帝時代，那時並不崇尚如此華麗的文學，而我也無用武之地。

而後來遇到了漢武帝，我也算是能夠以漢賦投其所好。他本身好大喜功，喜歡這種華麗的文學，以及受人們推崇與敬仰。我也才能夠藉此得到機會得以生存，能夠以如此華麗的文學與作品，得到皇帝的認同。人生與我自己追求名聲，以及追求作品受到人們的肯定，也是有相當的關係。

其實從這些作品當中，雖然仍有少量的「勸」的意味，但這也是當代文人賴以為生的無奈之處吧。這與我當初的理想已經相差甚遠。

我本應以個人的膽識，在大局緊要關頭，以義正言辭、正義凜然的言論，無懼個人的生死，以這樣的心態直言奉諫，敢說敢言。為何會淪為鋪陳華麗的辭藻，只為了要討好聖上？其實這也是實勢所逼吧。當時與妻子私奔之後，生活確實過得比較清苦。

生活到了後期，其實對於妻子也僅剩下一份責任，也沒有了當初那樣瘋狂追求般的熱情。那幾年受到疾病所折磨，在生活辛苦的情況下，加上對於妻子也沒有太多的感情，其實生命中唯一能夠讓我寄託精神的，就只有自己的文學作品。

而「漢賦」這類的文學，若是沒有了那種目標以及正當性，沒有了主題而硬是堆砌華麗的詞藻，就只會讓整個作品顯得十分繁雜，令人感到噁心。我在生命的最後創作了《封禪文》。既然已經完成，我卻遲遲不敢呈給皇帝。畢竟我對於自己的一生以及對自己的期許，不應該是淪為皇帝的弄臣，不應該是成為討好皇帝的專御用文學家。真希望自己可以真正地奉勸皇帝，敢於直諫，寫出對社會與天下有所幫助的作品。而我真的已經迷失了自己，我其實也找不到真正適合我發揮的地方。在家中病逝之後，我來到閻王殿前。我所創作的作品影響了一代人，而中間所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與妻子之間直諫的事情被廣為流傳，這些本身對於

社會都是負面的影響。

雖然當時閻王如此解釋，我也不是十分清楚。我認為我只是在一個時代做好自己的本分，努力地積極進取，希望能夠出人頭地、獲取名聲。然而，這在閻王的眼中卻是造了錯誤，影響了一代人。

而我並不是十分明白，我先後下了，拔舌地獄，挖腦地獄，挖眼地獄。現在來看大約是300年的時間。這對人道來看，確實是不短的時間。但對於當時在地獄受刑的我，其實隨時都是度日如年，幾百年、哪怕是幾十年，對我來說都沒有分別，都是痛苦不堪，意識也不是很清楚。在地獄受刑的過程中，我依然感到十分的困惑。我不明白我這一生也不過就是身為一個文學家，也不是說作奸犯科，也沒有殺害人，為何要受到如此的罪過？受刑期滿，我回到閻王殿前，閻王問我是否知罪。我心中不敢說我完全無罪，但是憑良心說，確實對於自己所造的罪業尚不是十分清

楚。

閻王搖搖頭，無奈地跟我說：「那你就再回去地上鬼道空間好好體驗一番吧，或許你能夠有所醒悟，畢竟現在尚沒有人身可以讓你投胎轉世。」我理解了此況，後來就來到了鬼道。

我在地面上飄蕩，而我有機會觀察著各朝各代的文學作品；每個朝代都有各自的發展，而其中也有許多文學作品得以被廣為流傳。我慢慢意識到，原來作品是傳遞思想、表達一個人內心看法，以及對生命感觸與價值觀的載體，是一個思想傳播的重要工具。當時我所創作的作品，定位了那個時代的作品走向；也就是說，我的創作風格定位了當時漢服的發展。我知道這對後世的影響，使得人們過於鑽研辭藻、過於深究文字的探討，以及為了追求華美華麗，而特別去鑽研了這樣的創作風格。我這一生所創作的作品以及故事，也都廣為流傳；這讓我才慢慢理解，自己對於後人的影響確實不容小覷。

而在這中間，所有的創作以及對於華麗辭藻的鋪陳，其實都讓許多人進入了所謂「漢賦」以及作品的文字空間，與幻想出的空間裡面。這些錯綜複雜的賦麗辭藻，也就代表著非常繁亂複雜的空間，使得人們沉溺於其中而無法抽離。人們在不同空間中游蕩、切換，而思維不斷，卻無法處理空間。我才意識到，我的作品給一個時代帶來的風格，定位了這樣的創作形式，讓人們都進入了這些作品空間當中。也難怪我必須要為此承受這樣的苦果。而使用了過度繁瑣的華麗詞藻，本身就不屬於事實；內心為了自己個人的私利，為了要能夠出人頭地、與眾不同，要能夠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所刻意鋪陳的這些詞藻，也都是屬於口業的一環。

故我必須因此下地獄受刑。我在鬼道中觀察著自己所造作的一切，不斷地反思，我也漸漸明白這一切皆有因果。但這其中十分隱晦。這若不是我本身對於事物觀察有著相當的敏銳度，而又若不是對於我本身作品以及後世傳唱情形有所瞭解，想必也無法

知道是我所造的罪業。不禁感嘆，如此難以理解的情況，在世之時又何以能夠得知？沒有相關的教學與說明，我又如何能夠避免造作這些罪業？

人在世為了自己揚名立萬、出人頭地，這本是稀鬆平常之事；然而以靈性的角度來說，從宇宙準則的方向來看，這都是造作罪業，都是害人不利己的諸多行為。後來在一片金光照耀之下，我從軌道空間中脫離，來到阿彌陀佛大佛寺西方方法性土。我在鬼道空間本來就有耳聞「救世團隊」，這是近年出現的組織，大量幫助原本的眾靈脫離原本的空間。

我知道空間的情況，所以我相當驚訝，竟然有人能夠幫助空間中的眾靈脫離原本空間。

我創作的作品，使人思維複雜，以各式各樣繁華、繁複、混亂、豐富的場景以及空間讓人們身陷其中，無法自拔。而救世團可以幫助人們出離，這確實讓我看到了一絲希望，或許被我傷害

的人們，可以有機會從空間中脫離。在法性土上聽經，聽聞佛法確實讓我非常震撼。這與我多年來觀察的理解完全一致，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佛法所講解的層次之高，遠遠超過我個人的理解。我原先僅知道自己所造下的罪業是傷害他人，讓人們無法從空間中出離；然而佛法所講解的程度，不僅解開了空間最深層的細節與奧秘，甚至讓我明白，原來任何以自我為考量、心靈上的偏差，或是為了追求名聲、追求出人頭地所造作的一切事情，全都是在造業。這些都是不可取的失之行為，而我本身不明白這道理，才會在有人身時造作這些罪業。

現在我在法性土上醒悟過來，我才知道當時堆砌華麗辭藻所創作的、所謂的巔峰之作，那些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其實都只是讓自己受到惡果而已。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為了這虛無縹緲的成就，確實是十分不值得。

我創作了許多漢賦，運用了許多華麗辭藻，確實奠定了一代漢賦的規則，而後世人們也尊稱我為「辭宗」或是「賦聖」。然而，這些虛無的名字在死後才賦予給我，又有何意義？當時我已經是一條受刑的靈，而出了地獄之後，也是一條飄蕩的鬼。如此看似殊勝與尊敬的稱謂，對一條飄蕩孤零的鬼又有何意義？

再多的稱呼與名聲都不能抵消我所造的罪業，也沒辦法彌補我讓人們進入空間的事實。這是在法性土上看著這一切，感到十分懺悔。我確實很後悔這一生為了如此無聊的事情而努力。人們或許很尊崇我的作品，就如同我在世一樣對自己的作品感到滿足；而或許許多人與文學家還真想模仿我的風格，甚至是研究我創作的一些心境與歷程。

我在前面也跟各位講解過了，當時我的心境確實是為了出頭地，而我也知道如何巧妙地運用漢賦的特性，以及當時的背景來尋找適合的主題，來創作可以流傳於世的佳作。

而現在這些佳作在我看來，就只是身外之物。留給我的不是什麼有用的名聲，而只是讓我承受著難以計數的罪業。我若是沒有能夠遇到蘇佛帶領救世團隊超度、打開空間，我也沒有機會能夠學到佛法，瞭解我所造作的這些錯誤。

我若是無法理解我所造的這些錯誤，隨業力流轉，來世再出世之時，是否又要重蹈覆轍？這令我想起來就感到十分害怕。萬幸遇到了阿彌陀佛，能夠避免此況。而聽聞在此處，若是真的發心願意幫助眾生，也有機會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是一個更為殊勝、明亮的地方。

我聽到之後也心生嚮往。想必西方極樂世界要比天子的上林苑來得更加地殊勝。不過這也是題外話。總之，感謝阿彌陀佛與蘇佛給我機會分享我的故事。

我被人們尊稱為「賦聖」或是「辭宗」。然而，身為賦聖與辭宗的我，要奉勸各位文人墨客以及研究文學的學者，不要太執

著於文字，文字都有文字靈空間。文學作品各有無數的幻境與空間，各位要小心。

而若是你成功創作出了可以流傳後世的作品，試問自己是否能夠保證這些作品對於人們只有正面影響而無負面的影響呢？若是不能肯定，日後自己要遭受到苦果，自己可要小心。

這是身為賦聖，以辭宗的身分能奉勸你們的一句話。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司馬相如

東漢才女史學家 班昭 （距今約一千九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寧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班昭：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班昭。現在的我已經不是當時的班昭了，我就坐在一朵蓮花座上，在西方法性土中聽經聞法、研讀佛經，念著「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心情舒暢無比，歡天喜地地在這裡度過這一小段的時光。我才剛剛來到這裡，也沒有太長的時間，但是此時的心情真的是歡喜得無以言表。班昭就是一個讀書人，到了這裡以後發現，原來有無量無邊的中國人，無論是各行各業，無論是帝王將相、貧民百姓，都在這個地方齊聚一堂，坐在南無阿彌陀佛的座下，學習佛法，學習世界上最珍貴的智慧和宇宙真理。

班昭說自己曾經是個讀書人，確實不為過。作為一個女性，在當時的社會裡是人們心中的才女。我之所以被稱為才女，是因為自己自幼博覽群書，也繼承了哥哥班固《漢書》這一部偉大史書的續寫工作。因為自己從小精通各種知識，包含天文、地理、歷史、文化等等，算是一個學富五車的女子。往昔曾經引以為傲的《漢書》一書，因為此時自己在西方法性土上已經成為了最謙虛謙卑的班昭，以前所學的種種知識，在佛法的宇宙準則、真理、正道面前，其實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還有一點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西方法性土上，我竟然感應到了二哥班超的存在。原來，他已經比我更早一點被牽引到這個佛國淨土。我的二哥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外交家、軍事家，他在西域過了幾十年的時間，死前才回到中原地區。我們倆自小感情非常好，我和二位哥哥在一起跟著父親，從識字到博覽群書，在書堆裡快樂地成長。此時的二哥也跟我一樣，在西方法性土的

蓮花座上聽經聞法。他現在比我還淨化多了，來到這裡的時間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吧！這段時間裡，他確實改變了很多，跟以前那彪悍、智勇雙全的班超完全變了一個人，我都快認不得他了。當然時隔這麼久，我們也在彼此不同的世界中經歷了太多事情。

他的命運確實比我更為慘不忍睹。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一生中在西域征戰幾十年，為維護國家邊境穩定而造下了許多殘酷殺業。他本身也是個個性強悍彪悍之人，因此幾十年來過著殺人不眨眼的的生活，也習慣了那樣的日子。於是我的二哥班超在死亡之後，經歷了很長時間的地獄受酷刑，然後才返回西域的土地上，繼續當一條孤魂。我的命運和他截然不同，他從武，而我班昭從文。自小在父輩和兄長們的疼愛之下，在書堆裡快樂地成長，吸收了不少各種領域的知識。我本來也算是天資聰穎，學得很快，兄長們所能瞭解的，我都能輕鬆吸收，並且還可以舉一反三。父親經常也為著他有這麼一個高學識的女兒而感到驕傲。

我本來在嫁人之後，並沒有打算以做學問為一生的目的。雖然我有著比其他女性更高的知識，但我一直以為自己會是個相夫教子的好媳婦。沒想到夫君在與我共結連理的幾年後就很快過世了，當時我還是十幾歲的姑娘呢！於是感嘆生命無常，我也不想再繼續找下一位夫婿續弦，這在當時社會當然也是不被人們讚賞的事情。於是我便一頭栽入了史學研究當中。這一切變化源自於大哥班固，當時他才是《漢書》這本偉大著作的編撰者。只是無奈他年紀輕輕便捲入了黨爭之中，在監獄裡受著酷刑，很快便離開了人間。我們家痛失了這位大人才，於是在皇帝的詔令之下，便由我班昭出馬，替大哥完成遺志。這件事我當時爽快地接下了，我知道這件重要的使命在我心中已經開花結果。

做學問的這一生，走得還算非常平順而愉快。《漢書》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我確實付出了不少心血。當時皇帝聘請我到國家圖書館裡，埋頭研究《漢書》的編撰。那是一部涉及古今中外許

多重要知識的巨著，而並不是單指歷史的敘述。我非常幸運地因為從小跟著父親和兄長長大，吸收了天文、地理、歷史等知識，可以說也學習了不少。因此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我順利地完成了這部巨著的後半段。這樣的生活雖然讓我的心中有一點孤獨，但對於這份巨著的全身心投入，讓我忘卻了所有，忘卻了身心上的疲勞和苦悶，忘卻了失去家人的痛。專心致志地在書堆裡研究這一切，我的心中一直都是平靜而歡喜。

我也確實很幸運地得到了很多當時大有學問的人們幫助，這一點我一直心存感恩。感恩皇帝對我的信任，也感恩那個時代人們對我的支持。《漢書》這本書本來也不僅是班家兄妹所編寫的，我覺得應該歸功於當時許多與我一樣的讀書人，大家一起付出了很多心力來完成，我只不過是作為其中的主導者，因此名字也在歷史中流芳千古。許多和我一樣的人，他們個個學識淵博，富有穩定的思緒和分析能力，才有了這一部鉅著的問世。

老實說，我一生過著平凡無奇的日子，沒有人們所說的這麼傳神。我也有著自己的個性和習氣，只不過因為一生都把精力大量投入在編書、寫書，還有教導人們做學問及教書的工作當中，因此並沒有太多時間為自己的各個方面做過多思考。這樣的心境是平靜而歡喜的。

班昭一生活了七十幾年，晚年時得到了當時太后的認可，曾為太后出過許多治國妙策並被採納。這也確實是因為太后信任於我，知道我的學識對國家治理有很大幫助。我不敢說自己做得多好，也就是勤勤懇懇地付出所有認知上可以做到的事情。

這輩子鑽研的一切世間學問，如今來到西方法性土，真正對這裡的一切運作了解透徹後，班昭才不禁感嘆，自己與佛法真的是相見恨晚。佛法在自己所處的年代剛剛傳入中國，當時與佛法並無深厚緣分。但此時在西方法性土發生了非常奇妙的變化，我班昭從此由一名以孔孟之學為主的讀書人，正式轉為虔誠的學佛

之人。對佛法的高深智慧以及帶來的高能量，真的是讓班昭五體投地地佩服。

雖然時隔多年才回到佛法懷抱，但我覺得一切也不嫌晚。這確實就是我的佛緣已到，儘管是以靈界的身分，在死後因對學問的執著而在書堆空間存活至今。由讀書人轉為學佛之人，這番轉變實在太讓我感到意外與歡喜。意外的是，這一切變化不是一般世人所能想像的。誰能想到人可以成佛？而佛又是什麼？佛是宇宙準則的遵行者，也是可以參透宇宙所有真相的人。佛的心是最純、最善、最慈悲無瑕的，這是我所認知的佛。而人間見性成佛的蘇佛，便是依循南無阿彌陀佛的腳步一步步修行，全然放下自我，改掉習氣，最終達至見性成佛、五眼圓明的過程。令班昭感到無比歡喜的是，自己終於見到了真正的真理，認識了佛，知道要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才能解脫生生世世輪迴的苦。

班昭死後雖沒有像哥哥一樣進入地獄受報、痛苦萬分，但當

一條靈的日子也並不好受。沒有自由與自主的能力，就這樣飄飄無依，茫然的度日。中國大地上有無量無邊像我一樣的靈魂，死後困在所處空間中無法出離。只有少數靈性高、純淨的人有辦法在靈性世界來回穿梭；而我班昭只是一堆書中的靈，沒有受大苦也無法喜，平淡無聊地度過了那段時光。此時來到真正的佛國淨土，我的心才真正打開，知道有了方向與目標，靈魂不再黑暗迷茫。

世間一切學問，我已告訴自己，那都是因世間人而創作的論述，並未真正訴說能幫助人們解脫生死輪迴痛苦的宇宙準則、真理與正道。這一切也只有在我如今於西方法性土，翻閱著這本《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時，才真正能體會到佛法的奧妙。佛法的高深學問在於，當人可以達到無私、無我、無念的時候，便能達到見性成佛的境界，還可以以一生的功夫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

原來困在空間裡的眾生有這麼多，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歷史有幾千、幾萬年，就有幾千、幾萬年的靈魂困在裡頭。我當時所處的書堆空間，其實身邊就有滿滿的眾生與我同行，但我當時與他們並不在同一個空間裡，所以才毫不知情。

此時來到西方法性土，可以看到一切事實真相。之後不禁感嘆，原來人身的生命不過如此，短短的幾十年，卻是換來了如此長時間——百年、千年、萬年的空間生活。一切也都是虛幻幻化，而並不是真實的。無論生前有多麼高的地位，或是多麼大的成就，唯有佛來到世間，有南無阿彌陀佛，還有世間的蘇佛相互配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把這空間中滿滿的眾生給一一超度起來，讓他們有繼續投胎或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機會。而且特別的是，佛還可以建立佛國土。只要心和佛相應，願和佛相應，就如同蘇佛一樣，可以在阿彌陀佛的幫助底下建立西方法性土。因此才有辦法像如今的壯舉一樣，可以接引無量無邊的眾生和眾靈進入

到這個佛國淨土。

如今在中國的大地上，最令人動容的便是蘇佛帶著千百億化身，還有南無阿彌陀佛跟隨於旁，帶著十二道佛光給中國的大地上進行超度的這件事情。此時的靈界，已經很多地方達到無人不曉、無人不曉的境界了。大家對於阿彌陀佛與蘇佛的到來，感到非常非常的期盼。一次又一次的佛光注照，帶走了一批又一批數量非常龐大的眾生。他們各個進入光中之後來到西方法性土，就再也沒有後悔，或者是懷念以前的事情了。大家曾經是這五千年、一萬年歷史間的一份子，在這裡吃盡了苦頭。也因為從來沒有得遇佛法的教育，才會導致大家依然成為孤苦伶仃的孤魂。但是此刻命運大翻轉，太多太多的眾生都依著這個殊勝難得的機緣，從此脫離靈的身分。

西方法性土之大，便是蘇佛的清涼心量之廣，可以容納如此多難以計量的眾生與魔眾。其中，超度魔眾才是最特別也最艱鉅

的地方。以前班昭從來不相信、也不承認有魔眾的存在，但是此時來到這裡，放眼望去才親眼看見如此多的魔眾被蘇佛從中國的土地上超度起來，這是一件千古難遇的事情。而且當時所遇到的許多施法攻身的魔眾，對於蘇佛進行各種施法，讓蘇佛不論是在講經說法或是法會上，都可以感覺到身上的陣陣劇痛。只是蘇佛本身對身體絕不執著與緊抓，讓他可以穩穩當地一直繼續超度下去，這便是佛行的偉大之處。

班昭此時領悟了，也期盼自己可以像佛一樣無私無我，心底只有幫助眾生。這所有發生的種種，除了訝異與歡喜，也確實讓班昭非常感恩自己可以置身於這麼一個燦爛無比的年代，得到了佛的救度來到西方法性土。我想我哪裡都不想去了，就想好好地跟在這裡，跟著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學習真正的佛法教育。以後我也一定要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那裡成就佛道。這樣子才是究竟圓滿的一生，也才有機會日後可以跟佛一樣幫助無量無邊

的眾生。對於往昔的種種，無論是自己一生中本來所執著的親情或學問等等，此時也都完全全地放下了，一心隨佛做著佛的事。這便是我此生此時此刻真正的心願。感恩南無阿彌陀佛和蘇佛。班昭向佛菩薩們鞠躬、叩首，表示感恩。

班昭

三國 孫堅（距今一千八百三十五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孫堅：

孫堅將星命殞落，刀下亡魂齊聚前，
魂濛靈禁地獄殿，殺業無數非己願。
期滿暫緩地獄刑，殺業待償非止此，
正報終時花仍在，蜉蝣朝暮萬死生。

人不輕狂枉少年啊！存身在世，就是要獲取赫赫戰功。在當時紛亂的時代，我必須要出人頭地。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我勇武之姿，大破敵軍。其實當時我對於自己有相當的自信。雖然我年少時並沒有太多的求職經驗，但我善於觀察。我知道要大破敵軍，主要在氣勢上以及勇武上不能夠輸人。我所接受到的教育，就是在當時的時代求生存，必須要依靠自己的實力。

只有當我擁有過人的膽識以及武功，才能真正令人信服與折服；而眾人也會因為我的赫赫戰功與武功，才願意跟隨我、歸順我。這是在當時我對於社會的理解。我從小就知道這個道理，始終積極地訓練自己的武功與體力。我時常想像著有朝一日能夠上場殺敵，在當時的環境就是如此，無論是與地方起義軍的衝突、各個族群之間的衝突，又或是各式盜賊四起，這些事情在當時都是很普遍的現象。

而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加入國家，成為正式軍隊的一員，幫助國家維持家園附近的治安與穩定。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我自幼就為了上戰場而準備，也一直在等待機會，讓我可以嶄露頭角。

在我十幾歲（約十四、十五歲）之時，我就曾經想要主動挺身而出，與盜賊、海賊相拚搏。但礙於自己當時身心尚且年幼，我認為不必要如此急於一時；應當將自己的精力與體魄都鍛鍊到

一定程度之後，才能夠真正地立下赫赫戰功。而在「」歲那年，我又遇到了一次的海盜侵擾。面對商船受襲，我挺身而出，立下了人生首次的威嚇戰功，而這也讓我一舉成名。

我並沒有想到我會如此成功，而這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視，讓我擔任了地方的小官。當時也是普遍的現象：但凡具有一些武功，並具有相當的膽識，就有機會代表地方官府去平定地方的亂象。

而我也把握各個機會，嶄露頭角，發揮自己訓練已久的才能。之後我也依循著相同的做法，不斷地把握機會。利用自己的武功專長，平定了許多地方的亂事。

這些地方的小型叛亂，本身是由一群未受過特別軍事訓練的民兵和盜賊所構成，在軍事訓練上十分欠缺。這種臨時湊合的軍隊只是空有理想，軍心渙散且不具備凝聚力；相對於我代表政府具有的大義之勢，兩者有著極大的不同。

兩軍交戰時，結果顯而易見。由於對方缺乏有效訓練，也沒有專業將領帶領，這些臨時起義的軍隊很輕易地就被我一舉攻破。而在這些小型戰役中，拼的就是個人的武功以及膽識，因此在這方面我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我也持續利用這些平定地方亂象的機會來建立戰功，不斷取得功勳並一路往上升遷。這就是我白手起家的過程。而說起比較挑戰的大型叛亂，那也必須等到我將近30歲的時候了。

當時黃巾之亂可以說是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無人不知。黃巾軍之規模龐大，動輒十萬名的民兵群起反抗，其造反之勢真是如日中天。而朝廷也動員了多個將領，分佈在不同區域擊滅、絞殺這些黃巾叛賊，我也參與其中，並立下了赫赫戰功。

雖然黃巾軍的人數雖多，但依然是由散亂的民兵所組成，有些人是想要藉此出人頭地，有些則是因為生活困苦、真正無路可走，才被迫加入黃巾軍。但不論如何，這些沒有受過正規訓練的

賊人，對於受過正規訓練的軍隊來說，可謂是輕而易舉就能將其斬殺。政府派來的諸多將領，做法也十分明確：但凡是敵軍者，不論生擒或是殘殺都可以，目標就是要儘快平定這規模巨大的黃巾之亂，我也參與平定黃巾之亂的大小的戰役，升職為別部司馬。

而就在我平定區星之後，成為了長沙的太守，也正式奠定了我在長沙地區發展的態勢。我在成為長沙太守之時，雖然也想著要治理地方，使地方可以穩定發展，但是當時的環境已經是動亂四起。光是平定各地區的起義與災禍就已經無暇他顧，根本無暇顧及其他的內政。

我繼續征討，積極地建立戰功，我知道，我一定要把握機會，徹底翻身，我唯有持續立功，招募人才，才有機會坐穩一方。在如此紛亂的時代，任何的大義與名分不過就是各方勢力互相征討的藉口，真正坐擁兵權，能夠得人心者，才是真正擁有天下之人。我的目標十分明確，就是在亂世之中翻身，讓我的家族從沒

有兵權的沒沒無聞之輩，躍升成為一方霸權。我知道我處於開荒階段，但是我的辛苦不會白費，我要替我的後代子孫建立戰功基礎，替他們之後稱霸一方鋪路。我趁著我年輕勇武，當打之年，獲取朝廷認可，給我各式名義招兵買馬，這就是我的策略。

但我真的沒有想到，我如此年輕就命喪於戰場之上，我膝下兩個孩子都還小，我還沒有真正替他們打下天下，我就過世了，然而過世之時我也沒有辦法想的太多，我的靈直下地獄，閻王給我看見我這一生的種種斬殺敵軍的畫面，還有一些不是我這一世所做的，但我知道我曾經做過的事，我瞬間就明白了，戰場上的英勇，只是一時的光鮮亮麗，而死亡之後，這諸多的亡靈都會向自己追討。我回顧我最後一場戰役，那時我的靈早已在地獄受刑，而身邊環繞著無數的亡靈，干擾我作戰的清明，使我誤判局勢，以瘋狂的方追擊敵軍，最後才會落入敵人的圈套，失去性命。無量無邊怨恨我的亡靈，也沒有因為我的過世放過我，他們都在

閻王殿等著我被判刑。

我這一生在戰場上砍殺無數的生命，也時刻構想著要如何滅掉更多勢力，這些都讓我造下無量無邊的罪業，我看到我砍殺敵軍的種種畫面，也看到我殺敵的狠勁與無情，我瞬間有些醒悟過來，我不禁納悶的問自己，為甚麼可以如此的狠心殺害生命？這是我從未想過的問題，我一直以來都在前線衝鋒陷陣，從來都只思考著如何砍下更多敵軍的腦袋，卻未曾想過這樣嗜血無情的自己真的是我自己嗎？隨著判決，我到了各殿大小地獄受刑。雖然我一生壽命不長，但是我參與戰爭和討伐的頻率實在太高，砍殺的敵人也實在太多，我在地獄受刑了，這數字自然浮現，一千二百年。

刑滿，其實我也不清楚那時受刑多久，閻王令我繼續投生微小的生物，朝生暮死，我的生命非常脆弱，我不知道這樣的日子過了多久，我的靈性不清明，我只知道每次重生之時，有機會可

以獲得一點陽光，吸取水中的一點養分，維持短暫的生命，但很快地又全身無力，虛脫，命又消逝了，我無力寒冷的在黑暗的空間中等待著下一輪的出生。

就這樣當了這個微小的生物不知道過了多久，印象中有一陣特別大的陽光照耀下來，我似乎脫離了小生物的空間，我來到了現在所處的金光聚集之處，這裡十分明亮。這裡是澳洲香光大佛寺西方法性土。一開始我的靈性還不是很清楚，我也不知道我是誰，身處何處，隨著金光不斷地照著我，我才漸漸地甦醒過來，我漸漸回想起我的身分，原來我還曾經當過將軍，上過戰場，殺過無數的敵人。我驚訝地發現，竟然已經渾渾噩噩地過了一千八百多年，這真的讓我感到恐懼。

我回想起了地獄受刑，又當了浮游生物數百年，我真的不禁感嘆，也非常困惑，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不過是當了將軍短短二十年，就這樣的短短數年，竟然造下了如此大的殺業，我

現在明白，我所造的殺業，不僅僅是當時砍殺的敵人，出征時的一草一木，蝟飛蠕動，所有死傷，皆是我的罪業。不僅如此，我膝下兩個孩子，繼承了我的志業，成立了一方霸業，之後又繼續造作了無邊的殺業，這霸業畢竟與我打下的基礎，建立的人脈有關連，因果上我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這一點一滴都不會少算。我在佛前痛哭懺悔，我十分後悔為了這些過眼雲煙賠上了許多人的性命，也很後悔害得之後的東吳帝國造下無邊的殺業。然而再多的後悔仍然就不回逝去的生命。

我真心地向佛祈求彌補的方法，佛慈悲地放光於我，我明白了，此時此刻必須要先學習佛法，有智慧才能夠明白如何救人。在法性土上聽經，也看見了蘇佛千百億化生超度了中國無量無邊的眾靈，我明白我就是這樣而得救的。而看見蘇佛超度了無量無邊的空間，金光遍照神州大地，我漸漸明白，要學佛，要彌補自己的罪業，就是學蘇佛的超度與心量，學習幫助這些無邊的眾靈

脫離原本的空間，幫助他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蘇佛常說，要救人才能翻業，這句話我聽得很仔細，很用力，我很想要跟著佛去救人，但是我沒有身體，我只能夠在法性土上，於法會時，大力地唱著佛號。看著人道眾生都不能自主，我想，我以一條靈的身分，也應該盡自己一點力量，大聲念佛，希望與我有緣的眾靈能夠被我喚醒，從空間出離。

我看見我的小兒子也在佛寺，我備感欣慰，此時他還有人身，是做為救世團隊的出家眾，不是像我一樣在戰場上廝殺，能夠救人而不會造作殺業，這樣很好。看來他的福報比我大的多，能夠以人道的身分遇到佛，沒有像我在地獄和空間千年，也替他感到高興。不過這也都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事了，現在看來，人道的關係，至親如父子，也抵不過無常。而受刑了許久，我本身都已經忘記當時的身分，若是沒有了佛光的注照，我也無法請醒過來，那人道再親密的關係，至深的血緣，又有何意義呢？

我短短三十七歲的人生，死於人生最意氣風發之時，換來千年刑期，不知道這樣的經歷是否可以給世人帶來一點警惕。若是大家都能夠像蘇佛一樣發心救世，能夠跟著阿彌陀佛學習佛法，能夠學會蘇佛的法身超渡，就可以拯救更多像我一樣無知造罪的苦靈。身為靈體的我們，沒有能力出離受難的空間，諸位與我們有緣的人們，曾經在世有過一面之緣，曾經互為父母子女，是否願意發心救救我們？這是我身為苦靈勸請大家發心救度無邊苦眾生的真實心聲。現在我已經蒙受蘇佛救度來到西方法性土，我在這裡聽經，學習佛法，我的心無比的安定。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給我這個機會分享。
南無阿彌陀佛。

孫堅

三國 關羽 (距今一千八百多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

關羽：

馳乘沙場萬人敵，忠於漢室刃敵軍，刀下亡魂難盡數，
卻難動搖為國心。晚年亡魂熒環繞，體衰辨析漸不明，
身首異處本如此，難還數萬將士命，死後直下入地獄，
受刑千八未能離，得待彌陀金光照，聞磬呼名入石碇，
聽經聞法知求西，蘇佛牽引入極樂，佛前懺悔方知錯，
發願返回娑婆界，加入香光護法隊，於今已過十來年，
勸君莫要學關羽，殺業非是普通報，真正忠肝與義膽，
乃是心繫天下人，利人無己方為忠，彌陀蘇佛自在行。
我一生所造作，可真是功過相伴。我這一生跟著主公長年征
戰、征討，我對於主公的忠心與赤誠之心，那是毋庸置疑的。但

是這長年征戰所造作的殺業，確實也難以計數。畢竟身處三國戰亂時代，要能夠在三國建立一方霸權、立足三國，並形成三國鼎立之勢，那這必要之惡，總有人必須一肩扛起。劉關張可謂是三國蜀漢創立的核心，縱使有所謂五虎將，但我真正承認的也就只有劉關張。我們三人一心為天下，這在當初結拜之時就十分清楚。

後人的依附與歸順，是有各自的考量。但是我們三人在當初什麼都沒有、沒有軍隊、沒有勢力之時，就以相同的志向發願，一定要幫助一方百姓，令其能夠安居樂業。為此，再多的業我都願意一肩扛起。

我本就知道，這立國、建國之路並不是一條平順之路，中間必定會遭遇重重阻礙，乃至於必須要手刃敵軍，那我也都願意承擔。我出生在這世上，自幼看見人民生活困苦的慘況，食不飽、穿不暖，而政府又沒有能力幫助百姓，四處叛亂、流民四起。而我心中仍然相信，所謂尊重國家，就是遵守仁義道德。這是我自

幼父母給我的觀念：人生在世，可以吃不飽、穿不暖，可以顛沛流離，但是這「孝忠」二字必須嚴守，這是身為人的性格，也是人能夠頂天立地、立足世間的根本。若是人們不懂得這樣的原理原則，那就不配生活在這天地之間。我深知這道理，我效忠國家，也知道人民就是國家的一份子，並不可分割。所以效忠國家，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義務讓百姓能夠獲得安穩。

若是目前的國家沒有能力做到這件事，那身為男子漢大丈夫，就有義務挺身而出，幫助這個國家恢復常態、維持基本的運行。而當時兵荒馬亂，出現了許多地方叛變，尤其嚴重的那便是黃巾之亂，動輒數萬人的叛變遍及全國。當時我與大哥劉備、小弟張飛，三人便上下一心，決定加入平定叛亂的軍隊。我知道自己沒有其他長處，論謀略，那不及頂尖的謀士；但是論武力、武功，我倒是有幾分自信。

我自幼體格就與眾人不同，這也是老天給予我的身體素質。

我自幼習武，對於武功有著相當的自信。在叛亂之時，我能夠以一敵百，殺出重圍、突破困境，扭轉當時的頹勢。這就是我早年發揮的時候。然而，隨著我們軍隊的發展，慢慢地佔據了一方。我也必須擔當起鎮守一方城市的角色，而我也具有這樣的能力，可以同時照顧好城池的百姓，也能夠嚴守城池免於外敵侵犯。而我也並非完全不懂謀略，但是對我來說，直來直往、以最簡單勇武的方式來行事與作戰，比較容易理解與進行。我全然地相信主公對於國家的規劃，以及對於戰爭的部署與安排。然而我也知道，主公其實在各方面都相當地心繫天下，乃至於對敵人也帶有幾分的仁慈。

這也是我十分替主公擔心的一點。我擔心在這戰亂的時代，保有這種「婦人之仁」，容易遭到他國侵犯乃至於受到損失。我亦屢次勸諫主公在必要之時，必當先下手為強，然而主公卻沒有採納我的建議。

在主公心中，哪怕是爭鬥無可避免，道德標準依然遠高於我，這令我十分敬佩。在如此大敵當前、環境惡劣的情況之下，主公竟然能夠不受誘惑，也沒有受到稱帝或權力的引誘，依然遵守準則，按正理正道行事。這令我更加敬佩，也更加放心追隨主公，相信他所有的政策與軍令。也正因明白主公不會任意濫殺無辜，所以一旦主公下令要奪取一個城池，或者是奪回一個地區而派我出兵徵討，我都將竭盡全力。

想必主公已經權衡過各種諸多的情況，理解這場戰役以及如此的殺戮是必要之舉，才會委託我去執行。所以當我站在戰場上，能夠如此地正義凜然，最大的根本就在於我知道這場戰役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這已經是主公千般萬般退讓避免，而仍然無法繞開的戰役、無法繞開的殺戮，這就會由我來徹底執行。

我能夠做到主公所做不到的事，憑藉的是我的勇武，以及我在戰場上的義無反顧。這並不是因為我生性愛好殺戮，而是因為

我完全相信主公心繫天下、為百姓的大志與大願。我相信我的每一手刃敵軍，對於有朝一日能夠帶給百姓安居樂業，都是有所幫助的。而常年的殺戮，也確實慢慢地影響著我的身體。我能夠感受得到我的身體越來越沉重，雖然在戰場上我依然義無反顧地衝鋒陷陣、竭盡全力勇往直前，但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隨著年紀增長，我的反應與力量已經慢慢地衰退，而對於局勢判斷的清晰程度也受到了影響。在午夜夢回時，在睡夢中，往往能見到敵軍的亡魂向我索命。然而，在大敵之前，於夢境中我依然無所畏懼。我知道這都是我必須償還的罪業，然而我心中胸懷大義，我仍然必須堅定決心。

這份決心攸關天下，我不能夠退縮。大業未成，蜀漢帝國尚未穩定，我必須竭盡全力幫助主公，幫助這個國家。而就在最後一場戰役當中，我遭到敵人斬首。

那時我確實體力已大不如前，面對敵人勇猛的攻勢，我節節

敗退，乃至於最後只剩下少數的騎兵跟著我。面對敵人乘勝追擊，確實我也無力反抗，但是即便到了最後，我依然堅信著主公給我的指令。

對於最後的結局，我感到義無反顧。我相信我這一生能夠幫助主公、幫助蜀漢帝國建立家業，讓一方百姓能夠獲得安穩，讓他們的家庭成為一個正義的國家（建立家業讓一方百姓能夠獲得安穩），這一身戎馬功勞也就值得。

命喪刀下，乃是兵家常事。昔日我斬殺敵人首級，那日就是我被斬首之時。大敵當前，我無所畏懼。

被斬下頭顱的那一刻，我的靈魂脫離，直接到了閻王殿前。閻王問我這一生斬殺敵人無數，雖是為了心中的大義，但我是否能夠明白遭我斬殺之人的痛苦？

我向閻王說明，確實如此。我這一生確實斬殺敵人無數，而我也心甘情願如此。我知道這必須要付出代價，但是對於一個

國家的建立，在這三國紛亂的時代，我的行為乃是「必要之惡」。

若是人人都懷仁人之心，婦人之仁，又何以能夠建立家國，打下如此基業？閻王見我如此，覺得我仍然不懂得如何懺悔，就派我下地獄受刑。我持續在地獄受刑許久，然而我始終不明白我究竟何錯之有。與其說是不明白，不如說我真的相信我所做的，是真的對人民有幫助的。就持續在地獄受刑了非常久，久到我也不知時間。突然聽到敲磬的聲音，將我從地獄受刑許久中抽離，請上一間共修的、稱之為「香光寺」的地方。當時我全身仍飽受著截肢、挖心、砍頭等如地獄般的痛苦，尚未恢復。靈性也還不是十分清楚，只覺得自己義無反顧，在地獄受刑的心態就是如此。

隨後，我在敲磬與金光之中慢慢清醒過來，後來被蘇佛（也就是主公再來）牽到了西方極樂世界。那時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在西方極樂世界觀察著這極盡美好的世界，也觀察著地球

。我才慢慢地有一點點明白，為何我持續在地獄受刑，無法出離。其實人道真的不能夠爭戰，大家每個人都是肉身，這人生得來不易，能夠做的事情那可遠比戰爭來得多。而若是參與了戰爭，使得自己失去性命，那無疑是浪費了自己寶貴的一生。而若是有機會學到佛法教育，更能夠利用這寶貴的身體來救度更多更多的眾生，也幫助更多更多的人。然而，我關羽卻不明白這個道理。我一心認為要幫助蜀漢立國，幫助天下百姓能在蜀國安居樂業，但我卻沒曾想過，其實東吳帝國的百姓與軍民，以及曹魏帝國的百姓與軍民，那都是天下蒼生之一。

其實並沒有分別，只是在一個時代、一個朝代當時的環境之中，因著各種原因加入了不同的派系陣營，然而不應該因為如此，而使得彼此之間產生對立，乃至於互相殺害。我關羽文武雙全，於戰場上號稱「萬人敵」，即「一夫當關，萬人莫敵」的意思。這也意味著我可以輕鬆地取下敵人的首級，而我也確實做到了

如此神勇的戰果。

我在西方極樂世界感到十分後悔，這每一條生命、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是十足珍貴的。我一次就可以斬殺數十、數百乃至數千的敵軍，但大家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身體也同樣珍貴。我奪去了他們這一生能夠服務天下的機會，雖然那時還沒有佛法，但至少以這有限的人生，依然可以服務天下，幫助百姓與社會回歸安穩。

然而，我奪取了眾多的人命，使他們從此消失在這個世上，確實是我造下的十分嚴重的罪業。我在西方極樂世界逐漸清醒過來，我十分懺悔，我跪地痛哭不已。我不知道原來自己造作了如此嚴重的罪業。

我跟阿彌陀佛發願，希望我可以返回主公身邊，繼續幫他帶領救世團隊，幫他繼續超度靈界眾生。佛允許我以靈性的身分回到蘇佛身邊，而一路跟隨蘇佛發展至如今的澳洲香光大佛寺。

我也依然是以靈性的身分幫助著蘇佛。人們多以我的形象作為伽藍菩薩的形象，然而這中間只是人們的傳說附會，我本身並不如伽藍菩薩那樣的尊貴與高大。

我雖然是一條西方靈，但是畢竟所造的殺業極重。我希望能夠跟著救世團隊在佛寺幫忙護法，藉此彌補我所造作的罪業。其實在佛寺並沒有離開西方極樂世界。因為阿彌陀佛此時已經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整個澳洲香光大佛寺就是所謂的人間淨土。

大家或許不明白人間淨土的真實含義，以靈界的角度來看，其實整個澳洲香光大佛寺也已經是阿彌陀佛淨土的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從未離開過西方極樂世界，其中道理十分深奧。而我在澳洲香光大佛寺，也從未離開過西方極樂世界。這代表著佛寺與西方極樂世界確實是互通的存在。西方的眾靈只要蘇佛願意，可以隨時下來幫助蘇佛。

而我也是幫助蘇佛守護佛寺，成為佛寺護法的一員。我們跟

著佛寺的大護法神——伽藍菩薩、韋馱菩薩，跟著各式天兵天將，盡力地抵擋魔眾的攻擊，守護蘇佛與四眾弟子。而此時也因為我就在佛寺，所以要接受訪問一事，對我來說是十分親切以及容易之事。

我每天看著佛寺的運行，也看著四眾弟子努力地精進修行，其實我與大家的緣分都相當深厚。我雖然生存的年代是距今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三國時代，但在過世之後，我大部分都在地獄受刑，而我也能觀到身首分離而被分葬在不同地方，但我知道這是我所造作的罪業應當償還的部分，我並沒有太多的怨言。我也知道人一旦死了就不值錢了，無法自主，也無力迴天。所以在佛寺的四眾弟子，現在能夠有人身，能夠遇到阿彌陀佛和蘇佛，真的應該把握如此稀有難逢的修行機會，才不至於像我在世之時，沒能得到聞佛法，僅以自己的觀念，仗勢著勇武的體格與謀略，斬殺了無數的敵軍將領、士兵。這些殺業，我都必須要付出代價。

也是因為這次主公又投身人道，成為現在的蘇佛，不斷努力精進修行，乃至於修行有成，能夠將我牽往西方極樂世界，否則我又如何能夠從地獄中出離？對此，我十分感謝主公救度，讓我能從地獄的刑罰中出離。

然而，我雖然後人尊稱我為關聖帝君，對我冠以忠孝、忠肝義膽的形容詞，但在這忠肝義膽、忠孝、堅定不摧的背後，其實也反映著我的一種執著。也正因為這個執著，所以我即便入地獄將近一千八百年，卻不知道要如何懺悔。

這樣的執著讓我認為，只要是對的事情，只要是與天下大義有關之事，我就可以不擇手段地去殘殺生命。然而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切都是我所造下的罪業。我現在明白了這整件事的經過，也知道我所造作的殺業，其實並沒有真正幫助到百姓。回顧著戰場上殺敵的自己，我現在也看見了，其實當時也是被冤親債主給控制，加強了我殺戮一方的個性。

這令我在面對龐大的軍陣之時，能夠無所畏懼，能夠於第一線衝鋒陷陣，一個接一個將敵人的首級砍下。而在心中的個性與魔性，在當時我並未察覺，而我所堅信的只是心中的大義。

然而，中間過程中的這些殺戮，是不是都是完全必要，或是無任何夾雜私心？從結果上來說，我並沒有做到完全無私。而依賴主公蘇佛將我遣到西方後，我也才有機會在佛寺又繼續服務了十多個年頭。

一路以來，我跟著主公，真的見證他不斷地進步提升。他的靈敏度、念慧力以及觀想超度的能力，每一天都在提升，至今已經提升至相當高深的境界。許多深層的古魔老魔空間，乃至於深層的魔宮，都被蘇佛帶著阿彌陀佛進入金光罩下，盡數摧毀。我在佛寺護法團隊當中，看得十分明確。

我也跟隨著蘇佛法身超度，前往世界各地、十法界各地進行超度。雖然我沒有身體，但是我可以幫忙以心念大聲地唱誦佛號

。若是與我有緣之人能夠聽見我微弱的佛號聲，就有機會得受超度，到西方法性土上。我關雲長一生英明，卻沒有想到落得如此結局。世人的傳頌、傳抄附會，將我描述得十分偉大。

然而，人生在世若是沒有學到佛法，不懂得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又有誰是真正的偉大呢？又有誰是真正的忠孝？

如果不能夠真正如佛一樣完全沒有任何私心，沒有辦法如蘇佛真正地心繫天下，沒有辦法如阿彌陀佛和蘇佛一樣全然地為了眾生，又有何能堪稱自己真的是心繫天下、為了國家百姓的忠孝之人呢？

這也是我關羽愧對忠肝義膽之名。我現在學到了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也漸漸明白了這件事。

關羽這一印象深植人心，我在法性土以及西方極樂世界看到非常清楚。大家非常崇拜關羽的形象，不論是佛教、道教，都能夠見到關羽形象的存在。現代的影視劇，尤其是三國題材，也都

會大量以關羽這個角色作為探討或是設計。

但是大家是否真的明白，這些厲害的武將都必須受到因果的制裁？造下了無量無邊的殺業，在戰場上如何的勇猛，所換來的只是更長的地獄刑期而已。

所以大家不要再去崇尚好武好鬥，大家必須明白人身的可貴。若是大家真的相信關羽的忠肝義膽，也崇拜這份忠肝義膽，那就應該明白，這效忠的對象是天下百姓。這忠肝義膽、這大義凜然，是遵守宇宙準則與真理正道。能夠遵守道德，能夠無己利他，才能夠真正稱為忠肝義膽之士。

遵守道德並能夠無己利他，才能夠真正成為忠肝義膽之士。若沒有學佛，也很難能有如此通透的理解。我在這裡要奉勸世人，若是真正想要免於地獄之行，要能夠真正發揮自己寶貴的身體，使得這一生並沒有白過。

若要使這一生不虛度，就必須要學習佛法教育。此時，阿彌

陀佛正住在澳洲香光大佛寺；我從西方極樂世界下來幫忙，如今也十多年了。伴隨著佛寺經歷過大風大浪，雖然中間許多世中弟子遭遇許多波折，但是大家必須相信，只有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才能夠讓大家翻身。

而對於相信關羽的人們，也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相信關羽所說的話，能夠有機會接觸到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那關羽所造作的罪業，也就能夠稍微再償還一些。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給我機會接受訪問。我關羽將繼續在佛寺服務大家，盡自己一份心力，幫大家扛住魔眾的魔法攻擊；哪怕是我灰飛煙滅，我也在所不惜。這是我關羽能夠盡自己一份心力的方式。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關羽

三國 曹操（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曹操：

阿彌陀佛。沒有想到我還曾經是曹操，我這身大概還不知情。平常我的靈都是被鎖在空間。我這一生的事業還算是成功。我聽從淨空老法師的介紹而認識了阿彌陀佛。我毅然決然地將畢生所賺來的財富奉獻給阿彌陀佛，也加入了淨宗的體系。在淨宗學會講經也讓我覺得人生充滿了意義。而現在我才得知原來我過去生竟然是三國時期曹魏的魏王曹操。

哇，這可真的是讓我十分震驚。在靈性記憶深處確實含有著這些記憶，然而平時我卻未曾挖掘過這些事。今天應該是遇到了阿彌陀佛、佛光的加持，我才有機會道出這些真相。

當時在曹魏，其實我身為當時漢朝的大將軍、諸侯，我知道

這漢室的政權已經是不久了。要能夠永續維持國家的經營，必須要有一個更強而有力的所謂強人領導來取代原本積弱不振的漢室政權。而我認為我自己具有這樣的能力與實力，可以幫助天下取代漢室政權來重整這個衰退的漢朝末期。而我有了這樣的志向之後，就開始招兵買馬、招募人才，並且發動政變。

而當時我的勢力已經大到周邊的諸侯國不敢對我輕舉妄動，而我也才有了這樣的膽量去奉天子以令不臣。其實我心中也知道，即便這樣的做法並不能夠真正的令所有的諸侯國心悅誠服。當時又有地方大型的黃巾之亂，各地擁兵自重，割據情況嚴重。我也知道真的要能夠恢復國家的統一，能夠讓政權和平地轉移到我身上，必須要擁有足夠的軍力。

我本身也算是相當的有魄力的人，講話也十分有份量。願意投靠我的人也不少，許多人也認同我的理念，願意相信我是真的能夠統一天下的奇才。當時我所講的天下觀以及謀略，可說是當

時罕見的見解與看法。而當時朝廷積弱不振，其實人民尋求出口已經很久了。若是能夠有一個能夠在當下挺身而出英雄，就如同我曹操，那勢必便是人們心之所向。也果不其然，許多後來成為我重要幹部的將士們也都一一的加入我的麾下。

我本身也是非常的惜才、愛才，任何有才能的人，哪怕是曾經與我敵對，哪怕是曾經試圖謀害於我，我都非常的珍惜天下難得的奇才。我認為要能夠統一天下，必須要能夠具有一統天下的心量。而這樣的心量是對於任何有才華有謀略的人，我們都要重用，乃至於能夠擅長殺敵，能夠以一敵百，我都十分欣賞。

我們曹營的勇猛的將領也不在少數。雖然其中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目標與志向，但是畢竟人總是要胸懷大志，若是沒有自己的目標，沒有自己的理念，那跟著我反而令我十分擔心。畢竟一個人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目標與理念。若是不願意透露而有著自己的盤算，反而對我來說才是需要提防的人。而坦露出明確的野心以

及雄心壯志，其實對我來說我都可以包容其中。

畢竟曹魏的版圖本來就是放眼天下，並不會受到一兩個小勢力或者是小地區的限制。未來曹魏的陣營規模絕對不止如此，需要以如此狹隘的心眼與心量來阻擋每位將領各自的發展。這也是我曹操一向做事的原則。只要真心願意跟著我闖天下，我都會重用，而我也非常尊敬。

而其實我也非常非常希望能夠將孫權與劉備這兩位不可多得的一方之才納入麾下。我也非常非常的敬重劉備，我能夠看出他所胸懷的心量可是與眾不同。他真正放眼天下，真正的為天下蒼生著想。真的是令我十分的欽佩。我也將他視同己出，讓他與我平起平坐。然而我知道他本身並不會在意這些，但是這是我對於賢人賢才的一種尊重，也是我的原則之一。後來很可惜並沒有成功的將他們納入麾下。我仍然十分的珍惜我與他結交的關係，也算是惺惺相惜。至於天下的規劃，我能夠看著出劉備本身並沒有

如我這般的野心。我也知道他真正的是希望各方的安定，而並不是希望擴展自己的版圖。但是對我來說，我並不是如此想的。真正天下要穩定，仍然必須要統一。

其根本原因在於，這一時的三國鼎立以及穩定乃是憑藉著東吳孫權以及將士、蜀漢劉備以及將士以及曹操以及將士的能力、軍力才得以有這樣的平衡。但是長久來看，一代的英雄、一代的將士會凋亡。而新一輩的將士與人才以及三國局勢的變化並無法預知。而當三國的局勢開始出現不平衡，勢必會出現彼此交戰的情況。這從古代春秋戰國的發展就能夠得知。唯有透過秦始皇平定了各國，才能夠確保不會再有各國交戰的情況，而我本身相信必須要統一，才能夠真正地帶來一時的和平。雖然不能夠保證一個朝代的興盛能夠多久，但是總比多國持續交戰、長年混戰的情況來得好。畢竟長年的混戰，要能夠中間獲得短暫的休養生息都非常的不容易。多國就有多種開戰的可能性，持續讓百姓處在戰

爭的環境中是很有可能。如果能夠一鼓作氣發動統一戰爭，短暫的戰爭痛苦期過後，就能夠有比較長久的真正的休養生息的時期，這對於全中國的百姓來說才是真正有幫助的。想必另外兩國並不會讓我這麼容易就被統一，但是曹魏陣營依然在這個目標上持續地努力進行。

長年征戰與殺業使我晚年飽受病苦折磨，不久後救死後下了地獄受刑，而後來又投生各道。多世之後，現在又再次的出生當人，而這次出世也有幸得遇老法師為我介紹阿彌陀佛淨土教育。這也是我過去生中，多生多世當中也有出過家，也有跟著祖師大德的門下學習。我也曾經當過維摩詰的弟子。所以這次與阿彌陀佛有著十分深厚的緣分。然而卻因為老法師封殺了蘇居士，所以我並沒有機會能夠接觸到阿彌陀佛正住的澳洲香光大佛寺。但是我仍然以我自己的本分，盡量地推廣著阿彌陀佛與淨土法門。

現在看來，這末法時期修行真的不容易。沒想到我已經如此

虔心地學佛，也持續地在講經，也錄製了許多講經視頻希望推廣佛法。然而卻沒想到我心中對於名利、對於這掌管一方的淨宗學會仍然有所貪求與執著。這樣的信念與微細偏差，就使得我的靈被鎖在身中，而我也自此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其實此情景我也已經習慣了，我已經被鎖了非常久。我自己也無法清楚地明白此況，我自己也確實無法出離。現在蒙佛光注照，我才稍微清醒幾分。現在在台上講經、每天過著生活的也不是我本人。身體持續的衰敗而我也無法控制，畢竟沒剩多少年了。這幾年我也已經不是我能自主的了。

沒想到還有機會有這樣的法緣，能夠得蒙阿彌陀佛加持能夠接受訪問，這讓我感到十分驚訝。也更加是真正令我驚訝的是，原來阿彌陀佛真的正住在澳洲香光大佛寺！沒想到老法師也真的在澳洲香光大佛寺！這樣的訊息真的是讓我十分震驚。我要是能夠動用我的身體來主動接觸澳洲香光大佛寺，那就再好不過了。

畢竟大家都曾經是三國因緣的一分子。我這世雖然非常的富貴，但是沒有機會真正接觸到阿彌陀佛正住在地球、正住在香光大佛寺。這富貴也真的是白來人間一遭。

護持了再多給淨宗學院、淨宗學會，若是他們沒有真正的正法運行，即便講了再多的道理、讀了再多的古聖先賢的著作、讀了再多傳統文化、也培養了再多的講經教育的人才以及翻譯校對的人才，那又如何呢？所流通之法自己沒辦法去遵循去修行，自己的個性習氣自己也都未能察覺，也就如同我一樣自己都被鎖在身中了，卻無能為力。如果是如此的慘況，就算我護持佈施得多，對於世間的人們有什麼幫助呢？這不就真的是淪為迷信了嗎？大家都迷佛，卻沒有機會認識到阿彌陀佛的佛法教育，沒有機會能夠學習像蘇佛一樣的見性法身超度。我雖然還沒有機會見到法會超度的實況，但是我從法師的阿賴耶識記憶中可以讀得到，這真的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沒有想到真的還有這樣的修行者可以在末法時期有著如此大的修行成就。不論其他世相相上的是如何，至少能夠感得阿彌陀佛下來正住，那就已經足以證明此修行者與佛心真的是相應，因為諸佛菩薩唯有真正與佛心相應者才會示現在人間。自古以來是如此。雖然我的身體在外面講著經、做著人道所認為的佛事，我卻完全無法感受到，我也得不到法益。我只知道身上的附體越來越重，身體越來越重。而真正能夠蒙受佛法救度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真是感嘆末法時期修行十分不容易。

若是真的能夠有機會跟著阿彌陀佛以及救世團隊真正的學習、真正的修行，恐怕才真的有機會可以回到西方。這是我曹操在空間中的感嘆。雖然哪裡都去不了，也無能為力，但好歹是有機會可以讓我抒發、吐一口氣。這我明白也是自己業力的牽引，畢竟長期學佛我也明白這個道理。外面的講經雖然不一定如理如法，但是其中講的內容我依然是略知一二，只可惜是空有佛沒有真

正的佛心。

感恩阿彌陀佛給我機會能夠接受訪問，若是有機會讓我可以真正到佛寺，那真的是感恩佛的大慈大悲佛力加持。

南無阿彌陀佛

曹操

三國 呂蒙大將軍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呂蒙：

竟然稱我為大將軍，實在不敢當，我是東吳的將軍呂蒙。我自幼習武，對自己的武藝與體格充滿自信。年紀輕輕跟隨將軍討伐山越，便屢屢在軍中立下奇功。儘管母親不甚支持，我仍渴望藉由戰果獲得她的認同。但我真正的目標不僅於此，我真心仰慕當時驍勇善戰的主公（孫策），渴望正式加入東吳軍，為故鄉拓展版圖。

當時身邊的人眼光短淺，總笑我是個不懂謀略的莽夫。但我心底明白，在群雄割據的三國時代，單憑武力絕無法脫穎而出。礙於出身貧困，我無緣接受正規軍事教育，只能把握每一次實戰機會，仔細觀察地形與陣法，暗自揣摩敵我雙方的戰略考量。

年輕氣盛的我，曾因一時衝動殺了軍中的吏員。事後我深感懊悔，這不僅是我人生的一大污點，更印證了他人對我「僅有蠻力、缺乏沉穩」的評價。但我告訴自己，身為立志成為大將軍的人，若不敢坦然而對生死，在戰場上必然畏首畏尾。於是，我選擇展現軍人應有的膽識，主動自首。

這份不畏生死的氣魄，幸運地獲得了袁校尉的力保，主公（孫策）也慧眼識珠，不僅免去我的死罪，更讓我成為他的貼身侍衛。這份際遇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轉捩點。跟在主公身邊，我得以直接參與高層的軍事決策，從地形佈局、後勤糧草到兩國行軍的目的，讓我從小兵的狹隘視野，躍升為掌握全局的將領思維。

後來，我有幸接替姐夫帶兵，正準備一展長才報答主公的知遇之恩，主公（孫策）卻遇刺早逝。這讓我無比震驚與自責，深覺是自己未能及時將所學轉化為維安建議，才釀成憾事。這也让我徹底覺悟：真正的戰場不只在馬背上，暗殺與內部滲透等計謀

同樣無所不在。

所幸繼任的主公孫權同樣極具遠見。為了穩固東吳政權，我帶領著一手訓練的彪悍軍隊，成功剿滅了姐夫當年未能徹底平定的山越叛亂。二十六歲那年，我意氣風發地成為了都尉。當時我慣用的戰法很單純：以我過人的武力衝破敵軍陣線，直搗指揮中心斬殺敵將，再由訓練有素的部屬各自突破局部戰線，藉此屢獲戰功。

在我升任橫野中郎將後，我開始見識到主公與大都督魯肅那更為深遠、周全的戰略佈局。在他們的勸說與教導下，我才驚覺單憑實戰的「直覺與觀察」是不夠的。熟讀兵書能將前人的經驗轉化為即時的應變能力，在局勢惡化前先發制人，這才是兵法的精髓。

我開始發憤苦讀，博覽群書。「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這句流傳後世的讚譽，既是對我苦讀兵書的肯定，也是對我過

去高傲自大的當頭棒喝。我不再僅靠蠻力突圍，而是學會了善用資源、地形與多變的手段。最終，我將這些深刻的謀略發揮到了極致，運用「攻心為上」的戰法，從內部瓦解敵人，大敗關羽，成功奪回荊州，成為了南郡太守，迎來了我身為將領的巔峰時刻。

這也正是天時地利人和所造就的情況。若不是魯大人、魯將軍去世得早，我又怎麼能有機會取代他，成為都督呢？這確實也不是我預料之內。

哎呀，都督啊、都督啊，您也走得太早了。您的才智與謀略，我可是十分敬佩的。也多虧有了您，我才能夠了解兵法的重要，進而跟著您學習了不少的方略與兵法。

千算萬算，沒有算到。沒有算到，沒有跟著您學到您的最後結局。聽了您的訪問稿，我也是深深地感嘆。跟著您學習謀略的最後，也跟著您步上了相同的後塵。但是並未能夠知道您過世之後去了何處，也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一生戎馬功勞，確實都付之一炬，但那卻是重重的殺業啊。唉。真是百般心機於心，未能算出自己的下場。我死後先進入了一本兵書當中，講解謀心攻略的一個篇章。真的是百般心計，這真的是非常的淒慘。而又過了三百年。當時上古時期的兵書，大多數都已經粉碎、毀壞，而我也從兵書中的那篇章中出離，來到了閻王殿前。

在閻王殿前，閻王問我是否知道要懺悔？是否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說是相當的嚴重，犯下了極大的錯誤與罪過。但我不十分明白。我將心計、兵法發揮得淋漓盡致，為了替東吳政權打破曹營、逼退蜀漢，取回荊州並奪回失去的土地，這樣為國報效、盡忠職守，有何錯誤？

然而，閻王向我解釋：此等心計，以及在戰場上手刃敵軍，都是無邊的罪過。

那時我真的不明白，我不殺敵，那敵豈不殺我？在這三國紛

亂的時代，人人不都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努力、各自運籌帷幄？發展心計，那也就是彼此之間的攻防。若我不用心計，那明日成為刀俎下魚肉的不就是我嗎？

這樣互相的心計攻防，本是兵家常事，又為何獨我需要被定位成罪過之人呢？反而不能立國、立下汗馬功勞，甚至是讓主公死傷，那不才是真正的罪過嗎？

閻王看我並不能理解這些道理，也沒有真正的懺悔心，便安排我下到地獄去受刑。這裡挖心、挖腦、截肢，各種大地獄我都待過了。然而，雖說是數個不同的地獄，我卻感覺到這些地獄似乎同時進行著；我的痛苦並沒有分段分別地承受，而是永無止境地持續著。

我受刑到後來，已經分不清楚自己身處何處，又為何會在這裡。我只知道一個很清楚的意念，那就是我現在所受的痛苦，正是我在世時帶給人們的痛苦。

這下我有一點明白了。雖然意識仍舊十分模糊，思緒也不清楚，但是依著這樣的體悟與感受，我本能地明白，這就是在世時我所做的一切、所用的心計、所持的兵刃、所傷害的對方的感受，這每一刃、每一刀，每一次挖下自己的心與腦，不正是自己當初用心與腦，令對方血流成河、死於戰場之上的難堪之境嗎？

我雖然有了一點點的明白，然而受刑仍然持續著。我不知如何脫離這些困境，只知道我必須持續地受著這些苦刑。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痛苦結束了。這結束也挺得讓我十分詫異，這永無止境的痛苦就在一天停止了。

閻王找到殿前，問我是否知道懺悔。我的意識仍是沒有十分恢復，但是在內心深處我明白，雖然我尚未完全清楚，但心中確實具有悔恨之心。那悔恨是來自於內心深處，在於知道了當時許多被我傷害的人，也曾經受過我在地獄感受到的那樣痛苦、那樣的苦不堪言。

我確實是後悔了。當初並沒有想到我會帶給這麼多人這樣的苦痛，也沒想到我的心機與謀略會帶給他們如此悲慘的下場，而我也才必須接受如此悲慘的苦刑。我說不出話，也無法向閻王闡述我的懺悔，然而閻王點點頭，他似乎明白了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於是便安排我回到鬼道，繼續看著那時的江東東吳地區。

我在鬼道也無所事事，花了許久時間，心、腦紛亂，十分不清楚，渾渾沌沌，胸口也非常不舒服。但是我身為一條孤零零的鬼，也無法做什麼。身為一條鬼，有再多的心機與謀略也無用武之地，在空間中飄蕩，自己孤苦伶仃一人，再多的心機又有什麼用呢？

而往昔的呂蒙大將軍、都督，早就已經不復存在，一條苦苦伶仃的苦靈，看起來哪有往昔的威風與威武？這難道就是我一生成馬功勞所換來的結局嗎？難道不應該是衣錦還鄉，為改善家境的困苦而帶來巨大改變嗎？

回顧我的一生，短短四十幾歲就因病死亡。以我靈性的回過去看，哇，那說來真是極度的害人啊！在每一時期斬殺了敵軍、立下了戰功之後，身上就環繞了無量無邊的黑色、帶滿怨恨的眾靈。這些眾靈環繞於我，每個都惡狠狠地希望置我於死地。

怎奈或許是時間尚未成熟，也或許是那時我仍然命不該絕，我仍舊以著自身的能力繼續在戰場上發揮，斬殺更多敵人，而持續也同時增加著環繞自己身中的怨恨苦靈。這太可怕了！我未曾想過，原來在戰場殺敵，那些因自己而亡的諸多敵軍將軍與士兵，全都還跟著自己啊。

這就是所謂永無止境的戰局吧？以為自己成功了，贏下一城、扳回了一局，然而戰爭並沒有因此而結束。眾多苦眾靈——那些怨恨的將軍與士兵，仍然在自己身邊，隨時向自己索命。

這戰爭還能打嗎？這是最深沉、最深刻的感嘆，沒有贏家，沒有所謂的「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在永無止境的戰爭中，

人人都是敗寇，何來的贏家呢？

而四十幾歲成為南郡太守的我，卻無緣享受這樣崇高地位帶來的福報，沒有機會體驗、享受這樣的人生，以及這個職位帶來的意氣風發。所換來的是眾靈不斷地環繞，導致我的身體出現病變。當時的身上患的疾病，只能用「莫名其妙」這四個字來形容。時好時壞、忽冷忽熱，而夜間也惡夢連連，驚醒之後卻又檢查不出異狀。

當時的主公，對待身為大都督、大統領的我，也派了許多東吳境內最著名的醫生來醫治我，然而都無果。這想當然是無法醫治的，醫藥要如何除去身中環繞的無邊苦恨眾靈呢？

這才是疾病的真相啊。沒有人明白，哪怕是請了其他的道士道法，想要以這樣特殊的宗教形式來祈求趨吉避凶、改善身體情況，雖然是有一點點相關，畢竟都是屬於靈性的做法，然而區區一個道士，真能夠償還我無邊無際的殺業嗎？所謂一命抵一命，

一個道士又有幾條命可以相抵呢？

我呂蒙一條大將軍之命仍然不夠償還，死後仍要直下進入空間，而後出空間，又直下地獄受刑。這各位可曾想過，一世英明的東吳大將大都督，會有這樣的結局嗎？又再投胎回到東吳之時，已經是清朝了。當時沒有了分裂的局勢，是由清朝皇帝一統全中國境內。

這看來也讓我十分的欣慰，至少中國境內不必再有其他多餘的戰爭，也沒有分裂的局勢，不必有大大小小的戰爭。但是中國境內如此，那中國邊境又如何？

依然是充滿著族群對立，以及不同民族之間的征戰。雖然礙於大清帝國的威望，大多數邊疆民族也不敢輕易挑釁，然而這積壓已久的怨恨之心，以及大清帝國在入侵各區、統合版圖之時，仍舊產生了無量無邊的死傷與怨恨。

這想必也都會回到大清帝國的將軍以及皇帝身上吧。看來，

大清帝國的壽命也會因此受到影響，這是親身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我，看得分外清楚的。

而果不其然，到了清朝末期，又開始出現了群雄割據的局面。所謂南北軍閥，乃至於後來帝國以外的西洋勢力入侵、瓜分中國，造成無量無邊百姓的死傷，也帶來無數族群的仇恨。

這之中所導致的各式各樣怨恨，可以說是佈滿全中國，乃至於都無法輕易地分出，到底這些不同的眾靈真正怨恨的是什麼。總覺得有太多複雜的怨恨了，所責怪的不僅是當時的敵軍，也不是當時的政府，而是非常繁瑣複雜的因果。這讓中國的磁場無比混亂，也讓人們普遍充滿著戰慄殺戮之氣。

這是只有以靈的身份才能夠觀察到的景象。在一般中國大龐大百姓的眼中，或許仍舊過著與平常平淡無奇一樣的生活；然而其實在這普通的生活當中，人們卻有著十分複雜的信念。

這信念也不全然是出自於本身一個人的心性，而是在這個人

的信念偏差之後，所招感吸引進入體內的無量無邊「苦中苦」眾靈，進而加強了此等信念的強性與硬度，乃至於心靈上的扭曲。還真的不能夠責怪單一個人。雖然個人的信念與行為確實要負一部分責任，然而另一部分，則是屬於中國五千年來征戰殺戮的共業啊。我呂蒙，可以說是軍事勝利者人生，在軍旅生涯可以說是非常的成功。在這成功的背後，也就代表著我身兼背負的殺業比他人更大。

我在此語重心長地說出自己的故事，是要告訴中國的人們，千萬不要重蹈我的覆轍。看著現在國家發展的局勢，想必有時會有這種「強者為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發展方針。

利用自己國家的武力對外族邊境侵擾，以自己的權勢、威望以及技術，對於其他民族少數地區的統治。唉，這方面想必大家其實都心裡有數，然而也不能夠太過地闡述。這其實也是受到群魔干擾控制的結果。

現在呂蒙我已經被請入了澳洲香光大佛寺（法性土），這過程也十分離奇。畢竟在軌道空間原本遙遙無期的生活當中，是難以有這樣大的轉變。而就在那日金光照下，我順著金光瞬間來到西方法性土上，我也才明白這是由身為中國人的蘇月娥居士，現在已經修行見性，人稱「蘇佛」了。

蘇佛以她慈悲的心量，發願救度中國無邊的苦眾靈。而蘇佛也確實與我們三國的這群人們，以及這個時代無量無邊的百姓，有著很深厚的因緣。我也藉著這層關係，有機會能夠被阿彌陀佛與蘇佛拯救超度，進入法性土。這裡的世界比起軌道明亮許多，也十分令人感到安心。

我也在法性土上，能夠以更開闊的遠見審視，看著空間中的眾靈確實都在受苦。中國不同朝代、不同時代的苦眾靈，確實都因為各自的執著以及各自所造下的業力，而受困於當時的空間當中。有許多人還在地獄受刑，未能脫離，或許等哪天蘇佛才有機會能夠將他們救出。

而我當時也下了地獄。因為懺悔之心，才得以提早回到軌道空間，暫緩著挖心、挖腦、截肢般的痛苦。在法性土上，聽聞著阿彌陀佛與蘇佛的佛法教育，這時刻我才真正大徹大悟地醒悟過來。這確實，我的所作所為也應該要下地獄。

當時我一心發展國家的版圖，拓展國家，讓國家的威望得以立足於三國，甚至一統三國、成就統一霸業。然而這些看似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大義，其實最多是為了自己的輝煌成就，假託國家之名；實際上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獲得崇高的地位，而為了這一個國家，也確實犧牲了其他國家的民眾與百姓。

這樣可稱不上是真正的大義。在佛法的面前，人人平等，並沒有國家的區別，乃至於個人、個體都是要一體，沒有分別。而這種區分自己與他國，因此還發動戰爭，想要奪取對方的版圖領土，進而造成人民大量的死傷與死亡，這可稱不上是佛法。

這是與佛法背道而行的「魔法」。既然違反了宇宙準則，既然傷害了廣大無量無邊的眾生，那結果就必須下到地獄去受刑。

除非有著真正懺悔之心，否則可以說是萬劫難出離。而蘇佛也開示到，即便從地獄出離……也仍然需要償還這些事情的後果。這又讓我更加震驚，難道地獄受刑了，不算是事情的了結嗎？

原來還要再受刑，哪怕之後出世人道，仍然必須要償還這多處的殺業。想來真是讓我感到十分的震撼與恐懼，我可沒有那樣的心理準備去死死生生無數回。

這難道就是人道的悲哀嗎？這樣我也能夠理解，為何蘇佛持續地勸說著，大家必須要盡早地學佛、接受佛法教育，誰能夠堪忍得了這樣如此嚴重的後果與業力呢？受過地獄之刑，不理解地獄之苦啊。然而，在我所觀察中，其實大多數的人們都曾是地獄的一分子，好不容易出離、投胎人道之中，卻又忘了地獄之苦。難道這無限悲哀的循環就只能如此嗎？短暫地進入人道，又要回到地獄受刑，這是不是必須做出改變呢？而佛法教育就是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是解救人們的方法呀！這可謂大海上的救命浮木。

唯有緊抓、把握機會，跟隨彌陀學習佛法教育，甚至於加入救世團隊，將佛法教育介紹給更多與自己有緣的苦眾民，才能夠稍微扭轉與翻轉自己造作無量無邊的業。

這是我，呂蒙，經歷過了人生百態，從極度成功到重病死亡，乃至於「兵書空間」，再到地獄受刑，而後又來到了鬼道百年時間，所向各位闡述的肺腑之言。

希望大家真的有一日能夠接觸佛法，學習阿彌陀佛的淨土教育之法，能夠停止造作自己的殺業，能夠真正救度自己。

願眾生有機會扭轉自己累世累劫以來，因為沒有佛法教育之實所產下造成的業。希望大家能夠從我的故事當中有所領悟。

感恩阿彌陀佛及蘇佛給我機會，向世人們介紹我呂蒙一身戎馬、而在地獄受苦的真实歷程。

南無阿彌陀佛。

呂蒙

三國 張飛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張飛：

我張飛本是個豪邁勇武的人，但是對於自己的一生，我看的是十分平淡。其實，你要說我是不是心懷天下，或是胸中存有什麼大志，我並不是如此。我有一個特點：別看我貌似勇而無謀，其實我對於看人是非常準確的。我對於一個人是否心懷天下，亦或是為了一己之私，看得十分清楚。這個人心中的點滴、各種內心的盤算，以及任何計謀，其實在我面前都是十分明顯的。我不需要太多的試探。幾句話、一舉手一投足，我便能夠清楚地明瞭這個人內心的想法。當時我年紀輕輕，其實在當時戰亂的局面對我來說，我已經從小就看盡了人心險惡，也看盡了人生百態，對於每個人心中的盤算也略知一二。在這樣的時代，要有如何的建

樹，其實我並不奢望。畢竟在亂世，若是能夠出人頭地，那勢必以異於常人的勇武之姿上場殺敵、出人頭地。

然而，如此毫無目的、毫無大義地殘殺百姓，與四處起義的叛亂軍隊，以及頹廢的當朝軍隊，又有何不同？當時，其實人民最苦的是沒有依循的目標，也沒有一個真正可以帶領大家走出時代困境的領袖，我也是如此，如此困苦的時代，其實我沒有目標，我持續地在探索。當我偶然認識了劉玄德（劉備），也就是我後來的主公，其實當時我一眼就看出，這人是真心心懷天下。

此人的思考方式以及做事模式，與當時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心中的志向以及對於未來的規劃，總是顯得與當時大多數人不相同。他帶著滿心的希望輔佐漢室，希望能夠復興漢室，幫助當時的環境，維持百姓生活安穩。以著這樣可謂過於理想的理念在進行，並規劃著未來。如此之人與人不同，卻談論起未來顯得相當的自信，即便這樣的行為十分吃力不討好，但此人心中明亮的

程度與自信，讓我眼睛為之一亮。

當時的漢室已經衰頹，想要將其重振旗鼓，並令各諸侯國重新尊重中央政權，是十分困難之事。劉備自己本身在當時並沒有足夠的兵力與實力可以有如此作為。

若是想要最快立功以及出人頭地，便是直接加入當地的各大小陣營；然而，劉備雖然時而屈居其他部隊，但是它實際上是選擇了以自己獨自經營的方式招攬人才，將自己的理念慢慢地推廣出去。這種反常之舉，這種從基層自己獨立進行的做法，十分吃力不討好。而在當時的時代，做出這樣的事情是很容易遭到一舉剿滅的，畢竟實力單薄，通常是不會如此做。與此人對談就可以發現，他並不是毫無謀劃地在做這樣的事。而說也奇怪，主公總是能夠招攬到天下奇人。

他也不是為了一己之私，想要成為一方之霸才做這樣的行為。他是真的看出當時的環境，並沒有任何一方勢力是真心為著天

下的和平穩定而進行。他能夠看出當時的局勢，是真的沒有人挺身而出，也沒有人真的為百姓著想而起義、而行動。而我與主公交談甚歡，也看得出與他結黨共同謀劃之士，都帶有著與他接近與相同的理念。而這也讓我認定，在當時如此紛亂的時代，若是真的能夠效力於真心為民之人，也算是對於我這一介勇武之人，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我本無心屈居高位，也無心成為一方之霸。但是，如果真有一個能讓我覺得此生可以付出、且真的有助於當時天下百姓回歸和平與安定的生活，那我願意盡我一生，效力於此人以及他的團隊。天下人以為我十分忠心，從結果上來說確實如此；但真正的根本原因，在於我本身並非為了個人的功成名就而行動。

我的理念與主張與主公是相同的，我們在旁人看來有著階級之分，但其實是真正的兄弟一心。我是真心希望幫助主公，協助他實現志向，也就是讓百姓回歸於平穩與安定。從後續蜀漢的發

展歷史以及政策推行中，不難看出蜀漢本身並不是一個積極擴張的國家。

國家的核心政策在於鞏固並穩定各個地方，並將當地的百姓治理好、安頓好，使其能在區域內過上安穩的生活。而蜀漢本身對於領地的要求，也不如其他具有雄心壯志的國家一般。推行與擴張領土並不是首要目的，而是在於有條有理、按部就班地收復漢朝故土，並逐步穩定地方建設，在亂世之中給予一方百姓安穩的生活空間。

我隨著主公四處南征北討，隨著他經過一系列風風雨雨。當然，這中間畢竟處於亂世，要能夠守護一方百姓、穩定一方局勢，勢必會有諸多的戰爭。然而，我心中的志向卻十分明確：並不是要在戰場上殺敵立功，也不是要成為剷除異己、消滅敵人的存在，而是伴隨著主公的大義，推行主公的仁政。

或許是我累世所發的願力，要協助輔佐主公，實現他推行仁

政、教化一方的夢想。我能夠與他同進退、同甘苦，並不貪圖成就與享樂，乃是一心為其開荒。我總是在最艱難的時刻站在前線，替主公分擔勞苦。

我本身是一介武夫，屬於勇武之人，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在關鍵時刻協助主公退敵。若是主公下令要進攻或是奪取一方城池，我也將不遺餘力，因為我心中十分清楚：主公並不是為了要濫殺無辜，或是強取豪奪。他有自己的判斷，認為這區域勢必取下，才有利於後續的發展。

我也不會多問，因為我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一舉手一投足，就能夠清楚知道此人內心的盤算。多年觀察主公，確實並沒有什麼需要顧慮的，只要遵從主公的決策去執行即可，而剩下的部分就是我自行發揮的空間。

我在參與了大小戰役之後，一路走來，分封了許多領地，也失去了許多城池。然而這來來去去，我也並不是十分在意。若是

有機會能夠令一方百姓安穩，我便盡力去做；而若是局勢所逼、大勢如此，我們也順應而行。我跟隨著主公，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時間。這中間多少功與過，我也無心計算。

我在我的本位幫助著主公將近四十年，也算是相當長的時間。而那時我也將近六十歲，已是相當的高齡。反應以及體力當然也不如年輕時那樣勇猛與敏捷，但是我對於服務主公的志向，以及對於主公大義的信念，並沒有絲毫的減弱。而主公在那年，終於願意稱帝建立蜀漢帝國。

我知道主公是認為時機成熟了，可以一國之名來安定一方百姓。而國家的建立，乃是在於各方資源、軍力到達一定程度，方可對外宣稱自己可以獨立為國；若是在沒有這樣的條件下擅自稱王，只會遭到其他勢力的起義與剿滅。

當時漢室政權已經確定沒辦法復興，而主公見此之機，也才毅然決然地代替漢室，成立了蜀漢帝國。一來是為了以國家之名

庇佑一方百姓，讓百姓依然有國的歸宿；二來以「漢」表明繼承原本漢室正統，讓原本依附於漢的子民有一個歸宿，而不至於認定自己國破家亡、無所依靠。對於三國和各方勢力，主公的態度都是以和為貴。能聯盟、能合作，就不必要發動大型戰爭，畢竟互相奪取版圖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若是能夠讓各自地方的百姓在各國的統治下，都能過著安穩的生活，那就沒有必要去互相爭奪已經趨於穩定的地區。很遺憾的是，在主公稱帝後不久，我就在那年過世了。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遺憾，我總是跟著主公，在前期最艱辛、草創的開創期，跟著他打拼。然而，當他事業有成之時，我卻總是先走一步。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遺憾。我在三國時期所參加的大小戰役中，難免殺傷了敵軍。為了這些行為，我死後直接下了地獄受刑。

但閻王念我一心為的是大局著想，也一心圖的是百姓的安穩，我本身對於做官與地位也沒有什麼留戀，更沒有太多的貪求，

所以我在短暫地獄受刑之後，又投身了人道。中間輾轉數次生死，此世我又與主公在人道重逢，這次與蘇師姐相遇，便是為了幫他建立澳洲香光大佛寺。我這次依然跟著蘇師姐，也算是替他開創了前期，幫助佛寺開疆闢土。我參與了早期佛寺的建立，並協助穩定了當時佛寺的制度。人人稱我為江玉蟬或是海量法師，但此時的我受到佛力加持，打開了古今空間，其實這條靈有著太多的身分，任何身分也都只是一時方便的顯現。

此時我是海量，亦是張飛。本身靈性上合一無二，也跳脫了原本的女兒身。此時的我貫通古今，並沒有受到海量意識的限制。此情此景，我還真未曾想過。在佛力加持之下，竟然還能夠如此通透清明，將過去的身語意描述得如此清楚。跟著蘇師姐開疆闢土，建立香光大佛寺十多年。以我現在回顧來看，那真的是令我十分懷念。

當時我以張飛之身服務劉備主公，而現在我以江玉蟬、海量

之身份服務蘇師姐。

從外人來看，大家都是遵從蘇師姐的教導，其實在我內心深處，確實是把蘇師姐當作真心對待的兄弟一般去幫助他。我與他累世的淵源之深厚，也才能夠讓我在這一世與他重逢之時一拍即合。我對他如此之信任，就如同當時我對主公的信任如出一轍。而此世，以海量之身，我的靈性也相當敏銳。對於看人、洞察人心也如當時一樣。

到現在才通透地理解，因為佛力加持打開我不同世的身份，我也才更加清楚地知道，原來這靈性是如此不可思議。而蘇師姐此世的成就又更勝於以往。在三國時期，是以人道、以世間法的方式來服務一方眾生。而此時，蘇師姐示現大修行者，乃至見性成佛，是以佛的身份來幫助世間眾生。

蘇師姐此行超度中國五千年乃至萬年空間，也是過去法緣所牽引，是自然中的事情；這也是蘇師姐長期以來在中國無數次投

身、無數次發願救度中國眾生，所能夠得到今天的結果。這是一言一行，乃至於一微小心念，都跟著佛的腳步，都在佛力加持中，才有著不可思議的結果。

佛力能夠幫助蘇師姐實現他的大願，而如今「香光大佛寺」之成立也正是如此。我從早期跟著蘇師姐建立佛寺，就明白這個道理：唯有蘇師姐大行大願，配合佛力加持，才能夠感得阿彌陀佛正住澳洲香光大佛寺。才能夠有阿彌陀佛與蘇師姐如今創立救世團隊，救度世間。香光大佛寺現在大行的訪問，其訪問速度與產出又更勝以往，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在法性土上看著佛寺的發展，不要說有所起落，這乃是自然運行之況。而弘法於世間，以如此殊勝的彌陀大法，註定要受到許多群魔考驗與干擾。

我雖然很想要幫助蘇師姐，繼續開拓香光大佛寺，將佛寺扶上檯面，但是或許法緣如此，機緣就是這樣。與千年之前的情況

類似，或許也是命中註定好的結果。現在我與過去生互通之下，我的靈性又更加清明。我想起了過去那樣無私無畏地幫助著主公，而這世我確實也是一樣的心，幫助著蘇師姐，幫助她一手建立香光大佛寺。

然而，現代處於末法，世俗的干擾確實比較嚴重。此世我投身女眾之身，所受到的各方干擾又更甚以往，但我依然展現出如男子漢大丈夫般的魄力，幫助蘇師姐突破了佛寺草創期的艱難。

對於如今的狀況，我也是相當的欣慰與感佩。關於佛寺未來的發展，我也相信將不止於此。佛寺逐漸步上軌道，人員與人才也逐漸穩定。從各方而來、與蘇師姐及佛寺有緣的四眾弟子也一一到位。雖然中間有所去留，但不礙於整個佛寺大局的推行。我在法性土上觀察如此，也算是給佛寺的四眾弟子們帶來好消息。佛寺即將開門，而開門之際，就有賴各位同修能夠一肩扛起佛寺弘法救世的大任。

雖然現在我在法性土上以靈的身份未能做出什麼，但我依然可以與各位溝通。若是之後大家有需要、想起我之時，千萬不要吝惜與我對語。我在此地是很迫切希望可以再次為大家貢獻，以靈性的身份盡自己的一點心力。

感恩阿彌陀佛，感謝蘇師姐。讓我今天由此殊勝的機緣認識自己，讓現在與過去結合。而蘇師姐此舉超度了無量無邊的魔眾與十法界眾生，也才有此殊勝的因緣能夠突破這些時空間的限制。那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謝謝大家，

南無阿彌陀佛。

張飛

三國 劉備（漢昭烈帝）（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劉備：

我是劉備，字玄德。其實靈性本身含容萬有。不會因為時空或是生長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都含容其中，這也是所謂自性。這個靈在投身不同道，不同人身時，會引起父母帶來的共業，也因當時受到的環境與教育，而喚醒靈性萬有中相應的個性以及眾生，而也就是所謂的業力顯現、現前。我當時投生劉備之身，即示現劉備之業，但業力是身體，有願力依然可以發揮自己有限的生命。

在當時三國的時代可謂兵荒馬亂。百姓的生活並不能夠受到好好的安頓。而中央漢室政權雖然仍然想要努力的管理漢朝，但是當時的環境十分嚴苛，地方的政府並不完全聽命於中央。而中

央本身也不完全理解地方的情況。

而我自幼就懂得觀察人心，懂得去體諒，並且替他人著想，知道每個人心中所思所想，也知道大家真正的苦的點在哪裡。而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我能夠看到一個人內心的深處，也知道他最在意的事物。

當時普遍百姓都十分的困苦。大家每天為著不穩定的三餐在努力，而大多數的人都不能夠好好的獲得溫飽，也無法獲得穩定的工作。大家僅僅是為了維持自己與家庭的生存都很十分吃力。我自己自幼也是生活在比較貧困的家庭。但是雖然貴為漢氏宗親，但是家中早已沒落，我並沒有享受如同皇族般的生活。我必須要自立更生。但其實我對於自身的生活要求並不是很高，但我仍須自立更生，所以我能夠我能夠理解在基層人民的困苦。看著他們每天為著生活而煩惱，為著家人們而煩惱，也為著戰火連連而煩惱。當時的人非常的苦。

我一心想著要幫助人們讓大家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免受於戰火的干擾。起初我年紀尚小，我並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才可以帶給人民安定。後來看見了許多起義的民兵，試圖反抗政府。我看了也不認同。畢竟這政府仍然是自己的國家。縱使政府給人民的待遇條件再差，畢竟政府還是在諸多的面向與事務上提供了人民服務，也庇護人民讓他國不敢入侵。這基本的國家還是有做到，不應該因為任何理由去對抗國家。對抗國家就意味著讓這個國家內部產生動盪，這不僅是對於中央管理者的不忠，也是對家國人民不孝，令他們產生恐慌與不安，並不是慈悲的行為。

隨著年紀增長，我看見起義的民兵越來越多。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復興中央漢室的政權及其功能。我認為只要中央政府能夠恢復功能，讓中央與地方的資訊能夠互相流通，能夠讓中央理解人民的需求，也讓人民理解中央的困難，應該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民間的兵變與叛變。

後來爆發了黃巾之亂。當時可謂是民變的鼎盛期。而我認為身為國家的壯丁、男子漢，應該要盡自己的一份心力幫助整個國家，也幫助人民不要再有過多的內戰。而當時也有幸能夠遇到與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一路支持我的將領，也就是關羽與張飛。他們確實也是心懷天下之人。他們聽聞我的理念也十分認同。其實看見他們我就明白，他們在這亂世之中也是缺乏目標，漫無目的，不知道自己的長才能夠發揮在何處。他們其實極力想要發揮自己長才，也想要幫助人，幫助國家，但是並不知道要如何下手，也不知如何開始。

當他們聽完我的理念，希望能夠幫助中央政權的復興，讓中央與地方能夠有所溝通，有所結合，而中間的橋樑就由我們來扮演。我們要先幫助中央政府平定地方叛亂，而再藉由加入中央政府幫忙管理地方事務，作為傳遞地方聲音與中央命令之間的橋樑。關羽、張飛兩人十分認同，他們認同自己的能力可以用來幫助

整個國家，所以他們也就正式加入我，成為共同努力的團隊。

隨著時間推演，我們的團隊也招攬到越來越多人才，包含著名的五虎將，以及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蜀漢名將與謀士，都慢慢加入了我團隊的麾下。其實我本身是非常渴望人才，畢竟要有足夠的人力以及大家的智慧，才能夠真正的一起服務天下百姓。而在當時那樣大的動亂時代，可以看出大家都十分想要發揮自己的能力，幫助國家回歸正常，幫助全體漢朝的人民度過那樣艱困的時期。

而隨著局勢變化，中央漢室政權已經遭到了曹魏陣營的控制，而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這也讓大家都十分地震驚，畢竟大家是真心想要幫助地方恢復。然而局勢發展至此，大家也必須要做出調整。之所以建立蜀漢帝國，那也就是希望作為漢室的正統延續，能夠讓天下百姓有所依附。其實大部分的人們並沒有所謂的稱霸一方的概念與理念。大多數的人們就只是想要盡快地結束戰亂，

休養生息，以利各行各業可以重新歸於軌道。

而蜀漢帝國的建立，最大的目標也正是如此。透過主動加入歸附的，又或者是順其自然中收復的土地，在這些收復的土地上建立人性的制度、合理的律法，以及幫助各行各業恢復穩定發展，也推行教育，讓百姓們可以學到生存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讓希望加入服務國家的有志之士，也能夠加入蜀漢帝國的政權體系，來一起為民服務。這就是蜀漢帝國發展的目標與方向。

面對三分天下的局勢，其實一切也都是順其自然中進行。若是真的局勢如此，也沒有必要強行吞併三國。只要能夠維持三國的穩定，各據一方也沒有不好。小國可以各自管理自己的內政，順應地方民情。這對於偌大的中國版圖來說，也不失為是一種很好的做法。畢竟如漢朝如此大的版圖，要以中央一己之力控管全國，勢必就會有所謂天高皇帝遠，中央管不了、管不著的情況出現。而此時中央與地方的溝通若是失常，就容易讓中央做出錯誤

決策引發民變。而現在三分天下，確實也可以讓各自小國獨立為政，以最接近人民的需求、最體恤百姓的方式制定政策，也能夠在調度物資以及兵力上有著最好的效果。

而在於維護家園的部分，即便要出兵守護，其所征伐的路線也縮短許多，不用跨越整個國家，在不同邊境南征北討。而也不用長期駐紮在外塞邊境，飽受軍旅的折磨。這其實對許多的面向來說，都是不錯的一種政策方式。

而當然，小國、多國之間最害怕的就是彼此之間的戰爭。這從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軌跡就能夠明瞭。多國間的戰爭以及長期的割據，會讓百姓之間產生對立，在不同國之間產生文化的衝突。但是如果能夠採取盟好、國與國之間交友的方式，就能夠彌補這樣的問題與缺陷。

所以蜀漢的定位一直都很明確，不論是與曹魏還是與東吳兩個帝國，蜀漢都非常的希望與兩國交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而

與東吳帝國的孫權，其實孫氏家族也明白這個道理，他們統治的心態與理念也就是希望維持一方的和平。而蜀漢對他們來說並沒有要侵略或掠奪東吳的土地。而有些基於當下現實、實際的考量，確實必須要有不同的權宜之便，但是並不代表蜀漢有併吞其他兩國的野心。至少在我任期內的政策是如此。

只要能夠維持一方穩定，乃至於兩方、三方的穩定，那對於如此紛亂的局與時代來說，已經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而與東吳結盟也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至少在蜀漢與東吳之間不會有過多的征戰。而曹魏忌憚於兩軍結盟，也就不會輕舉妄動，可以減少征戰。然而曹軍在赤壁時揮軍南下，想要打破蜀漢東吳聯軍，但是兩國展現出的合作以及軍事程度，就足以證明曹魏的野心是無法實現。這一方面也是希望曹魏能夠記取教訓，打消併吞三國的念頭，讓大家各自為政，他在北方穩定發展，而蜀漢、東吳各據南方一角，這樣三國鼎立就能夠暫時在這個時代讓百姓休養生息。

我的政策與理念都是希望能夠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安居樂業的做法並不是如何的大一統或是有如何好大喜功的做法，而是順應每個時代局勢的變化，在當下以著最小的損傷、以讓人民負擔最小的方式去推行政策以及規劃天下。

而自從三顧茅廬請出了諸葛孔明先生之後，真的是可謂如魚得水。其實我知道他各領域的知識與技術都相當精通。世人多以為我是仰賴他的軍事能力。其實單就軍事能力來說，蜀漢各大將領都是已經是異於常人的人才，也可謂是天才。而真正讓我要重用孔明先生，令他為丞相的真正原因在於蜀漢缺乏內部管理以及各方領域規劃、總規劃的管理者。而這是內政不可或缺的一環。長期征戰在外的將領，在帶兵打仗的管理那不容置疑。但是對於內政的規劃以及制定內部法律、理解體恤人民所需，這些都是只有孔明先生才有辦法做出來的規劃與決策。我對於招攬天下人才的理念是十分公平的，只要能夠幫助百姓的我都歡迎。

隨著蜀漢發展，時間一年一年過去，天下三分的局勢也逐漸穩定。我知道此生壽命有限，大限將至。我觀看天下，我唯一擔心的就是後人們並不完全理解我真正的理念，也擔心後人沒有能力去維持天下的穩定。所以我將蜀漢託付給丞相，也就是希望他能夠讓這樣的局勢穩定。而那時我也沒有能力再多做更多。

離開了劉備之身之後，輾轉於各道間輪迴，也多次的投生人身。但是不論投生何處，其實我的做法都是一貫如出一轍的單純，那就是想辦法幫助人。然而比較可惜的是在三國時代並沒有機會可以遇到阿彌陀佛的大法。雖然生生世世我都知道要懂得幫助人，但是能夠幫助人的程度相當的有限。沒有遇到阿彌陀佛的大法，其實大家安居樂業，能夠免於災禍，能夠懂得學習道德與教育，但是仍然無法真正的出離生死輪迴。

我多次出生為高僧，也多次出生為帝王，也多次出生為大官宰相，也曾經當過平民，也當過畜生道，地獄、鬼道，六道都去

過。但是不論在何處，其實都是我的表法，也與大家結善緣。不論在哪一道，我真正唯一的目標就是幫助人們。在三國當時沒有佛的概念，但是仍然有所謂天道運行與道德的概念。

而這次出世聽聞淨空老法師講經，能夠遇到阿彌陀佛的大法，與我長期服務百姓幫助人們的理念不謀而合。每次出世我都能夠清楚的知道人們的痛苦，我也真心的想要幫助人們脫離這無窮無盡的痛苦，但是沒有佛法教育沒有辦法真正幫助人們脫離生死輪迴。

而歷次出生出世這些靈性靈魂的記憶都記錄在阿賴耶識當中，而我與生俱來就對於這些阿賴耶識中的靈性記憶十分的敏感。我從小的時候就能夠可以敏銳的察覺人們的痛苦，也時常詢問著、想著要如何幫助人們脫離苦難。但是卻沒有答案。人生真的沒有太大的意義，再如何的輝煌死後什麼都帶不走。再美好的家庭也終將妻離子散。人道無常就是如此，而且消逝的總是令人措

手不及。如此痛苦的世界到底有什麼意義？這是我持續向自己提問的問題。我還是相信一定有答案，只是我必須等待這個答案的到來。

我全世界都跑遍，雖然看起來是在享樂，但是其實我一直在尋找著答案。跑遍了各大名山，跑遍了不同的國家，參訪了各式的宗教與門派，仍然沒有讓我找到答案。在遇到了淨空老法師第二宣講之後，我立刻就明白了這是我長期以來、千年以來所追求的大法。這大法之大難以言喻，我珍惜的不得了，這並不是像法時期自了漢的佛法，也不是帝王將相經世濟民的世間法，而是一個真真正正徹底的脫離娑婆世界的大法。而這大法的殊勝之處在於他的方法非常的簡單，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就能夠真正的脫離這娑婆世界。大多數的人不理解為何這要脫離娑婆世界，但是生生世世在人道、六道輪迴，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這世間劇苦、惡苦、極苦，苦不堪言，難以言語。一般人沒有靈性

記憶，不靈敏，沒辦法理解。但是在我的靈性深處，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人道真正的苦，也知道輪迴的苦。大家都非常非常非常苦，而最苦的莫過於不知道自己有多苦，也不知道要求離苦。這人道與六道眾生最痛苦悲哀的地方。

所以當我接觸到了阿彌陀佛的大法，接觸到了無量壽經，我珍貴的不得了，我當下就知道必須要立刻放下一切。哪怕是我做的生意再如何的成功，哪怕是我所累積的人脈如何的豐富，哪怕是有多少人與我交情甚好，希望我可以繼續經營事業，哪怕是我的家庭再如何的美滿，丈夫與子女都再如何的聽話，我也毅然決然的放下這一切。因為我非常清楚，這世界所有的人，六道眾生的每一位眾靈，都已經活在劇苦、極苦、極端的痛苦之中太久了。這種想要救他們出生死的心，我實在是難以用語詞向人們形容。

我想要救度眾生的心，並不是簡簡單單的嘴上所說。這生生世世以來累積的靈性記憶，讓我一分一秒都不敢鬆懈。我精進地

修行，一心一意就只是想要早一秒，哪怕是早一毫秒，能夠讓一個眾生脫離苦海都好。這是我靈性深處最真實的記憶。而我也懂得，在這世間之中，人們受到的每一分每一毫的痛苦，都來自於過去生中所造作。所以在救度眾生上，我不會有任何絲毫的執著，也不會有任何的強求。但是就是在這樣沒有絲毫與執著強求的情況下，我心心念念就想要幫助眾生離苦、脫離原本的痛苦。

在家以居士身分修行五年，中間雖然有些許考驗，但是對我來說都遠不及幫助眾生脫離痛苦的那樣的決心。而我也是在遇到考驗的過程中，知道要靠毅力去突破。而這毅力並不是因為對於諸多事物有著如何可以忍受或是可以忍痛，這真正的重點在於我是真心的想要幫助眾生。而這樣純粹的幫助眾生的心與佛心相應，而每每總能夠在考驗最大的時刻，感得佛菩薩、祖師大德以及阿彌陀佛的加持。其實以我的靈敏度，我都知道諸佛菩薩、阿彌陀佛非常的慈悲，總能夠在我最需要、最欠缺的部分給我幫助補

足這一塊，讓我可以持續突破。而我本身真心跟著佛的這樣的決心也未曾動搖，才能夠一路上不斷的突破。

而修行至今，修得見性法身，其實大家以為這非常困難。但是只要大家有著真心跟著佛，真的相信佛，心心念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真的願意幫助眾生、救度眾生脫離苦海，每個人都能夠見性成佛，人人都是佛。而人人也累世累劫在無限的輪迴中，靈性受盡了折磨與痛苦。大家其實都知道這世間的苦難，但是每次出世有了隔陰之迷，總是忘記了自己靈性深處對於娑婆世界苦難的認知。而阿彌陀佛很慈悲，因為知道這也是眾生業力的干擾，而無法身心靈合一。自己的身往往太過在意自己身上的感受，而無法聽見靈與心的聲音。

其實只要不要太過在意這個身體，放下身上的感受，就能夠見到靈性的本質，而不會受限在這個身的限制。身心靈本身十分的奧秘，靈含容萬有，靈與身俱來就有累世累劫以來的阿賴耶識

，那是無量劫來諸多繁雜的靈性生命都包含容其中，而與自己有緣的無量無邊的眾生也含容其中。而這一次的身是一個載體，它提供了業力所顯現的法緣。這緣分具足時，過去生中的記憶、業力就會被喚醒。而這也是因果自然運行。所以若是人們沒有機會學到佛法教育，即便國家的政策是如何的完善，即便政府是如何替百姓著想，然而人們終究無法處理自己業力的追討，生老病死也是必經之路。只有真正跟著阿彌陀佛，信佛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發願超度無量無邊的苦眾生，才有真正有機會以業報之身藉假修真，平息身中眾生眾怨，平息業力的追討，而有機會帶著身中眾生一起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此世我示現居士之身，也就是要介紹阿彌陀佛的淨土佛法教育。我在平時講經之中，不斷地提醒四眾弟子，人道眾生大多無法脫離自己身所帶來的感受，太過於執著身的體驗與六根接觸六塵的感受。然而靈性的範圍，其深度、廣度，都遠大於身的感受

。身體只有六根，但是靈性不僅六根具足，還有其他的各式各樣的通力，遠超過肉體的能力。而身體所呈現的也僅僅是一部分，然而人們卻被這樣的假象所蒙蔽，而無法真正地看到靈性的本質，無法跳脫主觀感受，也無法自在使用靈的能力。在這樣身心靈不能合一的情況下，就只是被身體所控制。而身體也就是冤親債主、業力眾生的追討，透過身體為媒介來控制這條主靈。

我每每以著人道眾生最在意的的事情來講經說法，希望大眾能夠醒悟。現在的人非常的在意身體，在意自己的主觀與感受，也在意生老病死。我向他們講解自私以及個性會導致生老病死，就希望人們能夠從中警覺，停止原本的慣性，而願意尋求佛法。

而真正大根大器，真的願意發心救度眾生的人，只需要讓他看見世間的苦，就自動想要幫助人、想要求出離。這種發心是要自己去開發，而不是佛要求的，也不是祖師大德要求的，也不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成就或是境界上的提升去做，而是用一顆真真正

正救世度眾的心、佛心。所謂緊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就是時時刻刻緊持著這個佛心，時刻與佛心相應，時刻都以著救世度眾的心而行於世間。這樣才能夠避免身體被眾生控制。

靈只有一個，身中的細胞有五十兆，細胞眾生無量無邊。細胞內的眾靈本身也充滿個性，他們本身也無法作主，也被自己的五十兆眾生所控制，所以個性難改。只有聽經聞法，當眾生願意求出離，主靈也知道要救度眾生，以這樣的心帶動全身細胞，才有可能脫離六道輪迴與眾生業力追討控制。

而這次大舉超度了中國五千年各道、各界、各空間的眾生。那空間中眾生無量無邊，而與蘇佛法身有緣的，蘇佛的法身也都超度了。這進入中國五千年空間，打開了空間，將裡面的空間眾生救出；也打開了許多魔界空間，以著佛光摧毀了魔宮。這都是因為有著阿彌陀佛的大法，有著阿彌陀佛佛法教育。跟著阿彌陀佛學習，仰賴阿彌陀佛的大威神力、大功德力、大無畏力，才有

機會能夠學習身體的科技，能夠好好的發揮有限的人生，獲得法身見性成就。而突破各空間，學習阿彌陀佛法界藏身來救度各空間中的眾生，這都需要阿彌陀佛佛法教育、佛力加持，才有如此大的發揮。

我佛阿彌陀佛非常慈悲，看到人道眾生受苦，而只要有人願意發心與他相應，他就跨越十萬億佛國土來娑婆世界，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他此次下來度的眾生可不只是娑婆世界，更是十法界各方空間，還有各方魔宮以及跨越各個時空的眾生，阿彌陀佛都慈悲地、平等地救度。這是阿彌陀佛無私為眾生，也是大家要學習的。好了，那今天就講到這。感恩我佛阿彌陀佛，感恩老師夏蓮居老居士。

南無阿彌陀佛

劉備

三國神機妙算師 諸葛亮 (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

諸葛亮：

天下百姓心頭肉，主公三國一明君，三請孔明建天下，
隆中一對了分明。自幼能觀天下事，乃因過去累世修，
能逢主公為天下，鞠躬盡瘁勢必行。三分天下局已定，
內政建設制法律，百姓樂業是為要，終年征戰不為他。
統一大業尚未成，託孤於亮捨天下，錯解主公欲一統，
代行少主三北征。費盡國力勞百姓，將士死傷猶未知，
怎奈曹魏堅不敗，長年北討盡成空。病逝軍中入地獄，
受刑嘗苦二百年，刑中知悔懺迷途，返回鬼道待因緣。
得蒙主公返娑婆，超度孔明入西國。此時迴光見己身，
空有一場三國夢。託孤之志未能明，蜀漢命盡自然中，

一生謀略為何事？蜀國名相笑談中。料事如神謂孔明，自生自滅算不清，若非仰賴蘇佛度，於鬼道中未能離。今於極樂見娑婆，世人多愛諸葛亮，三國神機妙算師，小說電影動漫遊。勸君能明諸葛亮，聚集才華於一身，能算能觀天下事，未能止業入地獄。當信極樂彌陀佛，今於香光大佛寺，能學佛法信因果，能止惡業返西國。

南無阿彌陀佛。我是諸葛亮、諸葛孔明，又見面了。我在西方極樂世界十多年。當時承蒙主公，也就是現在的蘇佛，救度我來到西方極樂世界。若是沒有能夠得到主公的救度，此時想必我還在地獄或是投生鬼道了吧？三國其實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我諸葛亮這一生，能夠有幸服務蜀漢帝國，那也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使命。

我們雖然各有各的大志，但是服務國家，使人民百姓安居樂業的心是相同的。當時我在隆中，其實我對於天下局勢早有謀略

，也早有規劃。

所謂的規劃，其實我本身對於天象以及對於整個大局勢的流動，冥冥之中就能夠有所感應。我可以推測其中一二，能夠知道近期內即將發生的事件。對於大趨勢、大型的變化，且難以動搖的事件，能夠感知得非常清楚。

而對於變化比較大、不明確的，我雖然能夠感知得到，但是未來仍會有變化。現在在西方極樂世界，我理解當時我也算是有點宿命通，能夠知道一點過去未來。當時我就知道，主公並不是普通的人物。

我能夠觀人相、面相，能觀天相，能夠感知並知道主公在未來將代替漢室稱帝，佔據一方。而我也僅僅是將我觀測到的未來報告給主公知道，讓他能夠有所認同。

這等規劃畢竟是順應天理而行，也是自然中自然進行之象，所以主公一聽到我所言，自然而然的就接受與採信。主公請我出山

，而我也立刻就答應。畢竟我自己也觀到，我是屬於蜀漢帝國其中的一分子，也是其中重要的一員。

我當時並不清楚自己最後會官拜宰相，但我知道我自己確實將左右著蜀漢帝國的興衰。世人們總是評論我足智多謀、料事如神。其實這並沒有什麼神奇，只是需要對於天下局勢、人心，以及周邊的事物多加留意，能夠多一點觀察，能夠多一點敏銳度，就能夠推敲出一二。自古以來，各朝代頂尖的軍師以及謀士多半是如此。他們憑藉著個人的觀察與敏銳的洞悉能力，加上對當下局勢、人心的瞭解，做出最合理的推算與分析，自然而然就能夠預測出天下的局勢。我諸葛孔明一生傳奇，其實也不過就是對於人心的預測，以及對於局勢比較能夠洞悉得徹底，進而能順應天理做出應對。真正最令我感佩的，是主公對於自己能力的運用極其低調。大家其實有所不知，主公劉備看似憨厚樸實，但他對於人心的洞察以及天下局勢的通透程度，其實遠在我之上。

大家聽到了或許會感到詫異，畢竟我一直被當作國師與宰相，看似比較複雜的謀劃與規劃都是由我一手主導，但其實並非如此。我雖然提出諸多建議，但最後的決策權以及採用與否都在主公。

我長期服務主公，心裡十分清楚，當我所規劃的事項不符合利益百姓、不能讓天下安定、不符合公理正義或天道運行時，主公會快速地否決我的提案。

我也就明白了，其實主公對於洞察人心、觀察天下局勢的能力遠在我之上。只是主公不擅長如此複雜繁瑣的計謀，主公往往秉持著直來直往、大而無私，這種大破大立的處世原則。若我的謀劃有所偏私，有所不符合公理正義，主公馬上就能察覺其中偏差偏差的點，以及知道其中又是摻雜了哪些私人的考量、個人偏好，或是對於某些陣營、某部分人的偏袒。主公都能夠快速地察覺，進而取捨我所提出的謀劃與建議。起初，我對於主公的能力

感到很驚訝，也有點不理解為何以他那樣的洞悉觀察能力，還非要請我輔佐他。

但我明白了，只有我才能夠將他真正的遠見以及抱負，還有對於地方百姓治理的相關規劃，真正地實現出來、付諸行動。畢竟沒有具體的做法，空有概念以及目標也無濟於事；而我真正能夠做的，就是把主公內心的規劃以及經營方向，明確地轉換成可執行的政策以及法令制度。其實當時主公建立蜀國、三分天下，真正的重點並不是統一三國，而是讓一方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在主公交代給我的諸多政策方向當中，除了抵禦他國、穩定三分天下的局勢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穩定內政，這才是主公真正託付給我的核心。士人多以為我是在三國戰場上負責兵法，利用特殊的計法與權謀來取得勝利，藉此輔佐主公；但其實主公得到我「如魚得水」的真正意義，是希望我能以治理長才以及對天下規劃的能力，去擬定治理一國的政策，並制定士農工商百業該有

的制度與模式。

而我也確實依照主公的要求，制定了能讓蜀國穩定發展的規矩，使軍事、經濟、教育各方面都能有穩定的制度，讓百姓們可以安居樂業地生活。但是到了後期，我認錯解主公是想要一統天下，令更多的人都能夠享受如蜀國百姓般的穩定生活，因而採取對外擴張、北伐以及穩定邊境的諸多戰爭。

現在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發現這其實是我自己的一己之私。主公去世之後，將少主託付給我，我知道少主的能力與遠見遠遠不及主公。而既然主公將少主託付予我，我就有義務要讓少主能在三國紛亂的局勢之中存活下來，並確保蜀漢帝國可以長久穩定地生存與運行。

然而，我知道少主並沒有這樣的能力。觀察整個蜀國，如我一般的繼任者中，也沒有人能像我或主公這樣，心繫天下又同時具備洞察人心與觀察局勢的能力。而長期跟隨主公的武將們，確

實有些異於常人，但畢竟也都年歲已高，許多已在戰爭中凋零。

要如何確保少主以及蜀漢能夠永續發展？我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先滅掉佔據北方的曹魏。蜀國自古與東吳算是有一定程度的盟友關係。然而對曹魏來說，蜀國就是一大隱患，兩軍交戰與互相征討在所難免。我所觀察到的局勢正是如此，在不久後的將來，兩軍勢必會交戰。若當時我已經不在蜀國，而蜀中的諸多將領也不在少主身邊，屆時少主獨自一人面對北方曹魏的徵討，恐怕有滅國之虞。

我清楚這一點，必須在我離世之前一舉拿下曹魏，方能確保少主與蜀漢帝國能夠長久存續，也才對得起主公交代給我的任務。世人或許認為我十分忠於蜀國，為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世人大多不明白這背後的原因。以我的靈敏度以及洞察三國的統治力，確實真心有為百姓著想的，只有蜀國。

曹魏的統治者以及政權，大多數是以一己之私，為了稱霸全

國、滿足私慾而建立的。就算他們統治了全國，想必百姓也無法得到妥善的安置。

而東吳本身雖然比曹魏好一些，但畢竟他們是由猛將勇武之家發跡，在亂世中白手起家，從默默無名的家族建立起一個佔據一方的帝國。但是他們對於治理一方百姓尚缺乏完整的規劃，對於百姓的體量與體諒，又不及主公劉備這樣的遠見，以及真心對待人民的初衷。

所以，唯有蜀漢以及我在其間所建立的這些制度，才能夠真正讓百姓修身養息，讓百姓都有可以遵守的制度與法律，進而避免爭鬥紛亂的發生。雖然少主的能力遠不及主公，但是至少長期接受主公的教育，少主還是懂得要體恤百姓。

而少主其實內心也十分善良，懂得道德、懂得遵守天地運行之理，並不是什麼卑劣之徒。這也是我對於少主的認可，也是我真的願意衷心輔佐他的原因。我從未想過要取而代之，我真正唯

一希望的，就是在離世之前，能讓少主有一個可以安穩發揮的環境。

我觀到自己的壽命並不是太長，而且長期的征討，這當中所造的業也正在大幅縮短我的壽命。雖然明知如此，但為了天下百姓，為了一方百姓的安穩，我仍然必須如此。三次北伐失敗，其實我知道自己氣數已盡。畢竟消耗瞭如此大量的財力、國力、物力與人力，這已經出乎我的預料。

我心想著，莫非天道冥冥之中，蜀國必將敗亡？雖然我略有觀察到這樣的發展趨勢，但我依然正在做最後的努力。看這三次北征失敗，蜀國滅亡的這一路線與脈絡越來越明確，我心中很是感嘆。這可能也就是百姓們沒有福吧。

我盡力去執行主公交代的任務，但是當時天下運行的結局如此，也並不是我一人可以隻手遮天。我預知死期將至，逐步安排好死後的各種規劃。對於各項政策以及法令的運行，我盡量在過

世之前交代妥當。

至於後事，我也囑咐眾人簡單辦理即可。畢竟我只是一介軍師，也深知服務蜀漢的日子雖然不長，但在這有限的時間內能夠做到如此，已是我盡了一己之力。

我知道蜀漢不久也將滅國，但不能明說，只能告訴後人簡單處理。我的後事不必太過隆重，對於一個即將滅亡的國家來說，若以國家規模進行喪葬，耗費國力物力，對人民是有害而無利的。若是蜀國真的即將滅國，又何必再浪費民脂民膏，做如此的鋪張浪費呢？後來也如我預料的一樣，病情急速地加重，我在軍中過世。之後我來到了閻王殿前。閻王問我這一生究竟意義何在？我向閻王如實報告：本想著要能夠穩定一方，讓一方百姓安居樂業，但最後看來是失敗了。閻王問我是否知罪？這中間造作的殺業，我必須予以償還。

我向閻王表示，我清楚任何戰爭所殺害的敵軍，以及任何慘

遭我殺害的臣民，都是我的責任。閻王點點頭，將我送到地獄受刑。

挖心、挖腦、絞殺地獄、車輪地獄、碾壓地獄，我都去過。而我心中確實也生起了悔恨之心，畢竟最後沒能夠讓蜀漢帝國穩定地留在世間。也沒能夠成功輔佐少主，讓他可以獨當一面。因為這多年的征戰、征討，傷害了無數的曹魏將士以及百姓。

這讓我感到很後悔，不僅沒有讓一方百姓安居樂業，還讓另一方百姓受苦及死亡，這都讓我十分懺悔。在地獄兩百多年，我就從地獄中出離。我在閻王殿前，閻王發配我前往鬼道，而我就這樣進入了鬼道之中。

在鬼道之中的一千多年，我的靈還算相對清楚。看見人間百態，確實令我不勝唏噓。以我的通力，我知道，我必須在鬼道中等待千年時間，等待「有緣者」再度降臨，將我帶往新的階段。

雖然這樣的未來，我觀看起來並沒有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此

時在鬼道時，我只能夠安分地過著鬼道生活，等待時間的到來。而在距今十多年前，蘇佛在「名人日」將我從鬼道空間中，請上西方極樂世界。我沒有想到過了如此長的時間，最後又能夠與主公再次重逢。

然而重逢之時，主公依然有人身，而我已經是一條鬼。主公這次所得的人身是女眾之身，是在臺灣此次主公學習佛法，以佛法的教育，幫助天下眾靈以及和自己有緣的人。想必主公也是因為與我十分有緣，才能夠在有成就、有功夫，能夠自在來回西方之時，就將我從鬼道中救出，牽往西方極樂世界。再次見到主公，其實我心中五味雜陳，滿是愧疚。

我既沒有守住主公所創建的帝國，還因為持續的北征北伐，違背了主公交代我的核心理念——要以天下蒼生、天下百姓為優先考量，即便是曹魏的人民，也應該要將他們一視同仁。

但我卻為了一己之私，為了希望幫助少主能夠長期屹立於蜀

漢帝國，而主動發動了三次北征以及邊境周圍的大小型戰爭。對此我十分後悔，也沒有臉面面對主公。當時我其實是不願受訪，也不願多說這些內容。畢竟那時的我才剛從鬼道中出離，心中滿是悔恨，也不願多說。

我知道我自己的罪業難還，而我知道我從地獄受刑出來，也已經是縮短了許多刑期。但是對於我所傷害的眾靈、眾生來說，我仍需要償還這些罪業，我無臉面對主公。在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之後，這裡一切的景象令我十分詫異。

中國天下山水之名，蜀漢地區尤為勝，然而相比極樂世界來說，中國任何的山川美景、再壯麗的地貌，都遠不及西方極樂世界的壯闊與殊勝。這裡極盡莊嚴，黃金鋪地，以七彩寶石裝飾著堂宇房閣，以及七彩寶樹隨處可見。

而泉池四布，可以隨心所欲地徜徉其中，又或是飲用。然而，一切的飲食都是隨心所欲，思之即來，揮之即去。

如此美好的世界，確實是我從未見過的。這使我不禁感嘆，我一心打造蜀漢帝國，是為了讓人民安居樂業，但在當時有限的環境與條件之下，能夠帶給人民的也就僅止於此，已是極限。

然而，這西方極樂世界無比殊勝，若是能夠讓百姓也體驗與享受，那將會對百姓們有莫大的助益。此次主公投身人道，作為大修行者，修行淨土法門與阿彌陀佛佛法教育。我立刻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當初主公劉備雖然沒能帶給天下安穩和平的世界，然而這次主公以人道大修行者的角色，就能夠超度過往有緣的眾靈，幫助他們進入西方法性土，而後進入西方極樂世界。

這也正是圓滿了當時主公一心想幫助百姓們的願望。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瞬間明白了這一切，也不禁感嘆，若是能夠早點遇到如此的大法，又何必需要如此多複雜的心機與權謀？又如何需要處心積慮地讓蜀漢立足於三國呢？

這中間所要付出的代價，所要犧牲的生命、所消耗的國力、

所造成的眾民受苦，以及自己死後所要去的地獄，這諸多代價都太不值得了。但在當時沒有佛法教育，確實以人道有限的能力，也就只能夠做到當時那樣。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看著人間的一切，可以說是變化相當快速。在西方極樂世界僅僅是過了一彈指的時間，地球上就已經過了數年。

而我從當時十多年前被牽到西方極樂世界至今，在西方的感覺也不過就是過了數分鐘而已。真沒想到兩個世界竟然差異如此之大。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看著人們快速的變化，從出生到死亡到老去。

而我也回顧當時三國後來的發展。其實當下汲汲營營為了維護蜀漢，而蜀漢隨後快速地被消滅，這樣的景象在眼前快速浮現。蜀漢的興滅如此短暫，短暫到讓人不可思議，讓人覺得這一個國家的興衰，如同蜉蝣的生命般脆弱，瞬間生、瞬間死，曾經存在世上的痕跡一下子就被消滅殆盡。

這人生的價值真的是十分虛無縹緲。若是沒有遇到佛法教育，沒有能夠幫助大家來到西方極樂世界，那人生諸多的征戰、南征北討、運籌帷幄，又有何意義呢？作為曾經的蜀漢丞相，作為一國之軍事之長，現在就是一條靈，什麼也都沒有。

多餘的名號，多餘的稱謂，多餘的記憶，多餘的故事。對我來說，早已不具任何意義。真正有意義的，依然是如同主公現在加入彌陀救世團隊一般，大舉地超度中國的眾生以及魔眾。

當時我已經蒙蘇佛超度到西方極樂世界。若是沒有蒙受超度，看見當時三國諸多名將以及將軍、士兵，乃至於帝王，直至今日，這次蘇佛超度中國五千、萬年空間，才能夠有機會從原本的空間出離，脫離了受苦受難的身。看到當時三國的空間被一一打開，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看了真的是非常感動。當時我們所做不到的，現在主公完成了。

蜀漢當時百姓顛沛流離的空間、三國連年徵戰的空間，那些

死於刀下的亡魂，以及將軍、士兵、馬匹，以及軍隊所踩踏的山河大地，眾多的眾靈許多都還在當時的時空中。

而也唯有仰賴主公蘇佛的超度，才能夠將他們、將這麼多的眾靈救出來，脫離原本空間，進入西方法性土。在法性土上，眾靈們能夠安穩地聽經，若是願意念佛、發願往生，之後就有機會能夠回到西方極樂世界。我諸葛亮一生的福報真的是非常的大。本身出生之時，我就知道我累世也是出家、也是有修為，所以才能夠有如此的通力以及智慧，來替天下謀劃，成為蜀國一代軍師。而能夠官拜丞相，也是過去中所修的福報；然而最後卻因為自己一己之私，為了自己心念上的偏差，而付出了代價。在西方極樂世界，我清楚地洞悉著這一切，以更加清明的靈性以及更通透的觀察力。

我知道宇宙準則、真理正道是絲毫不能容許有任何偏差。若是有所違背，宇宙準則依然完美地運行，而受苦的將會是自己。

我知道我的名號對後人來說十分響亮，我在西方極樂世界也能夠觀到，現代人普遍對我的認識，就是三國時期的謀士名將，算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認為我能夠通陰陽、知天知地，能夠料事如神，然而這也有一部分是屬實，符合我通力的展現。但是各位如果真的去深究我這一人物，真正去了解我這個角色，其實自始至終，我並沒有算出我的結局，也沒有算出蜀漢帝國真正的結局。

這樣，還能夠稱得上是料事如神嗎？我這一生諸多發明，其實也造作了許多罪業。我是個成功的軍事家、謀略家以及發明家，也是個成功的管理者。即便是在成功的身分、再有才華、再多的能力，集於一生，終究沒辦法擺脫生老病死的命運，也沒辦法脫離輪迴，更沒辦法擺脫因果的糾纏。

試問各位喜歡諸葛亮、喜歡諸葛孔明這個角色的人們，你們崇尚的是我的地位，還是我的能力，還是我受人敬仰的名聲？在這裡我也勸勸大家，這些一樣都沒辦法帶著走。

所運用的這些能力，若是為自己，或是心念上有所偏差，等待自己的將是地獄之行以及無限的痛苦。所造作的罪業，在於來世都必須一一償還。

若是大家能夠對於我這個角色有著更深入的理解，能夠從中知道，一代梟雄或是一代軍師，其實並不意味著永久的勝利與成功。一時的成就不過是曇花一現，之後的日子乃至於來世的輪迴，若是沒有佛法教育，終究不得出離。

我這一世也是仰賴阿彌陀佛與佛法教育，仰賴蘇佛超度，我才有機會能夠脫離輪迴，來到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喜歡歷史小說的人們，是不是也應該從中醒悟過來，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學習佛法教育？在澳洲香光大佛寺，阿彌陀佛此時正住在地球，就在佛寺。如果任何人想要學習佛法教育，能夠明白再成功的人生，終究脫離不了輪迴，脫離不了生老病死。

真正具有智慧的人，就應該要懂得來佛寺學習佛法教育，跟

著阿彌陀佛加入救世團隊，拯救無邊苦眾生，才有機會翻轉自己的業力。

在人生中被預定好的生老病死的定數，若說人不怕死，那是很少很少數。但是學習阿彌陀佛佛法教育，確實可以不老、不病，靈性不死。我從西方極樂世界看著這十多年來救世團隊的發展，已經無數次地印證這件事情，這也是我在西方極樂世界給各位做個印證。

若是有緣之人願意相信我諸葛孔明所說的話，那就請你們自己來印證這佛法教育的虛實吧！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給我機會，在這十多年之後，給我機會接受訪問。希望我的話語此時能夠喚醒與我有緣的人們。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諸葛亮

三國 孫權（吳大帝）（距今約一千八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孫權：

南無阿彌陀佛。這靈性真是不可思議，沒想到我在佛地竟然還能夠以古代的身分接受訪問。我對於自己過去的身世十分有興趣，但那是身體上的感受是如此，而其實對我靈性主靈來說，過去生中點點滴滴，那已經烙印在靈性深處不可切分，也不可分割。但是在身心靈沒有辦法合一的情況下，身並不能夠百分之百的感受到靈性的全貌。而靈性無量劫來，阿賴耶識深藏的點點滴滴，除非見性成就，否則也沒有辦法透過身表達出來。這就是靈性奧秘之處。

當時我在三國，示現孫權的身分。其實累劫累世以來所示現的身分也不僅是如此，那世剛好出生為帝王。而累劫累世以來六

道輪迴什麼角色都待過了，甚至也不止於在地球當中、在外星球也有。而最近幾世示現都是在地球上的中國，也確實是跟地球中國在此時此刻有比較深的法緣，而也是我從西方下來要救度眾生的目標之一。

當時投身到了東吳的孫家當中，那時其實是與諸多的將領士兵以及東吳的百姓們都有著深厚的緣分，所以自然中牽引如此，也與我過去生中所發下的救世大願相關聯。而當時出生在孫家，我是父親孫堅的小兒子，而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以及一個妹妹。但是其實我對於家國的概念並不十分明確，我只知道父親常年在外交征討，很少回家，而我大多數的時間也見不到父親。我總是在自己的家中的庭院裡面過著自己的生活。

而我自幼就有相當的靈敏度，能夠跟很多空間中的眾生有所感應，有時能夠聽到他們說的話，有時能夠與他們溝通。這似乎也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也並不是只有一世如此。然而我並不覺

得這有什麼特殊之處。然而這樣的能力有一個好處就是，當人們與我互動之時，我能夠很清楚的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也知道要如何幫助他們，給他們解決他們的問題。

而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十幾歲這時候就離開了我們兄弟倆。而哥哥孫策也因此而扛起了父親的家業，扛起了東吳帝國君主的身分。他跟父親十分相似，他有著豪爽的性格，也懂得跟其他的將領弟兄稱兄道弟，大家打成一片，其實感情非常好。而將領們也都願意為他賣命。哥哥本身也是一名驍勇善戰的武將，而也就是因為他太過於勇猛，所以他屢屢在前線衝鋒，我也因此時常替他擔心，是不是應該退居幕後。然而他總是願意與大家站在第一線。而作為他的弟弟，我很是欽佩這樣驍勇善戰。

而後來孫策哥哥也遭到埋伏暗殺。這令我十分的難過，九年內相繼死了父親與哥哥，讓我非常的難過也不知所措。而最重要讓我煩憂的莫過於這父親所一手創下的東吳帝國應該要如何的繼

續下去。哥哥孫策的孩子年紀非常的小，沒辦法現在就繼承孫家的家業。而勢必也只能夠由我來繼承整個東吳的大局。

我也戰戰兢兢的作了心理調適之後，毅然決然的繼承了東吳君主的位置。我心中知道這好不容易由父親所建立的，以及哥哥所建立的東吳不能夠輕易的放棄，畢竟這是他們兩個血汗所打下的家業。而東吳尚未建國，必須要盡快的讓相信父親與哥哥的將士與百姓有所歸屬，必須要盡快建立國家，讓他們能夠有著明確的目標，而繼續為著國家的安穩而努力。

其實這些跟著父親與哥哥征戰的將士們，其實對我來說都像我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一樣。其實我一直將大家視為是我們東吳的大家族。因為父親真的待這些將領如兄弟，而我自小也受到這些叔叔伯伯們的照顧。父親常年征戰在外，真正的幫助我、教育我、讓我懂得學習各種兵法，讓我懂得如何治理國家，讓我知道各種政策以及軍事決策等等的，都是這些跟在父親身邊以及哥哥

身邊的將士與謀士。他們教會我許多，他們對待我就把我當作親弟弟一般的對待。而我也非常依賴他們，他們就是我的依靠。

而在父親與哥哥相繼的去世之後更是如此。當時確實以我的年紀來說仍然才十九歲，非常的小。雖然父親與哥哥在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建立了赫赫戰功，但是對我來說，我並不如他們那樣的勇猛。我比較擅長的是洞察人心，我能夠體諒將士們的需求，我能夠體諒官員們、百姓們的需求，我自認為這是我比較擅長的方面。

但是在當時三國紛亂的時代，要能夠真正顧守一方，讓一方百姓能夠安穩生活，那勢必在軍事與武力上要有一定的實力，才能夠免於另外兩國的侵犯。當時三國鼎立的局面已經是成形，而另外兩國也紛紛建立了非常強大的帝國。對於東吳的我們來說，我們算是一個地方部隊起家的，雖然也招募了非常多的將領與人才，但是要能夠真正的穩定並且佔據一方，仍然必須要有國家

規模的人才與軍事力量。大家努力地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在前期東吳的勢力尚未穩定之前，與劉備政權結盟是比較妥善的方法。一來也可以減少兩國的交戰，二來可以讓長年征戰的東吳軍稍微獲得喘息的機會，而兩國的聯盟也可以有效地抑制曹魏的野心，避免他們時時向南侵擾。

而我本身對於蜀漢的劉備也是相當的敬重。我能夠看得出來他是真正的心懷天下，而不是為了要併吞或者是武力為了擴張而動用武力。在靈性深處也知道我與他累世的緣分深厚，所以彼此也是相當的契合，所以能夠避免征戰就避免征戰。

然而屬下並不能總是理解我的作法，畢竟這些叔叔伯伯們長年征戰沙場，也是習慣了長年征戰。若是沒有戰事能以發揮，他們覺得會沒有用武之地。所以東吳也是有許多主戰的派系。我也盡力地安撫著他們，讓他們了解相關的局勢，也派駐他們去鎮守地方的叛亂，讓他們有機會可以發揮。

而對於長遠的規劃與謀略來說，盡量的以減少兵力的消耗為原則。畢竟東吳起初的規模並不如另外兩國來得大，必須要先培養自己的實力。逐步的拿下周邊割據的勢力與及民變，剿滅一些地方的山賊等勢力，才能夠也穩定東吳的內外發展。

其實當初剛承接東吳大權之時，我也曾經想過怎麼這麼剛好是由我來繼承這個職務。但是對於這些叔叔伯伯們、這些戰將士將們，對我來說真的是如家人一般，我必須要為他們負起責任。我知道這東吳帝國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沒有了這個國家他們將無以立身。所以我必須為了他們而，也為了這一方的百姓，而毅然決然承擔起這個角色。

然而這中間過程中確實難免必須要發動戰爭，這造就了殺業。當時的我沒有懂得佛法，並不了解這些事情背後的因果。然而我能夠感受到每次當我做出了出兵的決策，以及當戰爭爆發乃至於結束之後，我的身體就會受到很嚴重的干擾，身上會有很大的

不適。當初我以為只是一般的疾病，然而現在回過頭來看才知道，那時都是受到亡魂的討報。因為我發動的戰爭而失去的性命，以及兩軍交戰所造成的死傷，以及沿途百姓受到波及的種種都會回到我的身上來報仇。

當時我並不明白，而很快的我的靈性也因為持續的征戰而喚醒冤親債主，之後被鎖了起來。靈也開始下地獄去受刑。而這個身也慢慢的越來越不明理，以為自己還能夠穩穩的坐穩帝王之位，而繼續進行戰爭。就這樣持續的征戰之後，我在七十歲病逝，可見我的福報在當時還是相當的大。

死後入了地獄又輾轉受身他道，反覆的投生，也出生人道，也是因為累世所修的福報非常大，還有餘福可以享。所以也持續出世人道，也當了許多高官宰相，也當了帝王，也當了各道的眾生，而這世又輪迴當了人道普通的百姓。

後來也因為能夠與佛菩薩對語，有機會遇到蘇師姐，才有機

會後來遇到阿彌陀佛，以及跟隨著蘇師姐建立了澳洲香光大佛寺。現在回顧起來才發現其實周遭的四眾弟子以及這一路走來遇到的有緣之人，都是過去生中與自己有著深厚的緣分。大家因為業力的牽引而又再度了聚在一起。

這背後想必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因為大家並不只是相聚於此，而是相聚於阿彌陀佛正住的澳洲香光大佛寺。能夠齊聚於佛前，同歸於彌陀會下，這想必也是大家乘願再來，願力成熟，佛緣現前之時。能夠如果能夠把握這樣的機會，發願跟著佛救度眾生，那勢必可以翻轉自己諸多的業力。

這世能夠跟著蘇師姐與阿彌陀佛，對於我來說相當的幸運。畢竟太多的生生世世過程中，沒有辦法遇到阿彌陀佛以及蘇師姐。而做了許多錯事、造了許多業，而這些業若是沒有阿彌陀佛與蘇師姐的幫忙，想必我生生世世都難以償還。此時有機會再次跟著阿彌陀佛出家，這真的是無比的幸運。很感恩阿彌陀佛大慈大

悲以及老師夏蓮居老居士、玄奘大師的大慈大悲才能夠讓有我這個機會可以以著人道普通人的身份接觸到了佛法，又能夠在阿彌陀佛正住的香光大佛寺發揮自己的能力。聽著佛語，寫下佛的開示以及老師的開示，希望能夠救度眾生。

現在隨著蘇師姐大舉超度中國五千年歷史空間，空間已被打開，諸多空間中的眾生也能夠得以出離，而進入西方法性土。諸多的魔眾也脫離了原本魔界空間，魔宮也一一地被佛光給中和，而回歸於平靜。這對於眾生來說都是莫大的幫助，而有幸也能夠再次地遇到當時三國時代東吳帝國大家族的兄弟姐妹、叔叔伯伯們。

其實我在靈性深處是相當的感動的，畢竟當時大家真的是上下同心，一心為著東吳打拼，建立東吳大帝國。與其說是大帝國，更像是一個大家族、大家庭。大家都是互相的扶持，為了東吳一方的百姓的安穩盡自己一份心力。每一位百姓對整個東吳大家

族來說就像是大家的孩子們，而身為百姓的父母，大家盡力地守護這一方的子女。

現在是相隔一千八百年之後，當時的吳王孫權已經不再是當時的帝王身份，而是以出家法師的身份示現在世間。雖然在佛寺群魔干擾嚴重，眾生的干擾也十分嚴重，但是在阿彌陀佛、老師夏蓮居老居士以及蘇師姐的幫助下，我還是能夠發揮一己之力來幫助眾生。

眾多與孫權有緣的將士們，以及與東吳帝國有緣的眾靈們，大家既然有緣齊聚一堂，能夠再次加入彌陀會下，那這裡就聽吳王孫權的一句話：若是你們還信我這個王，希望你們能夠幫助阿彌陀佛一起救度無量無邊的苦眾生。

這個人道真的太苦了，我這次投生人道也是受盡了折磨。過去生中當了太大的地位，而不知道宇宙準則，造下了諸多的業，而必須受苦。但是這不僅是我一個人是如此，這人道現在的眾生

都是如此，造業都非常的大，大家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卻沒有人生的目標，也不知道要出離。

現在有機會可以跟著阿彌陀佛，跟著救世團隊，希望與孫權有緣的將士們、以及百姓、以及各個眾靈們能夠相信孫權，相信阿彌陀佛，跟著阿彌陀佛的救世團隊的腳步一起來幫助無量無邊的眾生，這樣大家都能夠翻業。

我有人身可以修行，然而各位眾生必須要跟著阿彌陀佛盡自己一份心力，跟著救世團隊一起超度自己有緣的眾生，才能夠有機會突破自己的業力。也希望大家繼續助我一臂之力，就如同大家當初幫助我建立起了東吳帝國，也幫助了一方百姓。如果大家願意再次幫忙我，跟著佛，這次大家都可以一起翻業。

此話一出，希望全天下有緣得見我孫權所說之真實之語的有緣眾生，能夠喚醒過去為國為民的那樣的信念、無私的心念，現在加入阿彌陀佛救世團隊。這樣才能夠對得起阿彌陀佛，能夠報

答阿彌陀佛救度我們的恩情。

感謝阿彌陀佛，感謝老師夏蓮居老居士，感謝蘇師姐，以及感謝澳洲香光大佛寺的各位四眾弟子們。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努力，一起跟著阿彌陀佛的救世團隊幫助無量無邊的苦眾生，一起回到西方極樂世界，脫離輪迴。感恩大家。

南無阿彌陀佛

孫權

三國 姜維 (距今約一千七百六十年)

訪問 主筆：法回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

姜維：

膽大如斗心透亮，一心為漢忠義持，
豈知因果鑑秋毫，泥犛獄苦於其中，
善惡造作兩不干，朗朗乾坤於一心，
誰知老漢心意堅，難抵業海緣相牽。

我乃是姜維，涼州天水郡冀縣人。從小我的父親就為了守郡而戰死，在我心中，他是一位英雄。自小姜維就與母親相依為命。我當時在曹魏當官，官至天水郡中郎。當年諸葛亮北伐，當時的太守馬遵不知為何猜忌我們數位守將，居然將我們鎖在城外。在無路可走之下，我們只能歸降蜀漢。當時很幸運地，丞相對我

頗為欣賞，受到器重後，我開始參與蜀漢軍中的操練。

丞相在幾年的時間之內就離開了世間，而我則是因為丞相生前的照顧及吩咐，職位不停升遷，很快就做到了徵西大將軍。經歷了數場戰役後，我正式升任為大將軍。在此之前已有過一些戰績，但這時我也遇到了人生中的一個對手，那就是當時曹魏陣營的鄧艾。先後幾次與鄧艾交鋒，我不是無法戰勝，就是被其擊敗。在最後一次北伐時，我依然被鄧艾擊敗。之後蜀漢迎來了關鍵性的一次戰役。在此戰役之中，鄧艾偷渡陰平，為曹魏建立了奇功。在當時陛下投降的情況之下，蜀漢滅亡了。而我收到了陛下投降的命令，只能引領軍隊投降。

蜀漢滅亡之後，我一直在等待機會，終於找到機會可以策動鍾會叛變，以此藉機復國。我甚至秘密傳信予陛下，希望陛下能夠再忍耐數日，很快即能復國。然而最終東窗事發，在亂軍之中，我被敵軍所殺，就這樣結束了我的生命。

這一生，我於蜀漢位居上將之重位，處於群臣之首。然而我的住處簡陋，我也沒有納妾，我也並不積蓄錢財，我的俸祿我皆是用於該用之處，這並非是我刻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對於這些東西我心中並沒有什麼追求，我也非常滿足於這樣的生活。當年投靠蜀漢，我心中並不後悔，一來是走投無路，二來是因為我的心的確是心繫漢室。我很感恩諸葛亮丞相對我的賞識，我認為是因為這樣，才有我姜維後來的種種升遷機會。

死後我卻是下了地獄受刑，這一生我都在征戰之中度過，所殺之人不可謂不多，雖然我心中敞亮，一心為了漢室而戰，其實於戰事之時我並沒有什麼多餘的仇恨及負面情緒，這一切只是為了漢室而戰，只是為了自己所選擇的立場而戰，再加上我天生膽大，所以其實相對於一般人，於戰場之中我的確是多了幾分清明與理智，然而不論如何，因果之事卻是涇渭分明，我刀下的亡魂，我所帶領軍隊所造成的傷亡，這一切的確都與我分不開干係，

我沒有想過我會因此而要受地獄之報，乃至於對於輪迴之事其實我也並不了解，然而在閻王殿前聽著審判我心中卻是清楚知道我錯了，甘心接受地獄之刑罰，地獄之刑罰真的很苦，是從靈魂上讓我感到痛徹心扉之苦，這樣的痛苦沒有辦法可以減緩，只有不停重複地承受，姜維的心中懺悔，受到的刑罰愈苦愈代表我造下的罪業有多重，我的心中一天比一天還要懺悔，終於在地獄受刑第一千年的時候，我的靈從地獄出離，來到了過往蜀漢的國都城都，對於這個地方我的心中有著執著，因為當初由於我策動鍾會據蜀自立，後來導致了大量的魏軍士兵大動亂，當時的場面極為混亂，我知道成都將會因此而迎來一場腥風血雨，雖然我是為了復國而煽風點火策動鍾會，但以結果來講，反而給成都帶來了更多的傷害，這一切的確我都要背負因果的責任，當時這一計若成則蜀漢復國，而敗卻是遭受了強烈令成都人民難以承受的反撲。

我的靈就這樣在成都飄啊飄，飄啊飄，看著成都早已是物是

人非，心中感慨頗多，七百多年的時間我姜維的靈魂都在這世間流浪漂泊，我並不知道我的終點在哪裡，只是漫無目的地在世間遊蕩，尤其對於戰爭發生之地，我會特定到場觀看戰爭的一切，這是一種特別的感覺，以一條無身之靈的狀態，來看著戰爭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回事，我能夠驚訝地發現戰爭之中許多的亡魂都困於戰爭的空間之中，太多太多的亡魂在戰爭之中出現，並且用各種不同的方式承受著巨大的痛苦，過往姜維從來不知道原來一場戰爭下來，並非就這樣結束，除了人間的痛苦之外，連許多在戰場之中死亡的亡靈，其實都還沒有結束這一場痛苦的悲劇，看著這一些我的心中非常的悲痛，但是我無力為他們做些什麼，只是默默地看著這一切不停地上演。

就在這一日我的靈魂依然漫無目的地流浪在這世間，這一天是我的幸運日，因為我遇到了蘇佛來到中國進行超度，沒有分別揀擇地救度眾靈，我見到蘇佛在空中變得非常地大，帶著阿彌陀

佛大放光明，我就在巨大的金光之中被這股溫暖而又強力的力量，送到了香光大佛寺的西方法性土，在這裡的我的靈魂重新充滿了力量，是佛光的注照給了我新生，在這裡姜維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蓮花座，我在這裡非常的好學，一分一秒不浪費地學習著這一股拯救我的力量，原來那就是「佛」，原來「佛」就是來拯救世間的苦難眾靈的，而現在阿彌陀佛就正住於澳洲昆士蘭州圖文巴古邦吉的香光大佛寺，乃是由於蘇佛的願心而感召了阿彌陀佛的到來，從被拯救的那日起，我就已經打定主意要跟著阿彌陀佛和蘇佛學習，對於這樣的功夫、這樣的能力我想要將其學到手，這樣我就也能夠幫助那些苦難的靈魂，我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觀察將我救起的蘇佛每一日都在做些什麼，原來蘇佛每天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超度」，其中超度中國乃是蘇佛非常重視的一個部份，這是由於蘇佛發心要救度整個中國的苦難靈魂與及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所以蘇佛不停地用其千百億化身，來到中國各

個地方救度眾靈，用的就是這句「南無阿彌陀佛」佛號，這是姜維親眼印證的，不敢想像這句佛號能夠有這麼大的威力，居然能夠幫助蘇佛救度整個中國無量無邊的苦難靈魂，在世間受苦不能出離的靈魂有多少？真的是數不清，我不知道這麼多的靈魂是從哪來的，但在蘇佛超度時，可以清楚看見真正是有無量無邊，這些靈魂都由於受到佛光的注照而解脫，許多都來到了西方法性土能夠有重生的機會，姜維看了之後心中非常受到震動，佛真的非常非常的偉大，能夠讓這麼多的靈魂脫離痛苦，只要他們進入了法性土那他們將再也沒有痛苦與煩惱，甚至有的將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是姜維現在在法性土上學到的，阿彌陀佛所建立的佛國土叫做西方極樂世界，那是一個比我現在所處的西方法性土還要更加光明美好的莊嚴國土，而西方法性土則是蘇佛成佛之後願力所成就的世界，為的就是要讓苦難的靈魂能夠有一個安置之處，只要是進入西方法性土的靈魂，都將有在法性土聽經聞法、

淨化，並且有機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現在知道了輪迴的恐怖的姜維，對於蘇佛的大智慧、大願力、大慈悲，真正是五體投地，任何經歷過輪迴的靈魂，都應該知道輪迴真的太苦了，以地獄來講，在其中受刑的苦痛真正是痛徹心扉，那是沒有任何辦法可以逃避的，而像我姜維離開地獄之後，就是世間一條孤魂野鬼，真的非常非常的苦，而像我這樣苦難的靈魂還有太多太多，現在由於蘇佛建立的西方法性土並且大舉救度中國眾靈，只要能夠來到西方法性土的靈魂們，都將有著永遠脫離輪迴的機會，那就是進入西方極樂世界這個無苦極樂的世界，這真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慈悲。

現在姜維非常地珍惜這一切，愈聽經聞法，愈學習阿彌陀佛所教導的道理，我愈清楚能夠來到法性土是多麼的珍貴，我非常感恩蘇佛的救度，所以現在每一分每一秒姜維都非常專注地念這句「南無阿彌陀佛」，我心中非常的滿足，這樣簡單單純的生

活，真正是神仙都羨慕，還有好多好多中國歷史五千年被蘇佛所救的苦難靈魂，現在大家都非常開心地大聲念佛，因為苦過才知道珍惜，若不是自己經歷過這一遭，怎麼知道做人好苦，而死了之後還要繼續受苦。

關於「身體是假的」這個觀念，是我在法性土跟佛學之後才了解的，原來自始自終我都搞錯了，將這個身體當成真實的，將圍繞這個身體發生的一切也都當成真實的，更是將這人世間所發生的一切都當成真實的，的確是非常逼真，而不懂得真相的姜維當初也就這樣信以為真，這就是大多數人們的寫照，蘇佛在經中簡單扼要地告訴大眾，不要為了這個身體而活，教導大眾不要被這個身體牽著走，這讓姜維的心中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原來當明瞭了人生虛幻無常的本質之後，在世間能夠有另一種活法，那就叫做「修行」，原來修行就是放下這個身體，而讓靈性提昇，當找回自己本能見性成佛之時，就能夠像蘇佛一樣大力救度眾生

，原來修行與不修行之間的差別這麼地大，不修行是在世間的虛幻無常中打滾，不論如何努力終究都是苦的結局，而修行卻是看清苦的來源就是這個身體，用這個身體借假修真，能夠成佛，真正離苦得樂得大自在，並且能夠幫助更多其他的眾生脫離苦海。哈哈，如果能夠重來一次，我姜維一定要走上修行這條路，這是沒有絲毫疑問的唯一選擇，能夠脫胎換骨成佛的話，試問又有誰不願意呢？其實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教育這件事情，這也就是蘇佛一直希望讓世間人們明瞭的，那就是阿彌陀佛正住香光大佛寺，以及佛法教育的重要性，通過接受佛法的教育，才能夠讓人們知道修行的重要性，知道人身的珍貴以及輪迴之中靈魂的苦痛，才能夠讓人們知道原來得到這個珍貴的人身，應該是要發願成佛，姜維講到這裡忍不住會心一笑，佛法的確是世間人所急需也必須的解藥，真正是不同於凡俗，從根本上就是教導人們超凡脫俗的全新道路。

對於香光大佛寺這片殊勝佛地，姜維心中非常的尊敬，並且感恩阿彌陀佛能夠來到這世間，再多的話語其實也難以表達佛的珍貴，只有有緣之人能夠聞而信之，願意來到香光大佛寺恭敬求法，那就有能夠得救的機會。

另外我必須要告訴大眾關於中國的魔眾這一件事情，對於魔眾其實本來我並不熟悉，也是來到西方法性土之後觀看蘇佛超度我才了解到原來靈界之中有著這樣一群存在，乃是跟姜維一樣曾經為人，而死後進入了魔界而成為所謂的魔眾，這些魔眾的靈魂狀態跟我們這些孤魂野鬼明顯的非常不同，有著非常強烈的攻擊性，以佛來講，阿彌陀佛和蘇佛的靈魂狀態都是圓滿的金色，讓人見之心生恭敬且產生歡喜之心，而在世間心中較為善良、純淨之人，其靈魂的顏色也會較為趨近於透亮及亮白色，而許多天神也會來到香光大佛寺求超度，這些天界的神靈其靈魂的光度比較偏向於亮黃色，而魔眾的靈魂顏色則是趨近於紫色、黑色、暗色

系，這樣的魔眾在整個中國分佈非常的廣，數量也非常的多，其實應該說是難以想像的多，由其是中國人們的周遭，更是有著許多多這樣的魔眾存在，這是姜維在法性土上觀看蘇佛超度見到的，現在蘇佛為了要拯救中國的人民，所以日夜不停歇地超度整個中國的魔眾，就是希望能夠淨化整個中國的磁場，一來是拯救這些走錯路入於魔界的苦難魔靈，二來是藉由將中國大量又大量的魔眾救起而送入西方法性土，讓整個中國的人們因此而有免除魔眾干擾、控制，而得有清醒的機會。

我見到蘇佛的靈化身無數又無數，數不清有多少，在佛法來講這叫做千百億千百億化身，也就是千百億之後還能夠再變化出千百億，所以其實這是一個表法的數字，其實代表著的是無量無邊，這麼多的蘇佛的化身，每一個都閃耀著金色的光芒，看起來非常的壯觀，就帶著阿彌陀佛到中國各個地區，不論是山河大地又或者都市高樓，乃至於是深層的空間之中，蘇佛都將其空間打

開，並且大放十二道佛光，將大量大量又大量的魔眾全部都救到了西方法性土，這些魔眾因此而得有迷途知返，能夠在法性土上褪去魔性，脫胎換骨，姜維見到這一切心中非常的歡喜，愈了解到人的苦、靈的苦，見到蘇佛超度拯救眾靈時，心中就愈歡喜，每一次的超度都意味著一條一條苦不堪言的靈魂得救，姜維心中了解到，佛真正是跟人不同，人所做的讓人感到的苦，而佛之所行、所為讓人見之卻是心中歡喜，能夠放下心中的塵染，因為佛永遠都是在救度眾生，永遠都代表著光明照耀，代表著希望，代表著眾靈得救。

姜維感恩阿彌陀佛及蘇佛的救度，我真正是一個幸運之人，能夠接受佛的教導，現在在蓮花座上我發願將來也要像佛一樣救度眾生，用最感恩的心聽蘇佛所講的經，緊持這句「南無阿彌陀佛」，謝謝佛大慈大悲，讓我這條苦難的靈魂得以脫胎換骨，現在我過得是全然不同的生命，充滿了希望與生機，我也發願要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希望能夠到那裡成就佛道，將來能夠救度更多的眾生，這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送給我們的禮物，非常感謝。

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南無阿彌陀佛。

姜維

唐朝開國皇帝 李淵（距今約一千四百年）

訪問 主筆：法儒法師

二〇二六年四月四日

李淵：

入獄六百年已過，已無人身可償罪，心懷兇猛獵天下，
投生山林猛虎身，虎身敗亡於空間，輾轉投生猛獸身，
八百年間未能離，唯有蘇佛度群生，猛獸空間蒙光照，
苦靈方有出離時。蓮花座上靈漸醒，佛水法音續澆灌，
退去原本猛獸身，回復本來人身樣，心無兇猛得法益，
得見本來純樸心。佛力加持憶前生，大唐高祖李淵是，
道出帝王建國路，用盡心機為己身，換來百年地獄刑，
只因個性猛利己，復得猛獸畜生身。解開李唐萬古業，
大唐盛世今不再，百年心計一場空。今於佛前懺自心，
方知學佛免三塗。心有宏願再度人，入西成佛返娑婆。

我是唐高祖李淵。其實名號對我來說也已經不重要了，不過論起我在世的所作所為，那可以用「運籌帷幄、高潮迭起」來形容。

其實隋煬帝的暴政人盡皆知，但我作為跟隨隋文帝到隋煬帝這段期間的隋朝官員以及幕僚，我也必須說，隋煬帝本身算是一個功過好壞參半的君王。他本身並不是完全不懂得國家運作的道理，他也懂得禮賢下士，但是他好大喜功的個性，到了越晚年真的是越來越嚴重。我知道他真的對自己自視甚高，也對於隋朝的盛世有相當大的信心。畢竟隋文帝所替他打下的基業，以及隋朝各方面的經濟、軍事發展，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實力。而一兩次的大舉南征北討，以及大興土木、建立運河，對他來說都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當然對百姓而言未必如此，但我也可以理解，對於從小繼承帝王家業的他來說，他認為這是他本來就應該擁有的天下，也因為他運用的資源與民力確實龐大，讓他產生了這樣的

自信。也因為他哥哥確實比不上他，也沒有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所以才順理成章地成為新的太子，繼承了皇位。

而他年紀輕輕，正值青壯年之際，三十五歲就繼任帝位。對於天下的治理之法，他有自己個人的看法，而他本身確實以一代聖君自詡。因此文治武功各方面，他都有自己的自我要求。

而多次的南征北討、大興土木，以及制定科舉制度與各方面對於內政、外政的經營，都讓他不斷地自我膨脹。其實前面這些大型計畫的成功，真的帶給他不小的信心。而且，但每次的這些大型計畫，其實都慢慢地削弱著國力。

而他總認為，隨著他的擴張開闢，尤其像運河的興建對內政有幫助，反而是可以增加國力。所以這裡有了認知的誤差。而最大的國力消耗，其實是人民對他的信任度以及支持度。

這一方面消耗得特別快，尤其是百姓在興建大型皇宮、運河時，都被大量徵召去服勞役；接著在戰爭期間，又要去充當民兵

、擔任後勤。這中間各種艱苦的環境不說，死傷慘重者甚至不用到前線，就已經死傷過半。

這就是讓人民真正不滿的原因，畢竟這對於百姓來說，已經是天災的程度，所有的男丁都被徵召到前線，沒辦法養家活口，也沒辦法與家人相聚，再好的建設根本無暇享受。

大部分的人民長期處於建設開發期，隋煬帝在位期間，整個國家都在工程開發階段。因此人民根本沒辦法享受到這些建設帶來的真正好處，這也導致了百姓並不支持他的統治。最重要的莫過於晚年三次攻打高句麗，這確實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百姓們無法接受持續的進攻與長年出征。當時表面上大家雖然尊崇政府，畢竟隋煬帝的威望那麼大，但其實暗地裡百姓已經怨聲載道，反叛只是等時機成熟而已。而我長期身處在權力核心，也能夠接觸到平民百姓，其實這些現象是很明顯的。而隋煬帝本人也沒有打算做出轉變，所以要爆發叛亂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而我當時早就預備著這一天的到來，我暗中運籌帷幄很久了，包含招兵買馬、招攬人才，也包含暗自部署各自的親信以及兒子們在各自的崗位。而當叛亂一發生，隋煬帝出逃之後，我就快速地進入長安，藉著要擁護隋朝政權的大義來行動。這其實早就在我的計算之內，所以我的行動如此精準，也不出意外，想必大家也知道我的謀劃。

其實也不只有我，各地的軍閥本身也都早有所準備，只是我本身具有地利之便，也是我長期堅守太原的原因，所以我快速地依著規畫的路線，就帶著軍隊殺進了大興城。進入大興城之後，我立傀儡皇帝楊侑，才可以避免頓時受到天下圍攻。

當時群雄割據的情況，早就在我預料之內。各地都不滿隋煬帝的暴政，早就開始屯兵做準備，所以一旦叛亂聲響起，勢必四方群雄就會起義割據。此時我佔據了大興城，勢必會成為群雄攻擊的首要目標。佔據此處等同於掌握了中央政權，大興城與洛

陽城以及南方的各大別宮之間，交通十分順暢，掌握了這一城市，就具備了可以快速出兵攻打隋朝各地的能力。大興城乃是兵家必爭之地。傀儡皇帝登基，等同強行讓隋煬帝退位。在傀儡皇帝的批准之下，我可以掌控國家運行的各大部門與各個重要的單位；接待外國使節和軍權掌控，也都能夠如理如法。

隋朝臣民願意聽信於我僅是一部分，但至相較於其他割據的軍閥，我算是擁有正當性的一個派系。畢竟掌握了傀儡皇帝，表面上我還是支持原本的隋朝政權，只是代替現在才十幾歲的皇帝行政而已。在世人的理解中，我的說法是等到群雄割據、民變結束之後，就會歸還政權。這是當時我所打的算盤。而不出我所料，逃到別宮的隋煬帝也沒有能力奪回政權。畢竟眾叛親離、群雄割據，民心早就不在隋煬帝那邊，要能夠班師回朝、要能夠北伐，是不容易的事。而我沒料到的是，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隋煬帝很快就被殺死，而且這一切來得如此之快，在短短不到一兩年

時間內，就傳來隋煬帝死去的噩耗。

我在得知隋煬帝死訊後，確定了現在全國都是割據的局面，自然也就沒有必要遮遮掩掩地繼續立傀儡皇帝來代行政務了。這時可以直接稱帝建立唐朝。這在我的規劃之中，確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順利。走道這一階段並非太過困難，畢竟從太原打到大興城，中間並沒有任何的主力軍隊可以阻擋我的腳步。

接下來要能夠平定全國的軍閥割據，那就必須要真憑本事了。這一步之後，也就不是我能夠預料掌控的局面了。但是至此我已經相當滿意，至少到目前為止，所有的規劃都與我的構想相同，並沒有太大的出入。要能夠坐擁政權，就必須要盡快拿下各地的割據軍閥。畢竟坐擁一方越久，民心的變化就越難掌控。

若是能夠快速順著這一波趨勢，以新的政府、新的中央政權來取代舊政權，讓百姓快速回到安穩的大義之下行動，那就最好。對於民心的掌握也會比較好。畢竟當時已經多次大興土木、大

興勞役且南征北討，其實天下百姓真正需要的只是休養生息，並不是更多的戰爭。

藉著這樣的百姓心態，若是能夠讓他們相信我可以給他們真正帶來安穩、安定的生活，而沒有過多的戰爭，也沒有過多的勞役，就能獲得民心。當然，這也有賴於我的小兒子李世民，自幼他就展現出過人的軍事長才，這也是我對他寄予厚望的原因之一。然而，畢竟世襲制度，我還是遵循著傳統，將太子先給了李建成的。而我也始終明白，李世民的才華以及軍事的遠見是超過李建成的。但是國家長治久安、長久穩定的發展，不一定完全依賴軍事；至於李世民對於戰亂平定之後的內政治理能力如何，那時還未可知。當然，我相信他們是各有優缺。然而在群雄割據、尚未平定的階段，多一個人力就是一個人力，我的兩個兒子對於平定群雄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而在這戰亂之中，究竟誰能夠存活下來、誰能脫穎而出，命

中自有定數，我也不好過早插手，太早做出表態將太子之位轉讓給李世民。因為當時的局勢並不適合如此，以不變應萬變，這就是我當時最主要的考量。先平定內戰與軍閥，等大局定下後，再來考慮儲君的問題也不遲。而在隨後的軍閥割據戰爭之中，我也漸漸看出了李世民在軍事這一方面的才能，確實遠優於李建成。同時我也派李建成去平定地方軍閥割據，然而其神勇程度確實遠遠不及李世民。

這也不知是不是天意如此，但李世民確實已如日中天，坐擁一方君臣擁護，這態勢也確實令我十分震驚。他屢屢傳來捷報，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畢竟太子之位已經傳給了李建成，這樣勢必在未來必須要面臨繼位者的問題。而李建成若是真的正面地遇上李世民，想必也沒辦法以武力勝出。

這究竟該如何平穩地將太子之位過渡？或是李世民是否願意退讓？抑或是他會因為某場戰役而命喪在戰場上？這都是我心中

盤算的各種可能性。但以當時的局面，真的是各方都動不得。沒有李世民，勢必無法完成全國軍閥統一；然而，若讓李世民太過出頭，就必須要處理這「儲君」問題。其實當時我心中十分複雜，我只能夠以僥倖、避事的心態，能拖則拖吧。但真的令我出乎意料的是，或許是大唐國運真的是昌隆吧。

在短短六年內，李世民與李靖兩位勇將就快速地平定了大部分的軍閥割據，僅剩少數殘黨沒有平定而已。然而，唐朝的穩定確實已經成型了。這令我非常的高興，終於，大唐帝國正式地坐實在中國這片大地上。而或許李世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畢竟國家內憂外患一除，就只剩下皇位尚未決定而已。

而在平定一兩年之後，李世民也儲備了實力要發動政變。而我心中其實也是心裡有數，這遲早會發生，但我也拿李世民沒有辦法，國家確實需要他，臣民也都有帶他，只是我心中真的不願面對。畢竟這骨肉相殘之事在我面前發生，我從未想過，也不相

信這樣的事會成真。我原本趁著天下局勢建立大唐帝國，但沒有想到會面臨王儲的問題。大唐帝國的穩定，又讓這皇位顯得更炙手可熱。兩位皇子中間的爭奪也是越演越烈，但我真的無心插手這件事，也或許也是我心中也怕李世民成為太子會更如日中天，甚至逼我退位。

或許我若能夠妥善處理，就不用等到李世民政變，但我心中其實比誰都明白，我若是不處理，這事情最終也會自己解決，對於我來說這才是真正最明哲保身的做法，也算是我的謀劃之一吧。我若是偏袒任何一方，之後另一方不滿、想發動討伐，我若是選錯邊，豈不是會遭到清算？

然而我若是什麼陣營都不選，而太子之位本來就是在多年前就已經授予給李建成，就算是李世民將太子廢位自立為太子，那我也就順其自然、順應而行即可，也不至於清算到我頭上。或許這樣很自私，但是這李世民的勢力如日中天，他在戰場上的驍勇

善戰與狠勁，若是他真心發動政變，難保他做出對我不利之事，這我也必須提防。

老實說，我也無力與他抗衡，他早就已經成為了唐朝帝國真正的、無名的帝王了，只差時機成熟而已。受到臣民擁戴又掌握軍權，就算我貴為李世民的父親，又如何？李世民對於我立李建成為太子，心中確實已抱持著幾分猜忌，或許認為我心中偏好李建建成來繼承王位。

這諸多的猜忌與心中的想法，我可不敢掉以輕心。所以「靜觀其變」，對我來說是最好的做法。後來也就發生了天下皆知的玄武門之變。李世民將所有他血脈以外的皇族全部都剷除了，這也足以展示他掌握這天下的野心與魄力；他能夠手刃血親到如此徹底的程度，就能略知一二。

眼見其態勢已經發展至穩定，我也就避其鋒芒，選擇了禪位給他，自己退居太上皇，也確實是比較明哲保身的做法。晚年我

在我的別宮，過著清幽的生活。其實對我來說，這一生我該做的事也差不多告一段落，我本身並沒有要貪圖如隋煬帝般的享樂。畢竟有了前車之鑑，活生生的例子擺在眼前，他的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那種好大喜功與貪圖享樂，對我而言可說是歷歷在目。我可沒有興趣，也沒有那個膽識走他的路線，更沒有這樣的心情去享受這些事物。長年的爭戰已經讓我十分疲累，而長年的運籌帷幄，每天處在高壓的環境以及面對皇族內部的鬥爭，現在我退居太上皇，也算是我圖個清閒的時候。

其實天下既然已經趨於穩定，百姓得以休養生息，而我也曾勸過李世民，一定要讓百姓能夠恢復，不要大興徭役，不要大舉戰爭。其實這道理他也都明白，而長年徵戰，他也明白要落實當時的理想，還百姓一個安穩的生活。我見他並不是一個如隋煬帝般好大喜功之人，也明白他雖然軍事上面非常勇猛，但並不是一個真正好戰之人。

所以，我也就放心交給他管理整個帝國；對我來說，再多的操心其實也無用武之地。而晚年，我開始過著清閒的生活沒多久，就出現了許多疾病。起初是輕微的頭暈頭痛，到後期，我意識不清，時常嚴重的頭痛頭暈，令我臥病在床，沒辦法太清明地處理事務，也沒辦法接見太多人。偶爾會有老臣來關心我的狀況。然而我到後期，也多以不方便為由，婉拒了各種探訪。其實在別宮生活了沒多久，我就已經漸漸地飽受疾病折磨，沒辦法過上如剛退位時的清閒生活。雖然長期的服用藥物，但是情況只是漸漸地變差，並沒有起色。我以為我的身體還相當硬朗，沒想到惡化得如此迅速，這讓我十分震驚。我原本是以清晰的思路、擅長運籌帷幄、擅長規劃與計劃出名，但我現在的腦袋卻時常不是十分清明。講話也變得十分遲緩，這讓我非常緊張，也不願意讓太多人知道這件事。每次會見人的時候，我總是裝作與平時沒有差別，然而其實我大多數的時候，思維都已經不清楚了。最後，就在

渾渾噩噩的過程中，我斷氣。其實這死亡的過程也不是十分清楚。我只知道後來我被帶到了閻王殿，就在當時，民間的一些習俗傳說我也有所聽聞，但沒想到真的有這樣的地方。當時我在生病的過程中，其實有許多的魂早已經在地獄受刑。而現在命終於斷氣，然而在閻王殿前審判，我的刑期還沒有結束。閻王斷定我一生運籌帷幄、處心積慮，為了要奪取天下之位而假借民心之所向，趁著國家動亂之時起義，一舉奪下天下之位，也為自己家族建立了大唐帝國。然而，這中間多年的徵戰、殘殺舊朝臣民，以及為了自己個人的私利，沒有妥善處理儲君的問題，導致了宮中內部血腥政變。

這一切對於士人所帶來的影響，都必須使我下地獄受刑。我在地獄受刑了將近六百多年。這挖心、挖腦、截肢、銅柱地獄，我都去過。說來慚愧，其實我在閻王殿前受審，乃至於受刑的過程中，意識都十分的模糊，頭腦不是很清楚。我沒有想到，我

貴為大唐開國帝王，竟然會有這樣的結局。

而六百年過後，我從地獄中出離，又回到閻王殿前。閻王問我是否已知悔改？是否願意改過？我其實仍然不是很清楚，內心深處仍然有著一種反彈、反抗的心。當時畢竟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雖然我確實為了一己之私建立了大唐帝國，然而這不也是幫助了隋朝百姓們，令他們能夠免於過重的勞役，讓他們能夠免於常年徵戰嗎？我建立了由我唐朝李家來統治的天下，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難道不可以嗎？這樣的心念，正是我受苦原因。不過當時我不明白，心中深處總是有著這樣的想法。在閻王殿，我仍然沒有全然地懺悔，閻王又發判我投身到猛虎的身上。

也或許是我的福報尚有餘福吧，能夠投身這種猛虎身，而不是淪落為任人宰割的畜生之身。然而，猛虎仍然是畜生啊。而我的頭腦也是持續的不清楚，我非常暴躁、易怒，也帶有相當強的攻擊性。而一世過一世，我轉世投生了獅、虎、豹等不同的野

獸身。但仍然都沒有辦法出離這動物之身。這過程過了多久，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也早就習慣了身為一隻猛獸，作為猛獸也習慣了。不知過了多久，有一日，我在山間獵殺獵物，突然在一片金光照耀之下，我看見這金光十分溫暖，有一種令人懷念的感覺。我望著金光心生嚮往，就這一念，我順著金光來到了一個很明亮的地方。

我驚訝地發現，我在一個柔軟的蓮花座上。我竟然不再是猛獸，而是有了手腳，這讓我十分詫異，原來我還能當人嗎？以往路過山中的人，只是我獵殺的對象，我並沒有想過我還能夠再成為人。當時我也早就已經忘記過去的事情。然而，隨著金光不斷地注照，以及法音、法水的洗滌，我慢慢地清醒過來。原來我曾經當過一代皇帝。這讓我十分驚訝又十分陌生，但卻有一些熟悉感。

隨著持續聽經，持續沐浴在佛號、佛光當中，我漸漸想起了

過去的點點滴滴。我恍然大悟，我竟然真的是一代皇帝！

而且還因為造下了諸多的罪業而下了地獄，而後又成為野獸，將近八百年的時間。這令我感到十分的恐懼，也十分的悲傷。我不明白，為何我一代皇帝會淪落於此等的地步？這也太過於悲慘，我真的始料未及。原本我以為，我為隋朝百姓們打下天下，令他們能夠享受安穩的生活，沒想到我卻要因此而受到如此多的苦果。

當時的一世英名，如今還要飽受挖腦之苦，長期處於昏濛不清的狀態，甚至成為神志不清的猛獸，只懂得殘殺暴虐、獵殺獵物。這般如此不堪之況，真的令我久久難以平復，心中難以接受。但在法性土上，慢慢看著蘇佛超度中國古代空間，也看著在法性土上聽著蘇佛講經，我漸漸明白了自己過去荒謬的錯誤。

我現在知道天地之間的運行都有其準則，而一個朝代的興衰也有其因果。而我若是以一己之私參與其中，為了個人利益而殘

殺了許多隋朝百姓與臣子，以及以心機權謀謀劃了自己的利益，使得兄弟反目，使得家國戰亂。這些我都必須一一償還。而我不禁反思，若是當時遇到百姓生活於水火之中，那我究竟應該做什麼呢？

隨著聽經聞法，我漸漸瞭解百姓生活於水火之中有其因果，而真正接受佛法教育，就能夠改變自己的業力，才有機會脫離水深火熱的生活。越是上位者，更要學習佛法教育，才不會有像隋煬帝這般大興土木、南征北討，殘害諸多百姓的情況。

這一切的一切都必須依賴佛法教育才能夠改善，並不是以武力討伐、奪取許多人的生命來解決問題，因為這樣真正的根本問題並沒有解決。

一旦造下了殺業，產生了因果的業力流轉，就無法避免之後遭到因果清算而受到苦果。一朝的人民殘害、殘殺了上一朝的人民，因果之中疊相吞啖。在這之後，該朝人民也勢必被新的朝代

所殘殺、所取代。

這中間無數無量無邊的因果與惡業，都並不是人們有機會可以償還的。這業力無量無邊，只有依靠阿彌陀佛慈悲的救度，接引眾生往生西方，才有辦法真正徹底償還欠下眾生的債。阿彌陀佛與蘇佛的救世團隊，快速地穿梭於十法界，乃至於中國各大小省份、縣市，以及每一個峽谷、山林溪谷、每一處人所難以企及的幽靜之處，以及地底深層之處。

在那無量無邊的空間中，有無量無邊的眾生、無量無邊的魔宮，都透過蘇佛的超度而打開空間，將眾生接入法性土。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人平等，不論是昔日的帝王，或是猛獸，或是鬼神眾，又或是魔眾，大家都平等地進入了法性土。不同的眾生，也就意味著不同的個性。在佛的面前，佛以慈悲包容各式各樣的個性，這些個性在佛的面前都化為烏有，皆是平等的存在。

當大家進入法性土之後，也脫去了原本的狀態，慢慢地恢復

了人身，脫去了黑色的外衣以及動物的身體，恢復成清明的樣貌。看到這裡，我不禁感嘆，佛法真的是十分浩瀚。

當時我知道中國已經有佛法，然而我長年徵戰，處於戰亂的時代，無心去顧及，也沒有想過佛法教育的重要性。

到了晚年，雖然已經步入太平盛世，我略有所聞李世民確實在推廣佛法，然而我無心問政，對於他所推廣的一切也都順其自然，不會有過度的過問，因此錯失了學習佛法的時機。不過往年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在頭腦不清明的情況下，確實沒有機會好好地學習佛法。而當時已經造作諸多業的我，現在來看，早已被無量無邊的冤親債主給纏身。

頭腦全部都被我用計傷害、權謀規劃所慘死於刀下的亡魂所佔據，他們不斷地啃食我的腦部，干擾我的清明，讓我甚至沒有辦法做出正常的判斷與言語。長期的頭痛與頭暈，讓我無法維持清醒。我現在才明白，這都是冤親債主對我的干擾與報仇。今聞

佛法教育，我才知道這已經是無量劫以來持續不斷上演的戲碼。若沒有佛法教育，這一切都沒有停止的時候；這樣無盡的痛苦將持續到何時？我一想到便感到十分害怕。

若沒有能夠遇到佛法，一個人輾轉經歷了百千萬個角色之後，依然是沒有機會能夠出離。

現在我在法性土上遇到佛法，雖然遲，但總算是遇到了，也算是遲來的幸運。我努力地聽經聞法，看著蘇佛超度，我也慢慢明白了真正心繫天下之人是什麼樣子。那種真正能為百姓著想的人，真的堪稱為帝王；原來就是要像蘇佛這樣的人，有著這樣的心量，以及真正與阿彌陀佛相應的佛心，才發展出能為天下百姓帶來真正福祉的力量。

看到這裡，我也十分敬佩且感到慚愧。若是當時我能夠有著蘇佛一般的心量與信仰，或許也就不會造作這些惡業，也或許就能夠真正地幫助隋朝的百姓。但一切已發生，多說無益，而我也

僅能夠在此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感恩阿彌陀佛和蘇佛給我機會學習佛法。我將繼續精進，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夠再次投身人道，幫助百姓。感恩阿彌陀佛，感恩蘇佛。

南無阿彌陀佛。

李淵

本寺一切法寶

免費結緣

禁止販售

請勿擅改內容

歡迎翻印流通

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迴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

時光隧道——空間打開

訪問中國歷史人物

第一集

出版佛寺：澳洲香光大佛寺

HSIANG KUANG Pure Land Buddhist Centre

通訊地址：120 Gordon Smiths Road,

Goombungee QLD 4354, Australia

電子郵件：info@nmantf.org.au

香光官網：https://www.nmantf.com.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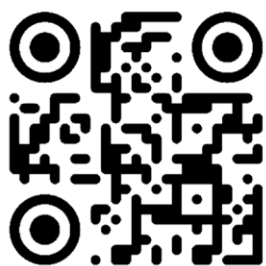
香光文庫：https://post.nmantf.com.au/



Youtube 講經



香光官網



香光文庫

二〇二六年四月恭印

阿彌陀佛為主
西方極樂為家



淨土·澳洲香光大佛寺

HSIANG KUANG PURE LAND BUDDHIST CENTRE

本寺一切法寶，免費結緣，禁止販售，請勿擅改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This book is for free distribution. It is not for sale.